

三隻金鏢
卷一

奉天益新書店發行

康德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印刷
康德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發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武劍
小說

三隻金鏢

(第一集)

定價國幣七角

瀋陽區一德街五段五十六號

編輯人

竭秉鈞

奉天城內三聖宮胡同二號

發行人

竭國相

奉天小北門外東電車路南

印刷人

邵璽廷

奉天小北門外東電車路南

印刷所

福興印刷社

奉天小東門裡三聖宮胡同二號

發行所

益新書店

代售處

全滿各大書局

武俠
小說
三隻金鏢卷一

第一回 望水園羣雄上壽松林被劫 藏天島替師赴宴勝英歸天

開宗何必說荒唐 宇宙原來一劇場
喜怒哀歡同幻夢 補天遺恨怨媧皇

詩曰

大清康熙三十一年，十三省總鏢頭，神標將勝英，以一生任俠尚義，忠厚待人，自動奉
闕二次學藝下山，一口魚鱗紫金刀，會訪七義兄弟，蕩游江湖，救困扶弱，除惡安良，
拯的是義夫簡婦，救的孝子賢孫，除的是賊官惡霸，土豪劣紳，南七北六十三省無人不
知，無人不曉，真稱的是有口皆碑，婦孺皆聞，成立松樞英雄會，天下英雄獻藝代花，
八義聚會風火山秦天豹劫賊官之妾納爲已妻，有人告發老英雄勝三爺不滿，秦八爺羞惱
成怒，八義各顯絕藝，金鏢誤打秦天豹，八義散山，巧遇蕭傑，恩收孟凱號稱三俠一劍
客，成立十三省總鏢局，棍掃二郎山，七度林士佩，大破九龍山，十海島，十龍探然撈
印，三俠被困轉心亭，五子救三俠，大破蓮花湖，恩收韓秀，老英雄二下南七省，大鬧
杭州擂，老英雄代罪下台灣，日搶三碗，夜奪八寨，義釋施郎（即施公案上施不全之父）
，活捉台主鄭成功，捉拿九魚，二蟹一條龍，三寶還朝交案，老王熙三請勝三爺，老英

雄三下南七省，平吳亂，九度秦尤，改邪歸正。種種事跡皆在，金刀會七義書中。與三俠劍演出，著者不便再叙，在下提筆。繼敝人業師張杰鑫之遺作，撰著這部黃楊英雄譜，又名三隻金鏢。內要以衆老俠爲綱。用黃三太，楊香五爲目，將黃三太，楊香五平生之爲人，盒盤托出，內容緊湊，穿插熱鬧，不讓金刀會七義獨美於前，閱者諸君注意，倘有掉筆短字之處在所難免，希閱者原諒，聞言打住。這就開書，話說老英雄勝英，生有餘德，克享大年，壽活八旬，弟子黃三太將老英雄請至家中，爲老英雄辦壽事，慶賀老英雄八旬大慶，仁義大俠黃三太，遂備帖數百份派人四路通知，凡是戮桿教場子，保標護院，佔山爲王，只要與老師有一面之識，人品高尚的英雄，未有不通知的，因此各路英雄陸續續續。齊赴浙江紹興府山陰縣，望江崗聚傑村，爲老英雄祝壽，所有慶壽事，無席細表，到了近日有一般老英雄代着少爺們前來上壽，頭一撥就是九龍山十海島的，白家父子四人，有老寨主雙頭太歲白玉祥，代着大少爺玉麒麟白義，銀貌多白俊，玉面小子都白璧，已到門外下馬，有人往裏回稟，老英雄勝三爺聞幫，趕緊代着仁義大俠黃三太，養毛遂揚香五，紅旗李煜，鳳凰張七張茂隆出外迎接，來到門外，此時老寨主代領三子白義白俊白璧，進的門來，正往前走，既至見着老英雄勝三爺，抱拳當胸說道，勝三弟一向可好，愚見一步來遲，未能給你招料一切，勝三弟莫怪，勝三爺趕緊還禮說道，老哥哥一路風霜之苦，小弟未能遠迎，還求老哥海涵才好，白玉祥說道，你我

老兄弟還客氣甚麼，於是老二位，携手攬腕一同進了大廳，分賓主落座，有人獻上茶來，正在此有人報告，碧霞山老寨主，閉目神佛劉士英，代領三子劉金祥，劉銀祥，劉祿祥，（劉福祥在俠劍上破台死去），在門外下馬，老英雄勝三爺聞聽說道，老哥比略爲等候，待我親身迎接劉大弟，再爲談話，白玉祥說道，三弟不必親往，教三太迎接亦就是了，老英雄勝三爺站起身形說道，老哥哥不可不可，劉大弟遠路至此，我焉不迎接呢，說罷代領三太，香五，茂隆，李煜等迎接，既至出了門外，恰逢閉目神佛劉士英下馬與三子，金祥，銀祥，祿祥正與黃宅家人客氣，老英雄勝三爺，高聲說道，劉大弟，不要客氣了，這裏來罷，閉目神佛劉士英，聞聽此言，抬頭一看正是望眼欲穿的老恩兄，老英雄勝三爺親自迎接，趕緊拈行幾少，上前見禮，說道老哥哥一向可好，近日接到你的壽帖，兄弟我想，你我皆風燭殘年，見一面少一面的的人了，所以我很想賴你壽辰，與久日未見的老兒老弟們叙談幾日呢，勝三爺說道，那太好了，劉大弟此處不是談話之處，你我屋中談話罷，就在這時，又聽鑾鈴亂響，勝三爺猛抬頭一看，嚇，來的人太多了，有二俠孟凱代着開海金鰲孟金龍，三俠蕭杰代着少爺養花觀音蕭銀龍，南路標頭老王靈，東路標頭石俊山，西路標頭錢士忠代着義子千里追風小俠客劉雲，少爺神槍太保錢文華，大義士歐陽天佐，二義士歐陽天佑，這一般人同是在路上所遇，又是故交，同是因爲勝三爺壽辰面來，既至到了聚傑村上馬，在黃宅家人接馬，溜，飲，喂，不必細表，

正趕上閉目神佛劉士英還未進門，正與勝三爺說話，老王靈，石俊山，錢士忠，孟凱，蕭傑，大義士歐陽天佐，二義士歐陽天佑，齊聲說道，三哥三弟我等來的太晚了，請你老海涵罷。勝三爺說，諸位仁兄賢弟，說的那裏話來，此處非講話之處，裏面請罷，於是老老少少，往裏行走，到了天井院，白玉祥已率三子白俊，白義，白璧，降階而迎，說道衆仁兄賢弟久違少見了，若不是勝三弟壽辰，恐怕咱們老兄弟不易見面吧，二俠孟凱，三俠蕭杰，王靈，石俊山，錢士忠，歐陽大義士，二義士，應聲說道老哥，一向可好，小弟等這裏有禮了白玉祥指手往裏讓，既至至衆人浴坐，各叙別後情形，年老與年老在一起談話，年青的早與三太香五等談的均津津有味，高興的了不得，正有此時就聽有人報道黑驢村賈柳寨買家父子門外下馬，黃三太一擺手，家人退去，勝三爺離坐，欲自迎接，此時衆位老英雄站起身形，一齊說道，勝三弟，不必回已去了，想我等年邁之人，終日如此勞碌，不但無益，而且對於精神有碍，再說來者不是外人，有三太香五德接也就是了，此時勝三爺一看，情不可却，只可點頭說道，三太喇五你你小兄弟暫替爲師兄接你賈七叔，不得有悞，仁義大俠黃三太，賽毛遂楊香五等趕緊點頭答應，於是緊往外走，來到門外，就見鑽雲太保賈七爺，代着金頭老虎勇霸王賈明，二少爺花驢賈亮，齊往裏走，三太香五一看，趕緊前近施禮，口稱七叔一向可好，賈明一崩多高的說，黃三哥你好，我每日想念來看你老，總不得工夫，前些日子我說來吧，老頭他，（指賈

七爺)不救來，他說你黃三哥一人事情太忙，去了未必見的着，他左三右四攔阻不讓我來，前天接着我三大爺的壽帖，我不救他知道，我收拾零碎東西，又救他看見了，他又攔阻不救我來，我說黃三哥你評評這個理，他不叫來行嗎，我說你不叫我去，這一次不光我去，我還要叫我兄弟賈亮跟着，八成你還許得跟着呢，我一說這話，他就急了，你別看一條腿，他還走的更快，(七爺在三俠劍上破台灣損去)，自打那一天我才知道他接上假腿了，要不知道，與真腿一樣的靈便，我說老頭不用着急，你不是不叫去嗎，我就不去，趕到你救我去，我還不去了呢，他說可惡的東西，不叫你去不就行了嗎，我爲甚麼非叫你去不可呢，我才把三大爺的壽帖給他一看，他就又急了說道，好你個不要臉的東西，趕緊收拾跟着我走，我說闖了半天，你淨吹鬍子瞪眼吓嚇我，來了這麼一個小帖，你就應了叫我去，我說我到黃三哥家中見着勝三大爺，誰說甚麼我也不回來了，家中淨受他們的氣，黃三哥我在你這裏住着，有楊香五瘦小子，說個悶話多有意思，三太說道，好好你不用走了，我還實在是想你哩，小兄弟三人正在談話之際，又聽的人聲鼎沸，三太與賈七爺不願往裏走了，趕緊扭頭回頭觀看來者，高高矮矮，瘦胖不一，黑的黑似鐵，紅的紅似火，白的似銀似粉，真是老少不一，醜俊不等，諸位這一撥誰來了，賈七爺與三太香五留神一看，真是一眼看不到邊，只可往裏讓吧，頭一撥進去的是蓮花湖韓秀，代着前八寨後八寨，左八寨，右八寨，東，西，南，北，各四寨主，餘外還有巡

山寨主，一時也看不清誰是誰了，二撥是黑水湖勝天王曹榮代着曹寶江，曹寶河，曹寶海，三位侄兒，三撥是蔣家寨蔣德代着九魚水底，長底臥龍君郁康郁公朝，四撥是山西華謙，華子遠與金面韋駝張旺，代着少爺分水獸張玉龍，五撥是高家莊的莊主高村高竹坡，帶着少爺魚眠高恒高俊龍，六撥是九江王屠燦，帶着少爺笑面書生屠士遠，徒弟毛普石蘭許嘉和等，七撥是佟家集小霸王佟林，帶着少爺小賊魔佟化龍，八撥五爺蔣伯芳，六爺葉承龍四爺神刀將李剛，楊六爺登山豹子楊小石，四巴丁桂芳蓬頭鬼黃順往裏走，不多時來在天井院，大廳內衆位老英雄早降階而迎，首先是勝三爺抱拳當胸說道：衆位仁兄賢弟，遠路至此，老朽未能遠迎，面前賺罪，於是大家說道，勝三哥，又說勝三弟你太謙了，咱是自己弟兄還有甚麼說的嗎，勝三爺指手往裏讓，衆位這才謙謙讓讓魚貫而入，大廳之內，既無立足之地，三太太吩咐家人將隔扇打開，大廳原是九間每三間隔有隔扇候時收拾完畢，衆位分賓主落坐，家人獻上茶來，大家各述別後光景，此時天在巳時已過，黃三太太趕緊命人調擺桌椅，不多時盃筷均已擺齊，勝三爺讓老哥白玉祥，屠大爺上坐，白玉祥那裏肯坐還是屠大爺說道，親家翁，不要固執了，你我有年之人，謙讓爭天能不累乎，白爺一笑而罷，於是白玉祥坐了首席，挨次屠大爺，劉士英，王靈，石俊山說我可不敢就坐，因有我家主人在此，老奴焉有落坐之禮，這一句惹得在位哦堂大笑，書中代言，此話由何處說起你，原來石俊由在三俠劍上，勝三爺七度林士佩，追

赶到九龍山與白玉祥言歸於好，程士俊，林士佩架雙拐逃奔他師父鐵背蒼龍董建章那裡，董建章下書約請勝三爺在青鳳樓設宴擺下埋伏，去者英雄，不去鼠輩，那時不用說你請，就是不請，勝三爺還找去呢，那時白玉祥與董建章有親家之嫌，先打發白俊探信，董建章一見白俊話不投機以翁弑婿，白俊中毒標而回，那時知道宴無好宴，會無好會，故此代了石俊山，李永泰，一老一少，扮作勝三爺家人前去赴會，吳占鰲三槍砸折鐵懷杖，李永泰亂箭身亡，蔣伯芳在青鳳橋巧配劉玉蘭，那時衆人讓他，石俊山說過，有我家主人在座，那有老奴落坐之禮，今天大家指手相讓，他是舊話重題，白玉祥聞聽先哈哈大笑說道，石大弟你還未忘當年九龍山之事乎，石俊山連忙陪笑說道，老哥哥不要掛懷，小弟在老哥面前撒嬌了，又招得大家哄堂大笑，勝三爺說道，白仁兄石賢弟不要取笑了，吩咐家人上酒上菜，不多時酒筵擺齊，共坐二十餘桌，小兄弟們，賈明高聲說道，我說三太爺，我們先吃酒嗎，我還未給拜壽呢，勝老英雄捋髯說道，明兒你想今天是麼日子，你忘了罷，今天四月初一，初三日才是我的生日呢，明日再拜吧，今天你高々興々の吃罷，賈明說道，可不是嗎，要不三大爺你說，我還以爲是今天來者，我說三大爺，今天小子我看來的人不够哇，短的人太多了，怎麼我和尙師父未來，勝三爺猛然間想起可不是嗎，還有些沒來，問三太爺，送帖之人全回來了嗎，三太爺聲說道，送帖之人已然回來多時，還說將帖均已送到，今日不到，明日就許全來了，白玉祥說道，可

不是嗎，只顧咱們談話了，道爺，與二師兄，怎麼亦未到呢，還有夏侯老劍客，王靈說道，南無阿彌陀佛，諸位施主，我想咱們離別許多日子，無由會面，老衲想勝施主壽辰，大家必要趕到的，藉此機會，咱們可以見面。今日不到，決過不了明天，於是大家猜拳行令，吃喝不必細表，一宿晚景不提，次日天亮，各路的英雄起來，漱口刷牙不必細表，黃三太教家將把後廳收拾出來，作為壽堂，不消半日工夫，拾掇得煥然一新，有親朋送來帳子，對聯掛滿壽堂，門口設了張八仙棹，文房四寶，帳簿等物，大家公推賈明暫為管帳的先生，賈明知道衆位嘲笑他，他滿不在乎，說道，諸位仁兄許多日子未見面，見了面大家還真捧我，這麼辦吧，你們不是教我管帳嗎，我看我來個全權代理罷，有事我就辦，你們看好不好，小毛遂揚香五說道，賈明有那麼大能耐嗎，真敢弄那麼大權，賈明說道，瘦小子，你還別說這個，你不知大將金頭虎的能耐嗎，想當年南北英雄會，在二郎山打死過梅花鹿，踢死過金錢豹，探過八大名山，平過台灣，拿過吳二桂，金頭虎多怎落過人後，瘦小子你去過嗎，香五道，嚇，我說賈爺，你把一生所作又述說露臉的事罷，不是還有一次，叫甚麼陸小香，追的擲鐵杵，丟銅錢，拋饅首，連大衣也扔了，衣服也脫了，跳河逃走，那一回多露臉啊，賈明一聽就急了，說道，瘦小子你不用說那個，那是隨機應變，你瘦罷，反正你不長肉，說話不說捧着我點，三太說道，衆就賢弟不要要笑了，快辦正事罷，大家又說，既是賈爺討全權的差事，黃三哥你就給他位

是了，於是三太冲着賈明說道，賈賢弟不可玩笑，今天壽辰之事，爲兄交給你費神辦理，賈明道，三哥那到不算甚麼，全權交給我，可得給我點權勢，不然我辦不了，三太道，當然啦，用銀錢你向帳房去支取，用人我們聽你調遣，你看好不好，賈明說道，衆位贊成不贊成，讚成就舉手，有看着我不行的，我就讓他，賈明他這樣說話分明是弄權，有幹的了的，人家不願費心，就應了那句羊羔雖美，衆口難調，於是大家齊聲就舉賈爺，可有一節，你派誰幹麼，我們就去幹麼去，倘若誤了事怨誰，賈明說，當然怨我，當帥的運籌帷握，決勝千里不用你們掛念，大家聽罷，我舉贊成舉手了，說罷手一齊舉起，賈明他可就得了理了如此衆位聽令，大家一齊大笑應聲末將在此，大將金頭虎說道，本欽命派韓秀爲管理壽事簿記的委員，所有來賓務須上帳收禮，代寫對聯，衆人哄堂大笑，韓秀說道，賈爺管理帳簿這職務是我的，寫對聯亦在職務之例嗎，賈明說，得了韓爺，別難爲兄弟啦，你看這壽堂，當中光有壽字，兩旁連付對聯亦未有，教別人看多不合式，大家又說我辦事不好了，往是人稱韓小帥，你不是文武全才嗎，故此這一個職務交給你，黃三哥，瘦小子，鳳凰他等替我三大爺接迎來賓，他老人家那麼大的年歲，還跑々顛々嗎，其餘人位說算臨時聽用罷，勞心的是我，勞力是衆位，咱們將我三大爺這場壽事辦過去，咱們在說玩耍，你們大家說好不好呢，衆人說你教我們幹麼，我們就幹麼，壞了事再和你算帳，賈明說我忘不了，說道毛普石蘭你二人去到庫房要南紅屏金對聯

一付，請管帳先生代筆，韓秀一聽這小子他還忘不了我寫過壽聯，於是毛普石蘭將對聯取來，打開舖在八仙棹上，韓小帥提筆一揮而就，上聯寫福如東海源頭活水，下聯配壽比南山不老青松，大家稱贊，不枉人稱韓小帥真有才學，於是壽堂懸燈結彩，異常火熾，這一班小英雄在後廳說笑，前邊衆位老英雄吃茶完畢，喚回三太張羅開飯，賈明一看天已然午錯了，趕緊催着調擺棹椅，大家飽餐不必細表，轉天壽辰，衆人將勝三爺請到後廳壽堂，老英雄勝三爺此時身穿白福百壽大氅，內襯百福百壽中衣，頭代百福百壽方巾，別有一番威風，勝三爺冲着白玉祥，屠大爺，王靈說道，三位老哥哥，請來上座受小弟大禮參拜，白玉祥，屠大爺，王靈齊聲說道，今天乃是你千秋之日，愚兄等給你拜壽才是，你我老耄之人，不必謙讓了，勝三弟你轉上受禮罷，勝三爺這才說道，按說我得與三位老哥哥道勢，然後我才受他等之禮，今既三位老哥哥不怪，如此我就遵命了，勝三爺坐了壽位，所有來的二俠孟凱，三俠蕭杰，石俊山，歐陽二義士，首先發言說道，三哥在上，小弟那裏給你拜壽了，說能跪倒大拜了四拜，起來之後，又有人高呼三哥，小弟也給你拜壽了，此時金頭虎賈明哈擺羅圈腿說道，我說衆位大爺叔叔們，你看天到甚麼時候了，如要單獨拜壽，連我們小兄弟不下好幾十位，一時那能拜完呢，據小子我看還不如衆位叔叔大爺們站齊了一同拜壽，一排站不開分兩排亦就成了，我們小兄弟分一次三次均可，白玉祥一聽說道，衆位仁兄賢弟，賈明說的一點不錯，天快正午了

大家一同拜罷，不要多費時間了，於是衆人這才分成兩排站立，首一排有劉士英，賈榮，七爺賈斌久，錢士忠，華子遠張旺，佟林，後一排，蔣伯芳蔣五爺，六爺葉承龍，高竹坡，蔣德揚小石，丁桂芳，李剛，黃順，前後站齊一同大拜了四拜，老英雄還了一禮，換次就是小兄弟們，頭一排韓秀爲首，代領蓮花湖各寨兄弟站了一排，第二排，曹家兄弟曹寶江曹寶河曹寶海，白義白俊白壁，屠士遠毛普石蘭，猛英雄孟金龍，魚眼高恒，小賊魔修化龍，劉金祥，劉銀祥，劉祿祥，劉雲，錢文華，後排有仁義大俠黃三太，代着師弟楊香五，紅旗煜，鳳凰張七，黑太歲褚標，猛金剛吳萬年，楞太歲僕大勇，混江龍于藍，金眼鵬邱成，玉金剛計永強，金頭虎賈明，花驢賈亮等一般小英雄，一齊跪倒磕頭，真是老々少少歡聚一堂，是何等的慶幸，勝三爺到了今天一看，自己師兄弟，與結拜明清八義，三俠客及一般自己的老朋友，遂然尙在，惟今天趕來的不全，很爲贊嘆，此時閉目神佛劉士英，站起身形說道，勝三哥，你看今天來賓不下百餘位，你老眼昏花之年，有如此之歡會，是何等慶幸，爲甚麼三哥你長吁短嘆呢，白玉祥道道，劉大弟你非知勝三弟心意，你看目下來賓遂有百餘位之多，不單勝三弟不樂意，就連我也不滿意哇，劉士英說道，白老哥哥，今天你看三太等預備的壽堂，有多齊整，怎麼老哥哥還不满意，莫非說還缺甚麼不成，白玉祥說，非也，劉大弟你錯想了，請看咱們老兄弟還有誰未到呢，勝三弟是因爲二位師兄到今天未見面，所以不悅耳，與三太預備的

壽事可就不對了，屠大爺與王靈等說道，諸位仁兄賢弟，據我看今日壽辰是在圓滿的很，人位之多一也，壽堂預備齊全二也，三者黃三太給勝三弟預備太好啦，有此三者可爲三全其美，就是道兄與大師兄，不久就許來了，他老人家神龍見首不見尾之人，決不能跟你我一日而語，此時賈明也有了話說啦，他扯着大喇叭嗓子說道，我說衆位叔叔大爺們，你們大家落坐吧，留出二席來，給我師大爺，與我和尙師父留着，咱們只管落座，他們就許一同來了，勝三爺一聽賈明說的有禮，說道三位老哥哥落坐吧，有話咱慢慢的談論，於是白玉祥叫白義將所代的禮物，命家人獻上來，註帳簿登記，此時賈明一拉韓秀說道，秀哥哥你受累吧，你的賣買可來啦，我帶收禮你註帳罷，於是韓秀提筆首先是九龍山白家壽禮物品，也不過壽桃，壽面等物而已，臨外白銀百兩，其餘別位遠路來的，禮物不便帶，全是千禮百兩，五十兩不去，書亦不必細表，衆位上帳之後，按次入座，東上首白玉祥，王靈，屠大爺上座，白玉祥說道，今天壽堂不比客廳，今天此處還有夏侯大哥，與老道大哥，大概他們不久即至，此棹與他留坐，第二棹咱們坐足矣了，勝三爺知道，白爺最敬自己大帥兄，與諸葛道爺的，亦不便相強，於是按次落座，有家人們擦抹棹案，共擺了二十餘棹之多，在此時有家人報道，夏侯老劍客爺，與諸葛道爺現已到門外，勝三爺與白玉祥址是喜從天降，趕緊去迎接，屠大爺，王靈，劉士英，趕緊攔住說道，二位兄長不可不可，看你們二位若是親往，大家均得跟隨，請想這些人出去

走的開麼，再說也太亂了，據我想也不定對不對，還是派幾位迎後就是了，於是勝三爺說道老哥哥你稍候，我代三太，香五，李煜，張七，去接足矣，白玉祥道，你師徒出也不相話，我跟着去可也，餘者別位千萬別動，王靈屠燦說道如此，二位老哥哥等是代表大家迎接了，勝三爺這才與白玉祥代三太，香五，茂隆，李煜，前去迎接既至到了門外，正赶上夏侯爺與道爺接踵而至，勝三爺趕緊過去上前見禮，夏侯爺說道，勝老三，你我皆是有年歲之人，自己兄弟，還有說的嗎，白玉祥，抱拳當胸說道，二位師兄老朽一步迎接來遲，望二位老哥哥莫怪，夏侯爺說道，白老弟，你早來了，我算計着你就許早來了，故此我心中一動，我也就起來了，我也願與老老少少見一面，你想老朽百餘歲之人，還能活多少日嗎，所以我不辭千里迢迢起來，與你們大家見面，白玉祥又道，二位師兄，既是知道，我勝三弟之壽辰，大家會面，怎麼今天才到呢，諸葛道爺說道，白施主此處不是講話之處，到壽堂我再告訴你罷，不光我兄弟二人到此，還有好些位，在後邊呢，四位老者談談說說，來到天井院，屠大爺，王靈，石俊山小兄弟等，站起迎接於壽堂門外，勝三爺指手往裡讓，衆人到廳房內，各歸座位，東上首席老劍客夏侯商元，二座諸葛道爺，白玉祥，與夏侯爺坐下，勝三爺接諸葛道爺坐下，其餘均歸自己座位，就在此時，有家人報告說道，千佛山真武頂，老當家的，代領歐陽德等門外下馬，勝三爺要去迎接，夏侯老劍俠道道，老三不必了，弼昆師弟不是外人，三太香五迎接可也，

就說你師父配衆人說話，教你等替接也就是了，三太，香五，聞聽點頭，出門迎接，走到了門口，抬頭一看，還是人位不少，有千佛山老當家的，帶着歐陽德，火德真君孔華陽，鐵掌賽崑崙隱士羅文，羅興隆，帶着外甥鐵飛龍，一粒洒金錢大巴胡景春帶着師弟，玉面專諸賽孟嘗賀兆雄，白馬李智李七侯，小太歲張凱，猴兒李佩，花刀無羽箭賽李廣的劉士昌，鐵旂桿蔡慶，賽張飛華志龍，醉尉遲華志虎，小玄壇丁龍，賽皂王丁虎，玉玲瓏華志雄，癩金蟾謝應傑，鐵掌人熊武顯，玉面分水小白猴秦浩源，鐵掌方飛，還有閔家莊，少莊主閔德俊，真是黑白不等，醜俊不一，三太香五，將衆人讓到壽堂，此時正在初夏，天氣熱，遂說廳房寬闊，終久人多空氣緊縮，請想和尙老道，與老劍客是清靜慣了的，天如何受的了這個，諸葛道爺說勝施主我看咱將人位分成兩處，一處小兄弟們遂便吃酒，咱們老兄弟們一處談心，一舉二得三全其美了，金頭虎賈明道，老道大爺我早預備了，天井院你看不是全搭好了嗎，我知道來的人少不了，棹凳分外預備很多，酒飯那就不用說了，既是大爺你這麼吩咐，那太好了，於是大家七手八腳，將棹椅運出五六棹，又另擺了十餘棹，小兄們，誰與誰合適誰找誰一棹吃酒，真是五個一羣，六個一夥，均然落坐吃酒，這且不表，小兄弟飲酒爲樂，再說勝三爺說道，今日小弟壽辰，蒙各位仁兄賢弟，遠路至此，多受風霜之勞，劣兄我自覺慶幸至極，大師兄等，因何一步來遲，其中莫非說，另有差錯嗎，勝三爺這一猜還真猜對了，就着他們吃酒諒心表

一表他們來遲的原因，諸位閱者勿燥，這是此書一道關鍵，著者不得不贅幾句，書中代表，原來黃三太，爲恩師八十大慶，頭十幾日將帖寫好。遣家人分路趕送，屆時各路英雄不斷來到，這日送信到了建寧府閩家莊，少爺閩德俊，接帖觀看，原來是黃三哥爲勝三伯父慶八十大壽，自己拿着壽帖，來到後堂，見着母親王氏老太太說道，娘啊，我黃三哥，打發人送來一份壽帖，言說日之初三，是勝三伯父壽日，在他家慶賀。王氏老太太說道，我兒禮當前去，一路小心給你三伯父上壽，完畢之時早早回家才好，不要教老身掛念，家中之事，有你妻俞若梅主持一切，是你去罷，德俊一聽老娘吩咐下來，回到自己屋中，一見余氏若梅說道，賢妻，黃三哥派人送來一份壽份，與他恩師在他家作壽，你將我的東西收拾收拾，明日我要起身了，余若梅本是俠女身份，一點就明，說道好罷，於是將閩德俊，應用零碎包裹一個小包裏，囑咐德俊到黃三哥家中，見着衆位兄弟帶替我問好，又囑咐路上小心，不可大意，閩德俊點頭應允，一宿光景不提，次日天亮，辭別老娘，由家中動身，在路有事即長，無事即短。這日正往前走，離紹興府還有十幾里路，天在巳時光景，前面一座叢叢樹林，自己正往前走，有人從裏面縱出說道，此樹是我栽，此道是我開有人從此過，須留買路財，倘若半個說不字，一刀一個不管埋，閩德俊一聽，嘔，有了却路的了，心說好大胆賊人，真敢白晝打劫，我看你好榻耗子舔貓鼻子，有點找死，真不知少爺我是幹麼的了，閩德俊抬頭一看，原來是個和尚，於是

說道，和尙你好大胆，真敢白日斷路，休走看拳，那和尙也不慌忙，亦不說話，二人十打在一處，閔德俊動手仔細一看不對，看此和尙不相却路的，我得留神一點，動手就幾招面自己使了個葉裡偷桃，和尙趕緊張飛片馬躲過去，閔德俊葉裡偷桃的招，本是虛點，和尙側身將往上躍，閔德俊招走枯樹盤根就地掃來，和尙已知上當，再改變亦來不及了，就聽撲一聲，和尙仰面而倒就聽有人說，師兄華怎麼啦，不留神，且附在一傍看我的，此時和尙站起身形，說師弟留神，此子扎手，和尙說道不勞師兄囑咐，閔德俊一看又是一個和尙與方才那個和尙一樣的穿帶打扮，來到面前並未言語，當場動手，這一個和尙的功夫更不如那一個了動手三五個回合，落敗而走，跟着又來了兩個，一齊擁上，雙戰閔德俊，少爺德俊，此時正血氣方剛之時，又在中年，本來少爺功夫不含乎，與三太等相處多年，又有余若梅俠女的指教，自然武功高過他人了，今天兩個和尙雙戰尙且不成，正在此就聽有人說道，往日教你練，你們偷閒撒懶，既至今天用着了，才知不如人家，閃在一傍，待為師會鬪於他，閔德俊招法一慢，兩個和尙跳出圈外，德俊抬頭一看，原來一位陀頭和尙，看年歲，有七八十歲，上身穿灰布僧衣，又肥又大，脚下白襪僧鞋新剃的頭，倏光耀亮，來到閔德俊近前，手打問訊說道，少施主且慢動手，姓字名誰，意欲何往，老和尙把話說完，閔德俊答道，若問某家，姓閔，雙名德俊，人送外號粉面如來的便是，和尙你的法號怎麼稱呼，快說，賊和尙聽罷，哈哈大笑，果然不出

我之所略，原來你是雙槍將閔世瓊之子，看官你道這位和尙他怎麼知道他名姓，其中却有原因，書中代表，來者這個和尙他名法元，他師兄弟四位，在少林寺出家，拜碧和僧爲師，自從與興三爺在杭州怒擺梅花播，被紅衣道姑劍斬一臂，他還是惡氣不出屢々與勝三爺爲仇作對，到處不得勢，四個徒弟法本，法明，法廣，法元，死了三個，上剩法元一人，逃走不知去向，碧和老和尙，奔台灣想機報仇，法元僧不敢回少林寺，在河南歸德府，有少林寺下院伏虎寺落足，又收了四個徒弟，明月，明性，明志，明修，跟他練藝多年，自稱伏虎羅漢法元，聽說自己老師身代殘疾，自己立志惡與恩師報仇不可，他才四外訪求名師，晝夜苦練，條忽三十餘年，近日聽人傳言，浙江紹興府，望江崗聚傑村，黃三太，替師作八十大壽，撒帖邀請天下英雄，聚會在黃宅，法元却尙聽見這個信歡喜非常，心說我代領徒弟去趙望江崗，遂不能開他的壽堂，可以攬他個地覆天翻落花流水，於是把主意想好，這才吩咐四個徒弟收拾齊備，一齊動身，近奔紹興出發，在路上不過是曉行夜住，飢餐渴飲，這日來到紹興府，山陰縣，與人打聽離望江崗還有多遠，右人說，你看那座大鎮店就是臨江驛，過了此鎮就是望江崗了，如奔望江崗非由此過不可，法元和尙打聽明白，找了一片大樹林，洽站要道，他在此處一等，有像練武術就劫，問明了是上壽的更非劫不可，作賣作買的，來往行人，一概不劫，所以行人也不知和尙是幹甚麼的，也不注意，和就在此等了一日，也未具有練武的過去，心說真弄

晚來晚了，不能罷，勝英壽日四月初三日，今天初一日，怎麼會過去了嗎，四個徒弟說道，老師咱在此等兩日，若再見不着，咱找到黃三太家中，與他們明鬪，老師你着如何呢，法元到此時也無有主意，只可等差罷，到初三這天，從清晨到己時還未見有上壽的過去，心中正不高興，這功夫少爺閔德俊就來了，他師徒五人一看，此來是練武術的，身背軍刀代着包袱，一望而知是吃標行的達官爺，故此法元才打發大徒弟前去劫攔，明月又不會說江湖話，唱了幾句山歌，就算劫道的，把少爺閔德俊攔住，二人當場動手，三五會合不敵，明性一看，師兄不是人家對手，所以也不量自己能否行與否，將自己師兄替回，才與閔德俊打在一處，你想他師兄不成，他的功夫是更有限了，明志，明修二人一看，二師兄還不是人家對手，他二人一擠眼，意思是一齊上，雙戰人家，既至打在一處，還不看贏，這才驚動老和尚，法元高僧來到當場高聲說道，小輩報名受死，閔德俊一報名姓，他想不錯，想當年有這麼一位寨主，被勝三爺擄爲己用，閔世瓊，歸降勝英與綠林道爲仇，誤被俞仁一箭射死，勝英抬柩報仇，言說拿不住俞仁，決不葬埋，俞仁奔台灣，勝英跟踪而去，俞若梅以身替父贖罪，勝三爺情不的却，將俞若梅配閔德俊爲妻，那一場風波始了，今天和尚一聽，原來是小冤家閔德俊，說道當年你父子不仁不義吃綠林飯多年，被勝英擠落得山被，人被殺抄，還認寇作父，你不用問大概是去望江崗上壽去，少爺是德俊一聽說道，不錯，我是去上壽去，你一派胡說八道，休走看拳，

法元這才接架相迎，他二人打在一處可不比方才四個徒弟那樣了，他二人一招快似一招，一手快似一手，說不說戰了三十多個會合，約有七十餘手，猛然間和尚用了個白鶴亮翅，少爺閱德俊一看和尚漏空了，鐵用黑虎扒心，拳就打進去了，人家和尚不慌不忙，拳奔自己胸膛來了，和尚凹腹吸肚控胸緊背，望回吸進半尺有餘，和尚飛起一腿將閱德俊踢倒，和尚將要手起掌落，將少爺擊死，正在此時就聽有人大聲說道，青天白日朝朝乾坤，和尚你不怕王法嗎，和尚聞聽回頭一看，原來是一個出家老道，看年歲可太大了，不足百歲，亦有九十九，老和尚仔細一瞧認識，原來是他，書中代表，來者是誰，這位在金刀七義會上，亦是有名人物，是明清八義二爺，姓孔雙名華陽，也是接着黃三太替師慶壽的帖子，孔爺也願意與這一幫老兄弟們見個面兒，不辭勞碌，自己下山，這日正往前走，來到樹林，趕上和尙與閱德俊動手，孔道爺一看認得是碧和僧的徒弟法元，與閱德俊爭鬪，道爺不明白，正在一怔神之際，德俊失招被打，孔道爺道才喊聲說，和尙，不要如此，貧道來也，法元一看認的孔二爺，說道，孔華陽，休要如此，老僧還懼你不成，老僧今天來此不爲別事，我來問你，奔何處去，孔二爺道，貧道奔望江崗上壽，法元僧說道，今天老僧一不劫作買賣，三不劫過往行人，單劫的是上壽的，你將壽禮放下教你過去，否則與老僧賭鬪輸贏，孔二爺聞聽此言說道，和尚，想你我均是跳出，界外，不在五行中，說甚麼劫殺二字，聽我良言相勸，這在罷了，法元和尙知道孔

二爺，全仗放火爲能，和尚說道，孔華陽不要如此發威，老僧還懼怕你嗎，我有一手色藝，我說出來你若能練上來了，我代着徒弟們一走，你上們的壽，我不管，你要是練不上來，那可不怨老僧，想上壽壽誰，孔二爺聞聽，人竊不打仗要比功夫，只可聽聽能，能成與否另說罷，接着說道，好罷，你擺上者我看看，和尚說道，教徒弟在包袱之內，取出有尺餘長的個竹筒，有六寸方圓，磨的耀光條亮，孔二爺不知作甚麼用，說道和尚，你練吧，我看看，和尚說道，孔華陽，我練這個竹筒子可瞞不了你，咱以竹筒爲賭，我要練了你們跟着練上來，我就代領徒弟們一走，你們上壽去，練不上來，那可沒有別的，你敢擊掌嗎，孔二爺不加思索，將掌伸出說道，和尚你說怎練，咱就怎練，請來擊掌，和尚也將手伸出，二人吧吧兩下子，孔二爺說道，和尚你練吧，我要看看你怎麼練法，孔二爺自思，這個竹筒子，有甚麼驚人的玩意，也只於打賭，孔二爺一大意差點未栽了跟頭，閑話不是，書說當時，就見和尚說道，這亦算不了甚麼爲難之事，待我練來你看，正在此時，就聽亂響，人聲鼎沸，和尚抬頭一看，來的人真不少，高高矮矮，醜醜不一，此時閃倏早站起身形，與這一般來人見禮，和尚一看，這個氣就大了，說道孔華陽，咱是先練哇，還是先論輸贏呢，就在此時，忽見有一人大聲說道，老道大爺，你閃開我打這個禿東西，他不教上壽行嗎，我把禿頭砍下來當珠踢，說罷哇呀一聲怪叫，進來一個猛漢，上身穿青褂皂，不亞如半截黑塔一般，和尚說道，猛漢通上名來，猛漢

說道：「飛和尚，你不認識我吧，黑籍我姓鐵，雙名飛虎便是。休走看拳，說着話，掄拳就打，和尚只可接架相還，二人打在一處，鐵飛龍遂然武功不含乎，可分跟誰比，若在小兄弟堆裡數一數二，要與和尚比上，可就現出不成來了，三個招面一後，那就是甘敗下風，鐵飛龍他怎麼這時才來呢，書中代言，他自從接着黃三太替師慶壽的帖子與他老娘羅老太太商議，老太太說道：「兒啊，去可是去，一人去我不放心，真不如你到真龍坡，羅家莊，找你舅父羅文，問問他去不去，我想你黃三哥，給了咱帖子，決不能不給你舅父，或者他亦詐來咱家找你，一去同前去呢。」鐵飛龍說道：「老娘，我想我要找我舅父呢，母子二人正在說話，有家人鐵祿報道：「羅家莊大舅爺來啦，飛龍一聽，趕緊起身往外迎接，見着隱士羅文，跪倒磕頭，羅文將他拉起，說龍兒不用磕頭了，起來吧。飛龍將身站起，說道：「舅舅，我正要找你去啦，你來的正好，咱走吧。我大娘說啦，教咱二人一同去，羅文一聽，不知是甚麼事，說道：「你不要着忙，見了你大娘再說，」羅文說罷邁步往裡走，不多時來在後堂，見過羅氏姐姐，口中說道：「姐姐在上，小弟羅文有禮了，老太太道，兄以免禮，到此莫非有事嗎，」羅文道：「昨接勝爺壽帖打算上壽，一者與天下英雄見面二者代甥兒鐵飛龍，將他交給黃三太，教他跟着練習能耐，三者省的姐姐每日担心，不知姐姐以為如何，小弟聽命，羅氏老太太，知道自己兄弟是疼自己年老，不能費心，給自己姪兒飛龍找出路，說道：「兄弟我正要叫飛龍請你去呢，我很爲此事發愁呢，不教他

去，對不住勝三哥，教他去，我又不放心，恐怕他渾濁恁猛的得罪人，所以教他請你一同去，羅文說道，姐姐如此我們就起身了，鐵飛龍很歡喜，把所用的東西收拾完畢，羅文這才辭別姐姐，代着鐵飛龍，够奔浙江紹興府，望江崗聚傑村而來，在路飢餐渴飲，書中有事即長，無事即短，這日爺兒兩個，正往前走，猛回頭一看，後面黑壓壓一片人聲鼎沸，馬上步下，人位不少，爺兒兩個，不知這是幹甚麼的，只可緩步行進，看以究竟，也就是了，既至來到切近，羅文遠々一看，不是外人，內中有認的主兒不少，有勝三爺長門大弟子，一粒洒金錢，大巴胡景春，代着李佩，蔡慶等，大概也許上壽去，來到近前，胡景春等，上前見禮，說道，羅隱士不在家中納福，代着鐵飛龍賢弟，意欲何往，莫非說是上望江崗，上壽去嗎，羅文還禮，答應道然也，胡大巴看你代領衆家英雄，莫非亦上紹興府嗎，胡景春答道可不是嗎，只因前幾日接着黃三弟，代我恩師慶八十大壽，故此我領着衆位賢弟，亦奔望江崗而去，我們人又多，在路上打尖住店均不便當，所以走的太慢，我想明日就是壽日，今天無論如何亦要趕到，我們自五更起身，直到如今我們還未用飯呢，了期在此，遇見你老人家，羅文說道，我因爲代鐵飛龍，諸多不便，只可每日走多少，是多了，今日才走到此處，與你們大家遇在此地，胡大巴說道，羅叔父，你吩咐一句話，咱們大家快點，快走的慢着點，慢的快着點，總比如此途廝好，羅文一聽，原來是教自己替他說話，叫大家快着點走，於是說道，衆位英雄，你

們看天快正午啦，離鎮店又遠，還不如咱們大家撇開腿快走呢，到了鎮店咱好用飯，請想羅文既稱隱士，他說話開口吃飯，閉口吃飯呢，皆因他代着恁英雄鉄飛龍，恁英雄非吃飽了不走，故此他先說吃飯當先，此時鐵飛龍，早與小兄弟見過了，一聽說快走吃飯，他說好罷，衆位兄弟們，咱們今天賽七腿，看誰走的快，衆位一聽，這個羅文，分明是拔扯人，你別看你人稱隱士，論脚程你不進如我等，大家以擠眼，說說好罷，今日咱們看看誰行誰不行，走的快先吃，走的慢了，光喝湯罷，鐵飛龍說道，湯喝我可不幹，而且我比你們走的快，衆人說鐵爺，你快不是你先吃，我們喝湯嗎，鐵飛龍道不信你們看看啊，說着話伏身前行，於是衆人也一休身，施展鹿伏鶴行，十二字跑功就走下去了，走了不到一刻，羅文不過一說，他知道小兄弟們的工夫，那如何能行，自己走上未免不十分的快走，既致用目一看，真有不合乎主兒，頭一個大巴胡景春，第二候兒李佩，第三個鐵旛杵蔡慶，其餘還有幾位，心道看起來後生可畏，真是不錯，當年跟勝三爺打台灣，平吳亂，小兄弟們武功幼稚，今日觀之，學業與日並進，再看鐵飛龍，跑在前頭去了，原來鐵飛龍，他論跑，他可走不過大夥，傻大子，有傻小子的心眼，不是跑不過你們嗎，我還得想法子，於是把自己背着喪門螺絲棍，由背後抽出來，當棍子住着，一擾一崩，就是八尺，二擾一丈六，他又有力氣，個子大腿又長，三擠兩擾，不多時把衆人開過去啦，大家說道，鐵飛龍造可不算，飛鐵龍說道，反正我先吃飽了再說，你們喝

湯，不喝湯我也不管，憐小子正跑的高興，就見閻德俊被人打倒，又見孔二爺與和尚排手兒，他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一躍身，來在和尙面前，掄起喪門螺絲棍就打，和尚急忙步進招，二人打在一處，和尚徒手未拿軍刃，與飛龍打了個平手，看那樣兒，鐵飛龍長了未必看贏。此時羅文代着胡景春，他們亦然趕到了，老少見禮一畢，各訴起因，胡大巴一看，鐵飛龍不是和尚敵手，堪々要落敗了，說道繼叔父，你給我看着點，我會會這個和尚，就見有一人說道，有事小弟服其勞，這個和尚交給我罷，胡大巴一看，不是外人，正是猴兒李佩。於是說道兄弟多加小心，不可輕敵，李佩道不勞兄長囑咐，伸手由背後將刀抽出來，大喊說道鐵飛龍，你快去吃飽子去罷，去晚了就許未有的了，鐵飛龍正打的不得力之時，一聽有人教他吃飽子去，他就說道太好了，這個和尚交給你了，我吃飽了，我再換你，說罷虛打一棍，跳州圈外，曳棍而回，不提鐵飛龍，單道猴兒李佩，他恐怕鐵飛龍不聽話，故此教他吃飽子，鐵飛龍果然曳棍回去，他這才把單刀掄起，逗奔和尚頭頂而來，老和尚一看，李佩刀來了微微往後撤步，提左手照着李佩手腕一彈，李佩稍微撤的慢點兒，就好像王殿玉彈弦子啦，甩搭起來了，蔡慶一見，怕李佩有失，趕緊舉起金背砍山刀，一語不發，照着和尚的頭頂而來，老和尚忽覺腦後，金刃風聲，就知有人暗算，縮頭藏頭，將身一轉，白鶴亮翅，掌奔來者前胸打來，鐵棒蔡慶，金背砍山刀用力過猛，往前一上步，老和尚一拳打來，一時躲閃不既，就聽

撲的一聲，把蔡慶打倒，緊跟着有人高聲說道，禿和尚不要逞強，待我取你性命。老和尚一看此人約有三十餘歲，身穿藍綢子靠襖，下身兜襠滾褲，腰中一巴掌寬的英雄帶，足下抓地虎的快靴，站在面前，威風凜凜，相貌堂堂，可稱英雄氣概。老和尚說道，通報爾的姓名，這人聞聽哈哈大笑道，和尚不認的你家大太爺，我姓劉，雙名世昌，人稱花刀沒羽箭，賽李仇的便是，說罷將單刀抽出，弓登步架式站穩，老和尚一看，就知此人武功有根基，人家把架式亮出來了，自己這大的年紀還不知這個嗎，量他有多大的能耐，些小米珠，能有多大光華，還不如早早打發他回去就是了，老和尚還是徒手未舉軍刃，擡手一晃劉世昌的面門，用雙撞掌打去，劉世昌一看和尚雙撞掌來了，趕緊上左步，刀走懷中抱月，老和尚見人家護住身子，二次撤步抽身，用了個掖掌，奔劉世昌軟肋而來，劉世昌往旁邊一跳，和尚跟着一抬腿一脚踢去，劉世昌身子躍起來了，和尚應亦來了，劉世昌想躲萬難，就聽撲赤一聲，把劉世昌來了大跟頭，三躍兩躍，走過二人，穿戴打扮一樣，老和尚說道，小輩你二人一齊擁上，老僧何懼，通報爾的姓名，二人同聲說道，禿禿，你家二位太爺華志龍，華志虎的便是，說罷一齊動手，老和尚那能把他們放在心上，他二人動手一個上三路，一個下三路，遂不能看贏，反正够和尚忙合的了，老和尚心說，我別與他等游逗了，旁邊還有孔華陽，還不知打到甚麼時候呢，教他二人早去罷，老和尚用手一分雙掌，近奔華志龍，教頸吹來，底下枯樹盤根，華志龍上面

一躲單掌，底下未留神被老和尚打倒，華志虎一看，哥哥被打，自己一怔神，亦被和尚絆了一個跟頭。此時小兄弟還要過去，大巴胡景養說道，賢弟你們不可，老和尚工夫太高，我尚且不定成不成。待我會他就是了，我不成之時，咱們大家有一位算一位，給他來以多爲勝，將他打倒算完，胡大巴把話說完，正趕華氏兄弟栽倒，說道老當家的，不要你下絕情，某家來也，老和尚一看認識，他是勝三爺長門大弟子，姓胡，名景春，人稱一粒洒金錢，是西域回回，跟勝三爺練藝多年，硬工夫很不壞，和尚這才說道胡景春教我說不必動手，回去換孔華陽來，我二人再分高低，也就是了，胡景春一聽笑道，老當家的，話不是那樣說法，倘若我功夫不如你，自然他老人家就出來了。你的功夫不如我，你請他，他老人家也不能與你一般見識，抬七手讓你逃走亦就是了，老和尚一聽，這個氣就大了，心說此人善言能辦，老僧不與你鬪口。只可將他打倒有甚麼話再說，老和尚說道，教你回去，你執意不肯，休怨老僧心恨意毒，如此你就進手罷，胡景春一看老和尚，面代怒容，心說你越有氣越好，我再來兩句氣氣你，於是說道老和尚，我胡景春，自出師以來，與人家動手，均未佔過先，類乎與你這個樣的動手，還用我佔先嗎，我讓你別三招均使的，法元老和尚一聽，幾乎把嘴給氣歪了，心說我說過不與他鬪口，教他說兩句便官話，這够多冤呢，老和尚無法，只可先用手一幌胡大巴的面門，跟着餓狼扒心拳，就打進去了，胡景春一看和尚拳打來了，凹腹吸胸，控胸緊背，將拳躲過。

老和尚一看，心說沖他這一手，就知道他有幾十年好功夫，此時胡大巴以海五十多啦，與勝三爺練藝三十多年，真稱的是，足智多謀，經的多見的廣，胡大巴把招躲過去，自己雙掌一分老和尚的胳膊，用了一手掖掌，照着和尚軟脇而來，老和尚一看掌來了，微然一閃身，二人就打在一處，真是各施所長，行前就後，行左就右，越打越快，就看老和尚，年約八九十歲，跳起來不亞如四兩棉花落地，身輕如葉，快如閃電，胡景春功夫遂不錯，可分跟誰比到一處，今天遇見老和尚，他得加着十二分小心，說不說，足有四十多個回合，八十多手，老和尚自知有點勞累，心說罷了，青出於藍，而甚於藍，勝英我未看眼內，他的徒弟更談不到了，今天遇上他才知其師，必有其徒，強將手下無弱兵話不虛言也，於是把招一收說道景春住手，拳脚我嘗識過了，不知你敢跟老僧比軍刃嗎，胡景春說道老和尚的你就說罷，怎麼着全行，可得你先動手，老和尚一聽正中心懷，又把方才那圓竹筒拿過來，說道胡景春，適才老僧與孔華陽打賭，就是以這個竹筒爲賭，我要練上來你們跟逐，你們如練不了，那未別的把所有上壽的禮物完全給我留下，教你們過去，休怨老衲心恨，胡景春一看，是六寸方圓有一尺長短的一個竹筒，心說這有何難，說道和尚你先練吧，我來跟逐，此時小兄弟們聽了站了一排，齊來看看這個竹筒怎麼練法，老和尚說罷，將竹筒拿過來，上下相通並無隔欄，說道孔華陽，胡景春你二人是代表大家同意的，返復無常是小人，老僧我要練了，孔華陽說道，和尚你練罷，

再說大丈夫一言既出，如白染皂我乃信義之徒。決不體說了不算，老和尚這才把竹筒拿過來，說道如此你們上眼罷，孔華陽心說我看你怎麼個練法，然後我照樣一練那不完了嗎，原來和尚軟硬功夫很好，這個竹筒子，約有六寸方圓，一尺來長，是由頭鑽到腳下為止，練這種功夫，非得有軟硬的功夫不可，光會硬功夫練不了，光會軟功夫亦是不行，請想人的頭顱最小也有六寸要在一尺多長圓洞的鑽過去，那如何能成，不用說還有人的二肩，大英雄均稱膀闊三停，你想三停一尺八寸，就是腦帶小一點的，兩膀也不能不過去，所以練功夫主兒，練甚麼有甚麼，講究練的渾身似鐵，骨軟如棉，否則就不敢稱功夫二字，今天和尚用的是，骨軟如棉的法子，就見老和尚渾身運氣，立時肌肉顫動，老和尚用手把自己頭顱，揉了又揉，你說也怪，揉了一刻的功夫，頭顱長了約有一尺餘，跟着又揉兩肩，干脆說渾身均揉到了，和尚他將竹筒拿起，將兩手並齊將竹筒套上，望上一舉，老和尚渾身用力丹田一提氣，氣走血海，渾身軟如棉絮，竹筒走到兩肩，老和尚順手一持又一縮肩膀，就見竹筒循循越遠去，已到胸口，兩肩過了腰都更不用說了，老和尚將竹筒往下推，緩七面下，此時把在場的，衆位老少英雄，看的目瞪口呆，半天未說出話來，孔華陽他不知道怎麼個練法，他糊而糊塗的就打賭應了，既至人家和尚鑽過，他才知道這步功夫太難了，光有軟硬功夫不說，還得有氣功托着，不然不能恢復原狀，又見人家老和尚，把渾身揉了又揉，候時恢復完畢，冲着孔華陽說道，孔道長請你練

罷，或派人亦可，只要照我所練的，練上來就行，小兄弟們聞聽此言均搖頭不答。胡景春一看，心說硬功夫我還可以來來，這種軟氣功我不可成，於是冲着羅文一點頭，羅文此時亦不敢答言，因為自己娶妻生子了，練那種功夫非有正世童男不可，而且還得氣功，故此今天也未答言，胡景春冲着他一點頭，羅文就一搖頭，胡景春心說可壞了，今天羅隱士他練不了，我孔師伯，他是半路出家，他更練不了，今天我若非栽跟頭不可，老和尚又說道，你們如今練不了，未別的將你們善禮拿出來罷，我和尙有好生之德不忍傷你們的性命，放你們過去，難到說還教老僧費手嗎，衆人聞聽此言，你看我，我着你，一點辦法也未有，此時孔二爺也是素手無策，隱士羅文，羅興隆，默默無言，正在這逼迫城下盟之時，又似一髮擊千鈞之際，就聽樹林之中，有人大聲說道，歹，禿和尚，不要發威，好猴兒宰子，我找你桃同鑽水取火，軋砂求油，鬧了半天，你跑在這裡來，拔扯人來啦，衆人一聽聲音尖銳，亞賽八九歲小童子說話，順着聲音一看，可罷衆人吓了一跳，認識主不用說了，不認的主，一見就得吓個半死，觀看來者站起身來，有口尺來高，短頭髮有五寸多長，多年不梳，全趕成毡了，上身穿破棉袍，全開花啦，破單褲，露着大腿，有了窟窿，用錢卑擊着，一都魯一塊的掛着，脚下穿一隻元口皂，一隻福字履，走道踢哩踢啦，好似濟顛和尚，海下黃鬚鬚，有半尺多長，望上看，腦帶可不小，說如麥斗大小，那是瞎話，若在他身上說，就是頭如麥斗，別看腦帶大，生來兩隻好眼

驕，灼灼放光，看年歲相七八十歲，其實他一百有零了，此人是誰，諸位閱者我不說，大概諸君也知道，這就是在勝英金刀會七傑上，與三俠劍上，赫赫揚名的人物，就是那震三山，轄五岳，大頭鬼王，鬼見愁，趕浪無絲，夏侯商元，書中代言，他老人家是由那來呢，諸君勿燥，待我慢慢寫來，夏侯爺，自從幫着勝三爺打台灣，請回三寶與王熙的大印，聖上見喜，又趕上吳三柱兵犯雲南，欽派王熙爲帥，王大人當面請求勝三爺，老人家情不可却，幫辦吳亂，那時與夏侯老劍客分手，夏侯爺回到萬笏山，松竹觀，見着恩師艾蓮池，訴說一往，艾道爺，年歲可大了，說道商元，你來正好，爲師我在三天之內，我要羽化，你給我預備後事，所有廟中之事，你要招管，你師弟他等均已威名，你也年歲不小了，不出能成，也不必在外溜達了，夏侯爺一聽，自己老師三天內羽化，連忙說道老師，手後一切，有我看管，老師還有甚麼囑託未有，艾道爺道，商元別無說的，你注意就是了，爺兒兩談了會子閒話，夏侯爺與艾道爺，談話不知不覺就是三天，艾道爺說道商元，我想起一事你可謹記，就是你三弟勝英，他將來被奏尤陷害，小兒奏尤人心巨測，口頭百般悔過，其實他早胸有成竹，我觀察已久，終非好心感氏，俟後你有暇告訴你三弟一聲就是了，夏侯爺點頭答應，候止天交子時，艾道爺與世長辭，神歸那世去了，夏侯爺，遵老師遺調，把老人家成殮起來，萬埠埋葬，自己坐定一想，不，不對，老師他已成飛昇羽化之人，怎麼我還聽他這一套呢，咳，真是豈有此理，莫非老

說約有三年了吧，道爺聽罷不由一笑，夏侯爺一看就知其中有事，說道師弟莫非說老師你見着了，道爺說師兄，見我可末見着，我聽人說，老師與與大師伯歐陽深，三師叔紅衣道姑，他們三人同居一處，所以我來此問訊，不想此處未遇，廟中無人故此我未敢回去，我只可看廟罷，免陰之移，日月之速，不下年餘光景，今天師兄你才回來，小弟我要代徒弟走了，夏侯爺一聽，說道師弟不可，老朽不是和尚老道，我在此不慣，你看廟罷，罷走了，諸葛道爺說師兄你不在廟中，小弟只可導命了，夏侯爺說師弟，近日我路過紹興府，聞聽人言黃三太替師慶八十大壽，天下英雄齊聚颺江岡，我想，我想見他一面，老師有話，教我當面囑託，諸葛道爺聞聽，說道既然師兄願意去，咱就去看看罷，二人商議完畢，將童子寄在廟中，告訴伙工道加意招看，我等出去三五日即回，不表伙工道與小童子，在廟閑居，單說二位劍客，白日找避靜寺院，或增頂或佛樓上，隱跡休息，夜晚走路，這日老劍客說道，師弟明天可是老三的生日離他那有千八里地，我想咱晝夜行走，你看如何，諸葛道爺說師兄，說好便好，二人說說講講一夜間走到山陰縣地界，前面亦到臨江驛了，過了臨江驛，就是望江岡，二人這才緩步而行，忽抬頭一看，前面一片人圍繞，夏侯爺不知是作甚麼的，於是說師弟慢行，我前去看看，道爺點頭，夏侯爺一下腰緊往前走，不多時來到近前一看，自己太看不真切，於是找了一株大樹爬上去，一看有一個和尚，與胡景春打的不可開交，旁邊還有孔老道與小弟兒們，忽然間老

師他不願與我來往了嗎，大概他是顧此歸隱吧，絕我等之怎，夏侯爺這一猜還是真猜着了，原來艾道爺聽商元一報告，種種經過，他就知道有事了，因此埋名後文書還有出世，夏侯爺不由哈哈大笑，笑的是自己亦有騰住之時，於是就在松竹觀間居，夏侯爺又不是和尚老道，又不會經參禪，不過高了興運用自，軟硬功夫，各種氣功，大口氣小口氣，天罡氣等等，將身體練的骨軟棉，一吸氣把自己吸作一團，長約二尺餘，每日如是，自己高興至極不顧吃喝，十天半月不吃一頓飯，高了興一日亦許吃三四次，全憑氣功運用，肚中水火既濟，吃多少不要緊，自己一人又時寂寞無聊，匿煩之甚，山前山後游玩，夏侯爺原非隱靜之人，他一輩子跑慣了老劍客叫也休息少動，他不得已在廟中長住，自己山前山後一遊不要緊，自己好動友心又來了，心說我自己在此不好，不如我下山收一兩個作弟，一者交他們練藝，二者消癥我的時光，於是就主意拿妥，好在廟中有的伙食工道，自己不辭而別，來到各處遊玩，不要緊條忽三年有餘，連一遣相當弟子己未找着，自己一想不是未找着嗎，我還回去看看，我還得二次再找，自己回到萬笏山，松竹觀，一看廟中露氣騰騰，不似自己一人那麼枯燥無味，既至進內一看，原來是自己師弟，諸葛山真在此，還代着個小童子，看年幾有七八歲，此人姓馬名玉龍在彭公案上，嚇々有名物，此處不便贅述，書說當時，夏侯爺與諸葛道見面，二人見禮一畢，各連別後光景，談來談去說道恩師羽化，諸葛道爺聞聽此言，說道師兄，這是多會的事，夏侯爺

和尚不打了，看光景還要比試，自己注目一看，就見和尚拿過圓竹筒，這個玩藝可瞞不了夏侯爺，老和尚把腦代一揉，夏侯爺自思看不到和尚還有這種工夫，倘若他能練，胡景春，孔老道，他們可練不了，幸虧我今天趕到，若不然，今天孔老道這步難關，够多難關哇，於是自己看着罷，就見老和尚把竹筒已鑽過來了，還教孔二爺他們照樣練習否則要劫上壽的禮物。夏侯爺這才抖丹田一聲大喊，好猴兒崽子，不要拔扯人，老朽我來了，夏侯爺一露面，老和尚子細一聽認識，是夏侯商元，說道大頭鬼，不必發威，你如練的上來，我帶着徒弟一走，你只管上壽，你練不上來，別顧老僧心恨，想去萬難，夏侯爺此時與孔二爺早就見過禮，胡大已趕緊跪倒叩頭，夏侯爺伸手一拉說道，此地不是見禮之處，趕緊起來，待我與禿和尚算帳，於是說道禿驢，你不教上壽成嗎，老朽在此弄去不可，禿驢你有甚麼法，你施罷，老朽接着你的，老和尚說道，大頭鬼不要與老僧裝傻充楞，你練上來，我不說了嗎，我們去我們的，你們上你們的壽你瞧好不好，可有一樣今天你得當衆試演，憑嘴說可不成，夏侯爺說老和尚，我嘔你玩的，那個竹筒我不定成不成，教我說你走你的，他們上他們的壽，你瞧好不好，老和尚你算交我這個老朋友了，和尚說道，大頭鬼你不要胡說八道，趕緊試來，如若不試連你上壽也休想過去，正在此時，就聽有人說道，衆人閃開，待我出家人看看，小兄弟趕緊一閃，進來了一僧一道，夏侯爺一看不是外人，是自己師弟諸葛山真，與紅蓮和尚，弼昆長老，夏侯爺心

說我與山真分手，未有弼昆，他二位甚麼時遇上呢。書中代言，自徒夏侯毛腰前行，道爺正往前走，就聽後頭哧哧衣袋代風聲音，回頭一看就見順着大道走來一人，行走一道白線，既至且近一瞧不是外人，正是自己四弟弼昆，諸葛道爺說道，弼昆爲何走路慌忙，爲兄在此，紅蓮和尚一德，有人叫他名字，一看不是外人，二師兄諸葛道爺，說道我以爲是誰，原來是你老人家，小弟這裏有禮了，師兄不在高山靜修，莫非說上望江崗，與三師兄祝壽去嗎，諸葛道爺說然也，四弟行路慌忙，有何緊事，請道其詳，和尚弼昆說道，我在千佛山，真武頂，紅蓮寺，想起我三哥壽日，我靜極思動，我與三哥拜壽去，我到了宣化府勝家寨一問，勝奎他說，今年作壽黃三太替師敬友，已經去望江崗了，我才晝夜兼程，今天方才到此，師兄一人麼，諸葛道爺說師弟，咱們大師兄已前邊去了，你看那一羣人是幹甚麼的。你我到此看看，大師兄大概早就到了，老兄弟說說講講，不多時老二位來至切近，一看是小兄弟們，孔二爺上前見禮，把方才之事一說，這功夫夏侯爺正與和尚玩笑，道爺這才進內說道，無量佛，弼昆道，彌陀佛，師兄這是怎麼回事，老和尚一看認的，知道是艾道爺的徒弟，自己心有點慌頭，可就又把方才言語，怎麼與孔華陽打賭一說，弼昆一聽面目一沉，夏侯爺是幹麼的，他就知師弟不成，趕緊說道你二人後退，待我把老和尚否着壞了。扯把扯把扔在山中，晒着就是了，老和尚一聽氣不打一處來，說道大顯鬼，不要胡言亂語，有能奈，你練上來才算好漢呢，胡說八道

，難道說當的了練功夫嗎，夏侯爺說道，和尚這不就練嗎，你把竹筒借我一用，來可未代着，和尚說道使得，你練罷，夏侯爺接過竹筒，望頭上一扣，說道太小，和尚你給換個大的罷，這麼小的個窟窿，你不知我叫太頭鬼嗎，當然腦帶大啦，你成心給我這麼小的，那可不成，和尚一聽，看着生氣無法，說道大頭鬼，不要你裝瘋賣傻，再要戲弄老僧，我要得罪了，夏侯爺說道，和尚不要着急，你別看我腦代大，教他小點也行，你上眼罷，就見夏侯爺，丹田一叫真力，渾身骨節，嘎吧吧亂響，響完之後，老人家把週身一揉搓，運用氣功，把元氣往回一吸，自己身體縮回二尺有餘，夏侯爺本來就不高，又把身體縮回二尺，望長裏說不過三尺，請想三尺大的嬰孩，在六寸方圓洞中，鑽進鑽出大概不費事吧，今天夏侯爺把身體縮小，鑽這個竹筒綽綽有餘啦，老人家自己鑽到竹筒之內，出入自如，和尚一看心中知道今天白費事了，他們師兄弟全趕到了，倘若那兩個蠻子再趕來，他說的是歐陽二義我呀受不了，趕緊走罷，老和尚把主意打好，將竹筒抬起連頭也不回，代着徒弟就走下去了，此陸暫且不表後文書另有交代，在場衆人一看，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若大的和尚由竹筒而過，可稱絕藝，老人家夏侯爺，將身縮小而入，綽綽有餘，今天大家算開眼子，才知進無止境，就聽鐵飛龍說道老大爺，你不如追這個禿驢，還叫他跑了嗎，猴兒李佩抬手吧的一個嘴巴子，說道和尚師叔在此，鐵飛龍一看說道，吶，師大爺我說他是禿驢，可不說你老人家，我給你叩頭了，鐵飛龍跟

着跪倒叩了好幾個響頭，招的大家哈哈大笑，紅蓮長老說道，飛龍起來，老僧不怪，真乃我義弟鐵天勝之子也，當初與你父交好，他就渾濁猛怔，今日觀你如此與乃父無二，夏侯爺接着說道，各位咱們快走把，天到正午了，於是衆人或一羣，或一夥，一齊奔鹽江崗而去，那消半刻工夫，來至聚傑村，到了黃三太門口，有家人回進去，勝三爺與白老英雄，出來迎接，既至來到壽堂，衆人落坐，孔二爺這才如此如彼一說，大家才知道來遲原因，大家這才劃拳行令，勝三爺高興至極，白玉祥手理白鬚鬚說道，勝三弟，你看今天來賓，不下二百餘位之多，我想咱們今天一會，不知今生還能够相逢見面嗎，勝三爺說道老哥哥，你老不用回去，與小弟在此多盤桓些日子，以娛咱晚年之樂，屠大爺說道，咱們兄弟自九江開設雙義標局起，吞龍口結拜華子遠，恩收鐵天勝，駕鸞嶺，巧逢孔華陽，摩雲山誤會秦天豹，濟南府，王靈，錢士忠送印，李全星大鬧玲瓏寨，四義夜探磨盤山，火燒多手佛，李家集，神標，神刀雙招親，風火山，八義初聚會，賈斌久，遠涉大西洋，楊小石，扒山現絕藝，明清八義結拜風火山替天行道，秦天豹，下山劫賊官搶之妾，八義反目，勝子川標打秦天豹，八義散山，逢蕭杰，恩收孟凱，號爲三俠一劍客，威鎮南北，江寧府設士三省總標局，夏侯爺傳藝歐陽堡，歐陽雙義初露頭收邱漣，遇黃順，大鬧紹興府，胡景春千里投師，二郎山，林士佩南北英雄會，九龍山，五子救三俠，蓮花湖，夏侯爺鋼丸氣打探蓮燈，收韓秀，擒榮曹，葉承龍探寒泉，說伯芳

棍掃八大錘，高家坡，小高恒出世，碧霞山，收劉士英，雙槍將恩緣分明，勝子川，抬柩報仇，俞若梅，以身贖父罪，下台灣，九魚盜寶，杭州播，壁和僧怒股梅花椿，紅衣道，劍斬壁和僧，二龍山，大賊魔盜寶刀，夫標銀，二請勝子川，二打台灣捉九魚，少林寺，淫僧困三俠，莫家寨，白義招親，三打台灣平賊寇，日搶三關夜奪八寨，萬花嶺，韓秀高恒雙招親，金鐘寺，常慧出世，碧液灘，夏侯爺遇險，仙女峰巧遇秦蘭茵，葉承龍，先友後妻，籐蛇陣，賈斌久捐失一腿，貝侯爺出世驚二蟹，鄭成功，被擒寫降書，俞元帥，詐降救台主，鄭成功逃走阻流灘，平台灣，奏凱還朝，平吳亂，三下南七省，那時節你我兄弟，那一陣不是在刀刃上過生活，轉瞬之間，年已老耄，今日如此歡樂，咱們兄弟人生一世大概至於此了罷，衆位老英雄均點頭讚嘆，勝子川一生所遭所遇，屠大爺，今日一口道出，真是令人羨慕，吃喝不知不覺，已到黃昏時候，這才命人撤去殘席，小弟兄們，都在配房休息，老英雄們上房安眠，一夜光景不提，次日天明衆人起來，梳洗已畢，有南俠老王靈，與西路標頭饒士忠，東路標頭石俊山等，告辭要走，黃三太趕緊相攔，說道老人家不可，想我恩師八十大普，我想，衆位老人家，與我恩師多聚會些日罷，老人家如此一走，我想我恩師他心中難過啊，夏侯爺說道，王賢弟不要走了，咱與勝老三多呆兩天，勝三爺說道着哇，還是我大師兄疼我，想你我皆老耄之人，有今日無明日，見一面少一面的了，三日遂然聚會在一堂，不知今生還能相聚否，此時諸葛

道爺，他一聽三爺說話，句句代絕。他一看勝三爺氣色暗淡，心說莫非勝老三大壽已至，觀其色，聽其言，主絕也，他可未往外說，他這以不說話，可不要緊，後文書勝三爺果然而亡，此時不談後話，書說當時，王老英雄只可點頭，白玉祥高興至極，每日老人家勝三爺，與各位客客氣氣，談今論古，說起常年之事，猶如在目前一樣，終日奔忙，寶刀遂快，殺的全是反復無常之小人，惡霸盜賊，不知不覺已數日矣，於是這一日清晨起來，王靈等四人告辭要走，勝三爺還要攔阻，夏侯爺說道，勝老三不必了，我等來的日久，與你暢談了數日，亦就是了，再要呆長了，與你不利，我見你這幾日精神短促，也許是這幾日你辛苦勞累所致，我走後，要你善自保養才好，衆位老人家，見夏侯爺說出這個話來，於是衆人均告辭要走，頭一撥，王靈，石俊山，鐵士忠，小兄弟們不捨，孔頭們單走，少爺錢文華，劉雲，暫時不走，再與三太等聚會幾日再走，二撥屠大爺，老二爺，張旺，佟林先走，少爺佟化龍，屠士遠，張玉龍不走，三撥是葉六爺，蔣五爺，楊六爺，賈七爺，一同告辭，金頭虎賈明說道，老頭我與我兄弟不回去，你先回去罷，我還孝純我我三大爺兩天啦，諸葛爺聞聽此言又勾起前日勝三爺之言，有天無明天意之賈明說此話，真叫天命不可違，賈七爺也不言語與幾位就走了，夏侯爺道，勝老三你來來我有話說，勝三爺這才來在夏侯爺面前，說道老哥有話請講，小弟謹遵台命，夏侯爺說道，也未有別的話，前日有老師他，教我與你代信，教你在小兒秦尤身上，多加注意

，他心懷臣明，非真心悔過，要你多加小心，爲兄亦不便多說，你自保重了，說罷代着二位師弟，和尚老道，告辭去了，勝三爺一聽此言，一笑而罷，黃三太將三位老人家送出村外，還是戀戀不捨，走在樹林之內，造侯爺說道，三太還不去，伺候你師父去，難道說還能跟着我們走嗎，三太說道，三位師伯，小子我不忍與老人家分手，所以不知不覺來到此地，夏侯老人家一聽此言，心中一動，啊，我三弟若大年歲，已成風爛殘年，倘若歸天去了，三太學而未成，人人皆知他是勝三弟高足，勝三弟成名，有我等相助，倘若他故去，何人相佐三太成名晚，難道說還用老朽嗎，咳，今天我高了興了，不免我教他一手兩手，亦算今天他送我之情，於是說道三太，你將所會武術演來倘有不全之處，老朽教導於你，三太這才將拳法拉開，走行門，溜過步將所會的，慢慢一招一式將萬勝拳演出，不一時將拳演畢，夏侯爺說道三太，此拳乃是你恩師家傳之藝，今天你相送我等，老朽無物可贈，我有一套八卦拳，我傳與你罷，你可願學，黃三太是多精的主兒，趕緊跪倒身形，說道師伯賜藝，我太高興了，於是說道，你起來，我教與你，夏侯爺把身體站穩兩手下垂，由無極而生有極，然後一招一式演來，就見老人家，走的是八八六十四卦由乾爲天天風逝天山手天地痞，風地觀，山地剝，火地晉，火天大有，坎爲水，水澤節，水電屯，水火既濟，澤火革，雷火豐，地火明夷，地水師，艮爲山，山火賁，山天大畜，山澤損，火澤睽，太澤履，風澤中孚，風山漸，震爲雷，雷地豫，雷水解

雷鬱恒、地風升，水風井，澤風大過，澤雷遯，巽爲風，風天小畜，風火家人，風雷益，天雷无妄，火雷噬嗑，山雷頤，山風蟲，離爲火，火山旅，火豐鼎，火水黑濟，山水蒙，風水渙，天水訟，天火同人，坤爲地，地雷覆，地澤臨，地天泰，雷天大壯，澤天決，水天需，水地比，兌爲澤，澤水困，澤地萃，澤山咸，水山蹇，地山謙，雷山小過，得澤歸妹，不到一刻功夫，把八八六十四卦演出，又一卦變八卦，分爲五百一十二手，老劍客不多時演完，說道三太你照樣演來，黃三太跟衆位老人家，經的多，見的廣，各樣武術，已全見過，就是不得其門而入，今天夏侯爺一述說，黃三太如夢方醒，自己已明瞭多半，當時照樣一練習，夏侯爺甚是喜歡，稍爲有不正的地方，夏侯爺又給指正，二次演來，一點不錯，夏侯爺說道三太，你回去吧，有暇練習，千萬不可忘了這套拳，是老朽壓箱子底的玩藝，我等走了，黃三太只可點頭，老三位頭前走，三太不知不覺又送了半里，夏侯爺一回頭，見三太還跟着呢，夏侯爺說道，三太你回去吧，不必再送了，就是再送我無物桿贈了，黃三太一聽羞愧難當，就在此時諸葛道爺說道，師兄我看三太可教，待我傳他一趟桿棒，按說我這桿棒傳他無益，我傳他看我傳他用意，夏侯爺說好吧，紅蓮和說道，二位師兄，你二位均授三太絕藝，作爲今天送行之禮，小弟我若不傳顯着我太盛藝了，我傳一套罷漢拳好麼，夏侯爺說道，那太好啦，三太的名望以後平順興起，若不然三太他久後如何能會成名呢，閉言不表書說當時，就見諸葛道

爺說道，三太爲師伯有套杆棒一百○八招，按的是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你可願學，黃三太一聽說道，師大爺那好極了，小子我求之不得了，道爺說，你願學那就成了。這套杆棒的招數原本就是單刀的，亦是我自己悟出來把他改爲杆棒使用，今天見你大師伯賜藝，故而我才想起杆棒變刀的招來，我施展出來，你注意就是了，道爺這才伸手將杆棒亮出來，頭一手就是奎星摘斗，二手白蛇繞地，三手青龍翻身，第四手白虎探爪，書不重叙，不多時將前三十六天罡式練完，繼續又將七十二地煞，一招挨一招一式挨一式的練出，黃三太，亦是有根基之人，已得武術的精華，而且受勝三爺諄々教導，今日一見諸葛道爺，滔滔不斷演來，父將其中奧妙招數，施展出來，好似一座捧山，臨收尾又變爲救命三棒，用在單刀上，却是救命三刀，久後在施公案上，黃天霸學救命三刀，他不曾，他到李家集去學，此是後話，暫且不談，書說當時，諸葛道爺將棒招演畢，令三太照樣一練，那有不對的地方，道爺又給改正，話不重叙，於是三太將棒招學全，牢記心中，此時紅蓮和尚，踴躍長老，近前說道，三太我也賜你一手絕藝，你願學嗎，三太近前施禮說道，師叔賜藝，我焉有不英悅之理，請不吝珠玉賜教，我黃三太之幸福也，紅蓮和尚這才說道，二位師兄他們各賜一技，當然我也不能例外，我有一手羅漢拳，又名金剛八式，我且練來，你注意練習可也，和尚說罷，把拂塵往大領上一插，這才溜行門，走過步，且見得，有贊爲證，降龍羅漢千斤力，手擊雙鼎敵萬人，伏虎羅漢神威

廣，托鉢定式站中央老君八卦陰陽現，童子拜佛觀音堂，近身哪叱去鬧海，退步張生跳粉牆，上打插花來蓋頂，下踢五空梅花棒，喜鵲登枝沿邊走，鳳凰展翅最難防，擦陰掌專打敵將，連環腿慣把人傷，抱拳式，捧金剛，朝天一柱香，不多說，紅蓮長老把八式拳演完，三太一看，渺々茫茫此拳均見過，自己未注意。今日一見，和尚施展出來，他一招一式，看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老和尚教他當時演來，三太不慌不忙將八式拳一練，老和尚在旁邊指正，一連三次，將拳演熟，夏侯爺說道，三太，我們師兄弟各賜絕藝，將來闖蕩江湖，好自爲之，能爲定在我等以上，千萬不要自暴自棄，有藝善藏，不可招姪才好，是你回去吧，我們要走了，黃三太跪倒磕頭，老三位這才一飄身，揚長而去，黃三太跪在地下，既至抬頭一看，三位師伯然剝去遠，他呆々發怔，猛然自想說道，三位老人家已去，千萬可別忘了，三套絕藝，於是自己走着路，又重新演了一遍，尙未遺忘，這才歡歡喜喜回到自己家門，邁步往裡走，此時老英雄們均已走去，只剩下蕭杰、孟凱，願與勝三爺多聚會幾日，還有小兄弟弟們，共四十八名，真是說說講講高興至極，將壽事所搭的蓆棚，當日命人拆去，各項開消，所來的禮用不盡，還綽々有餘，不料勝老英雄因爲壽辰應酬賓客，以及飲食不調，竟生起病來，在先大家只想休養兩天料無妨礙，那知竟至纏綿不起，這時二俠孟凱，三俠蕭傑默察老英雄病勢，知道老英雄的病已呈危險之象，遂令三太等遍訪名醫，望江崗四大名醫全請到了，無奈老英雄

是，病現發於當時，可是病根已是早年暗種下的，在以前血氣充足，所以不甚介意，時到如今氣血已衰，而切爲邪風所侵，遂把舊年的勞瘁，一生的病根全引起來，越發的不可遏止，非藥石之力所能救治，當時縱有四大名醫，也是束手無策，勉強用藥，好似石沉大海，老英雄的病日甚一日，醫士們全不敢下葯了，三太跟二位老俠客商議給老英雄勝英預備後事冲一冲喜，一切衣衾棺槨一概從豐，要請起來老英雄的身後事，本該由勝奎自己辦才是，無耐那勝奎遠在宣化府黃羊山勝家寨，在先只望老英雄病能早日好了，就不必再給家中報道種種逆信了，後來老英雄這樣病重，更無暇兼顧了，並且黃三太對於老恩師，適非一般師徒可比，對於老恩師十分孝順，在這時黃三太對於老英雄的後事，一力担承，不讓別人管，所有衣套棺槨預備的十分齊備，這天午後有家人報，太倉州的秦尤崔通，柳遇春三鼠兄弟三人到了，黃三太心中一動，自己暗想，太倉三鼠與老恩師屢次結仇，老恩師念在明清八義之情，他又是晚輩，所以釋放秦尤，饒恕他不死，秦尤可是口中雖說是已知感化，不敢再跟老英雄爲仇作對，只是會聽他自己師傅言過，教他對江湖道上的朋友，言講他至死，必爲他父秦天豹報仇，倘若如何，看起來老恩師這麼感化他，依然換不過來的心來，此時他前來，不要再生出意外來，這位黃三太趕緊站起來迎接時，自己沒出廳房門，只見太倉三鼠急忙的進來，直奔東跨院，三太恐生出意外，可是老英雄屋中，有孟二俠蕭三俠守着，料他還不怎樣，三太索性縮住脚步，他讓

過去，只見太倉三鼠背後跟着自己家中看門的家丁，在三鼠的背後直說，你老先奔廳房坐坐，我們主人在廳房裏候着，只見那太倉三鼠假作耳不聞的，走進東跨院，黃三太是誠心跟在他三人的身後，看他們有一點不對的地方，就跟他翻臉，黃三太往外走，老英雄勝爺的幾位徒弟，也隨着三太過來，有一粒洒金錢胡景春，小毛遂楊香五，紅旗李煜，鳳凰張七張茂隆，玉面專諸饗孟嘗賀兆熊，猛金剛武萬年，愕太歲僕大勇，混江龍于藍，金標小飛熊藍玉，連仁義大俠黃三太共是十人，全隨着太倉三鼠的背後，來到東跨院，三間帶走廊的北房前，太倉三鼠，已竟掀簾而入，那名家人跟到門口，聽身後有脚步聲音，回頭見是主人來了，自己恐怕受責，方要說是他們不等通報竟撞進來，說是聽說勝老英雄的病重，等不得通稟的話，仁義大俠黃三太一擺手，立刻令他退去，跟着仁義大俠黃三太，小毛遂楊香五，一粒洒金錢胡景春，紅旗李煜，四人往前搶行兩步過來，知道二俠在屋內尚還不至頓生意外，遂到了窗下，先聽一聽裏面的動靜再說，跟着就聽得屋中，有人大放悲聲，一邊哭着，一邊說道小姪萬沒想到老伯父竟病到這樣，小侄沒有早些來到老伯父前多盡些孝心稍贖已往之罪，深悔已往不該那麼糊塗，錯非是伯父念在我死去天倫之面，那還有我的命在，九放我秦尤，我的大良何在，所以我異常愧悔，這次聽說黃三哥與老伯父慶八旬大壽，小姪遠在千里一時趕不了來，今日趕來，本指望常在老伯父身邊求伯父的教訓，使我不至再走入歧途，不想伯父竟病到這機，小姪的

命苦到萬分了，就到這裏痛哭起來，窗外黃三太、胡景春、李煜、楊香五，不禁全生好贊嘆，秦尤居然也天良發現，把師父與他深結的冤仇，一筆勾銷，這倒是難得的事，可見師父一片仁慈待人，倒是成完了不少惡人，這師兄弟四人，回頭兒只見張七等全在身後，遂向張七道，我們到屋裏看看罷，十弟子一同來到屋中，只見秦尤跪在床前，柳遇春、崔通站在秦尤的身後，二俠九頭獅子孟凱，三俠蕭傑，全緊靠着床前站着，暗中保護着勝老英雄、黃三太等十弟子來到屋中先向前把秦尤扶起來，賢弟請起，我師父病雖然不輕，可還不至於有甚麼危險，賢弟你不要這麼悲傷，免得老人家，也勾起了傷心、於病體有碍，賢弟你一番孝心而來，若是給老人家添了病豈不是反爲不美，秦尤一聽，立刻站了起來，拭了拭淚痕，隨即向三太施禮，孝三太一邊答應，一邊看那老師的情形，見老師面上也流下兩行淚，二俠始終一語不發，見三太等進來，才離開了床前，這時黃三太向師父面前，問了問老師，這半日怎樣了，老英雄勝英，向三太道，我心中倒不覺怎樣，只爲你兄弟前來，這纔知道痛悔前非，不再與爲師的爲仇作對，這種情形，倒教爲師十分抱愧，你們往後對他，也不要再起甚麼疑心，一切事看在爲歲的面上，要竭力的看顧他，不要錯待了他，就算你們孝順我了，當時黃三太，還是不敢深信秦尤，但是老師既然這麼說着，只好是連連答應，隨即向秦尤道，賢弟請坐罷，秦尤道，三哥不要照管我，我現在可說是痛改前非，自己要回心向善，作個好人，猶其對於伯父面前，我

要盡一點孝心，贖一贖已往之罪，衆位仁兄賢弟要多原諒我，秦尤以往之非才好，當時秦尤這番話說得大仁大義，黃三太等全十分訝異，因爲這種事實，出於自己的意料之外，當時黃三太遂慨然說道，賢弟你只要能够知道已往之非，我師父，實有疼你之心，我們全是自己，弟兄何用客氣，方說到此時上的老英雄勝英喘吁吁的招呼道，秦尤你過來，我有兩句話對你說，秦尤忙到了床前，俯着耳朵，向老英雄問道，伯父，你有何言教訓小姪。勝老英雄未從說話，聲音帶出淒慘，流出一點淚痕，向秦尤道，賢姪，當年我與你父之事這些年來，當初的真情實況，總該盡知了，一股香燒在神前，死生不能易志，所以爲伯父的對於你們孤兒寡母盡力週全，我不能置之不顧，賢姪你屢次與我爲仇，我是只想你是孝子，就是死在你手中我絕不怨你，我所以九次放你若依看他人那還有你的命在，所以爲伯父的一片苦心，只想着把你感化過來，將來我也好在九泉之下見你的天倫，賢姪，如今我一病不起，就是把仙丹求來也難以活命，你想報仇，就着我有這氣在尚不爲遲，你若是自知錯悞，悔過前非，你的將來尚不難成名露臉，你可要想想你這伯父死了，你再找像我疼你的人，只怕就不易了，賢姪你能回心轉意，是你的福田，你若是再執迷不悟，我也無法再勸你了，只好由你吧，老英雄說到這句話，竟喘得說不上話來，秦尤硬咽着道，伯父，千萬不要再傷心，小姪是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我若是再那麼糊塗，簡直是非爲人類，我已往的無禮，伯父全能原諒我，我感伯父的大恩不盡

，我這時只恨不得伯父病早好了，我在你老面前多盡些孝道，稍贖我的已往之罪，這秦尤說到此，老英雄勝英，在枕頭上微微點了點頭道，好賢姪，不枉我疼愛你一場，你只要是自己知道自己努力向上，爲伯父的就放心了，你下去歇息歇息，這裡跟爲伯父的自己家一想，你不要拘束，爲英雄強梁一世，不想到此時還得受床頭之苦，我有些累了，你去吧，楊香五遂令師弟們把秦尤崔通柳遇春三人領到廳房裡待飯，黃三太，楊香五，胡景春，李煜，容他三人出屋，隨湊到師父面前，黃三太開口道，師父，你老人家累了，勝老英雄睜眼看了看，遂說道，他們呢，三太道，衆師弟們陪到前面吃飯去了，師父，他三人來到這裡，還有歹意，師父又是病着，不要埋他，我們把他三人打發走了就完啦，老英雄微把頭搖了搖道，不可，你們千萬不要沒有容人之量，這時聽秦尤的話語，實在是已有悔過之心，他自己天良發現，你們不要再像從前那樣看待他了，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只要他秦過自新就不失爲好人，冤家宜解不宜結，得容人處且容人，我們若是沒有容人之量，焉能有今日，爲師深信，報應昭彰，因果循環之理，我不欺人，人不欺我，爲師九放秦尤，爲是收服他的心，今日他來到這裏，見爲師已竟病到這般模樣，他很是悲傷，這足見他心存悔過，痛改前非，我們何必再跟他結怨，不給他留自之新路，你們想是不是呢，再說爲師已到了奄奄一息，只還有這口氣沒斷，就讓他還懷着歹意，我還怕他甚麼，至大不過是我早死兩口而已，你們把這層想開了，就不再嫉視他了。

，黃三太等聽師父這番話，依然還是一片忠厚之言，自己不便再說甚麼，楊香五在一旁遂說道，老師您不要太實心信他，據小子看他簡直，未必是真心實意的改過，依我看，還不如把他打發走了倒好，當時勝老英雄擦了擦眼皮向香武看了看，說道，香武，你要這麼沒有容人之量，辜負了爲師素日，教訓們們之意，你要知道，爲師一生是抱定了，不趕盡殺絕的主意，爲他人留餘地，所以我有多少次身臨絕地，全是絕處逢生，少賣弄一分聰明，就是多種一分福田，你往後要趕緊改這種性情才好，楊香武，沒勸成師父，反教師父說出這種話來，嚇的自己不敢再言語，三俠蕭傑見香武反倒受了申斥，自己怕香武臉面上不好看，遂湊到床前道，老恩兄不必責備香武了，他也是一番好意他不是故意與他們過不去，人心隔肚皮，誰又能看見他的心呢，再說以往他若是沒有那種行爲，要是疑心他那算是不念義氣，疑心的不當，就他我已往的情形，實覺居心叵測，畫龍畫虎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我們倒不能不加以慎重，我們以恩義度他，倒也是一番好事，教小兄弟我不要得罪他，只教他們在秦尤身上多注意就是了，蕭三俠說了這些話，勝老英雄在枕上點了點頭，遂即向三俠蕭傑道，你們要善體我這點念舊情，多照管三尤吧，老英雄在到這裡，還要話底下的話，太倉三鼠從外面進來，老英雄把話停住不說，秦尤等來到床前，黃三太等全閃開，向三俠孟凱，三俠蕭傑一使眼色，來到堂屋，黃三太向三俠附耳低聲的囑咐咱老人家不要離開老師，我們到前面計議計議，三俠蕭傑恐怕

小弟兄們再有甚麼舉動對付秦尤，惹得老英雄不快，遂囑咐三太等要體師父之意，不要過於與他們爲難，三太等答應。當時二位老俠客各仍回到屋中，十位小弟兄全是彼此暗打招呼，出了跨院。來到廳房小弟兄們彼此一計讓，對於太倉三鼠這一來，還是真是塊大病，這時要把他得罪走了，定要惹得恩師不快，而且恩師也未必願意，並且也顯得我們沒有容人之量，當時若是不把他打發走了，就得時刻隄防，這豈不成了關上門養老虎了麼，當時黃三太等十分猶疑不決，還是歐陽德與楊香武道，我們是一方面保全恩師的忠厚之念，一方面監視着他們，據我看秦尤實是沒懷好意而來，老人家還是十分疼愛他不肯得罪他，這種地方就在我們對付他了，又得別得罪他，又得保護着老人家不生意外，我們最好是別放鬆，時時刻刻別離老人家左右，白天幾人時候着，晚間我們誰也別脫懶，要有一位算一位，在老人家身上盡點孝心，守着老人家。那總不至有差錯了，賽毛遂楊香武出主意，人的精神有限，守個三天兩天的成，老恩師就是病好或是壞了，一天半天的那就判斷出來，最好分班守夜。我們按着前後夜守着，這麼着就不至於把大家全熬病了，黃三太遂依着楊香武的話，把四十八人分作兩班，是按着頭一撥二十四小守前夜，前半夜子時換班，那二十四小再換後夜。趕到這第二日倒一個班，前夜的改作後夜，後夜改守前夜，這麼輪流着，自然就可以全有歇空了，計議好了。前夜二十四位是一洒金錢胡魯春，仁義大俠黃三太，紅旗李煜，鳳凰張七，玉面專諸賽孟嘗賀兆雄，猛

金剛武萬年，楞太歲僕大勇，金標小飛熊藍玉，白馬李智李七侯，小太歲張凱，金眼雕邱成，小方朔歐陽德，黑太歲褚彪，鐵臂猿猴李佩，花刀無羽箭賽李廣劉世昌，鐵旛竿蔡慶，玉面金剛計永強，花驢賈亮，恨地無環鐵霸王金頭老虎賈明，賽北觀音蕭銀龍，賽張飛華志龍，醉尉遲華志虎，這二十四位全是頭一夜的前班，後夜二十四位是賽毛遂楊香武，小玄壇丁龍，賽皂王丁虎，笑面書生屠世遠，魚眼高恒，追風小俠劉雲，分水獸張玉龍，玉麒麟白俊，銀貔多白義，玉面子都白璧，雙刀無敵毛普，大力金剛石蘭，玉玲瓏華雄，癩金蟾謝應傑，鐵掌熊武顯，玉面分水小白猿秦浩遠，玉面小如來閔德俊，金槍太保劉銀祥，神刀太保劉福祥，花槍太保劉祿祥，鐵掌方飛，神槍小太保錢文華，這二十四小守後夜，到了子時過換班，至於二俠孟凱，三俠蕭傑，因為有了年歲吃不起多大辛苦，所以只在白天替他們照看着老英雄勝英，在這一分好了班守夜，勝老英雄屋中就算時時有人，可是太倉三鼠自到這個，人家四十八小分班守夜，他三人不能自己說也跟著守夜，可是比他守夜還下辛苦，有時整夜服侍，絕不帶絲毫倦容，無論是甚麼事全槍着幹，服侍老英雄這份盡心，真是令人可敬，在先二俠孟凱三俠蕭傑也不敢信任秦尤沒有惡意，後來一看秦尤在老英雄面前服侍，衣不解帶，寢不安肅的情形，二老俠全相信秦尤是真被感化過來，對於他兄弟二人絕不再生疑惑，可是勝老英雄的病體日甚一日，只有沉重，絕不見絲毫減輕，這時仁義大俠黃三太對於老英雄的後事，已預備的

齊齊整整，這位老英雄自從病勢轉重以來，一恍就是十幾天的光景，這時已到五月末日，四十八小晝夜輪流着守護，日子這一長，任憑你多大精神，也可以耗疲乏了，四十八小，雖說是前後夜換班，可是那班人與老英雄均是情同至親骨肉，處處關心，全想着在老英雄身上盡點孝心，才不辜負老人家相待那分深仁厚義，所以明是該着這班人歇息了，要是一聽見一點聲響忙即起來看望，恐怕老英雄有個好歹，這一恍是半月的光景，四十八小，一個個熬得人困馬乏，這樣再有十天半月簡直就全得病倒，這天正是五月初七日，老英雄勝英在午未申初時候，由昏沉中忽的醒轉來，見黃三太等在身旁時候，老英雄在枕上微點了點頭，輕乚嘆息了一聲，三太忙湊近了老英雄的面前說道，老師您這時覺着怎樣，老英雄勝英喉中發出細微的聲音道，很難爲你們了，爲我這病，把你們全累壞了，黃三太道，師父您不要說這樣話，弟子等全是受恩深重，沒報答過恩師，這時老師在有病時候，我們若不稍盡孝心，天良何在，勝老英雄點了點頭道，你們存心如此，足見心地清白，恩怨分明，這才不枉我疼愛了你們一場，你們從此後要本着爲師的寬洪大量，忠厚待人，那時定然在江湖道上成名露臉，老英雄說到這裏，有些口乾舌燥，遂把話頓住，香武道，老師可喝些稀粥麼，老英雄點點頭，自己要扎淨着坐起，那知莫說是起來，連頭全沒力抬，三太等扶着老英雄坐了起來，三太跟紅旗李煜兩人左右扶着，老英雄半躺半坐的，喘息了半晌，自己嘆息了一聲道，爲師自少年即入江湖，後來

自掌十三省總標局，憑掌中一口魚鱗紫金刀成名天下，想不到如今病倒床頭，連起坐全不成了，看起來，蓋世英雄也禁不得一個病字，完了，我不過多延遲一日，多教你們受一日的辛苦，我們是緣盡今生，師徒們再想相聚，須待來生，老英雄說到這，香武過來，端着一盃稀粥，聽得師父說這種話，不免落淚道，師父您不要說這種不吉利的話，今天的精神氣色很好，老師的病一定有轉機，我們但盼老師好了，我們也可在您跟前多盡一點孝心，也多得一日的教訓，您先喝一點稀粥。壓壓浮飲，當時這位老英雄喘吁吁的向香武點點頭道，你是一片孝心，爲師的也願病早日好了，只是你們那知道爲師的病非種於今日，早已種下不治的病根，一旦間氣血一衰，立刻全發現了，病入膏肓，就是華陀復生也難以藥救，爲師我自己知道自己的老病殘軀，直到了今日，纔算是終了之時，你們不要妄想我好了，三太你們趕給你師弟勝奎送信他能起來，我還有幾句話囑咐他，教他千萬不必與秦尤再爲仇了，三太等連忙點頭，可是在這個時候誰願離開老師，黃三太楊香武小哥哥兩在忙亂之際未給送信，心中指着風好不時勸着恩師，吃了半盃稀粥，三太等全暗暗歡喜，今日師父能進些飲食，或者許是有轉機也未可知，彼此全是一樣心情，全有些萬一的希望，老英雄吃完了稀粥，倚在枕上休息了會兒，閉目合睛的沉了一沉，立刻又把倦眼睛睜開，向身旁看了看，隨向仁義俠黃三太道，天到甚變時了，三太道，申末酉初了，老英雄點了點頭道，你們該着休息休息去，我用着你們再招呼你們吧，

三太道，師父不用惦念我們，我們昨夜睡的挺足未有甚麼勞累可言，勝老英雄咳了一聲道，你們不必瞞着我了，我病中雖則昏睡，但是我心中時時是清醒的，你們的一切我已盡知，我不能早早撒手，累得你們容顏憔悴得可憐，你們待爲師的情至義盡，爲師的也算沒白疼你們，三太呀爲師身後事一定全累贅你了，我想不到得了你們的濟，勝奎太不能盡子職了，三太道，老師不能錯怪他，他遠在黃羊山勝家寨，並不知恩師有這場病，弟子給您預備了，爲是冲冲喜，但盼您用不着他才好，勝老英雄道，害，你不用枉想了，你把壽衣拿來我看看，三太等明是不願拿來讓老英雄看着傷心，只是不敢違命，把預備的衣裳等全拿到老英雄面前，讓老英雄全看了，老英雄不住點頭道，難得你給爲師備辦得這麼齊全，這實在難得了，爲師今日深信因果循環之理，我當初不負我恩師，得藝不敢忘本，輪到我自己，更遇到你們這般孝心的徒弟，將來你們傳後代，收徒弟的時候，自然全要得着徒弟的孝心來對待你們，當時三太等齊道，我們那敢比恩師，只有體着恩師的行爲去作，決不敢有背老的師行爲，勝老英雄遂點了點頭道，你們若是能够這樣體爲師之意，爲師決沒有不甘心的了，當時老英雄說這幾句話，也得閉目休息休息，香武道，老師，您還是倒下休息休息吧，老英雄遂又睜開眼看了看，隨即向香武道，秦尤他們呢，三太香武等說道，他們夜間守夜過乏了，所以這時得休息，老師招呼他們麼，老英雄搖了搖頭道，不用招呼他們了，老英雄說到這裡自言自語道，畫龍畫虎難畫骨，

知人知面不知心，三太聽着就是一驚，忙問恩師此話從何說起，莫非太倉三鼠還有歹意麼，這時候老英雄勝英看了看三太，眼前的一般弟子們，隨即搖搖頭道，你們不要多疑，你們只要抱定了，立志不交無義友，存心當幫有恩人，那就無往不利。老天必不絕這種好心之人了，歷來忠厚者多種福田，奸狡者多種冤孽，總要學，能放手時且放手，得容人處且容人，爲師的雖然倚仗着三隻金鏢壓綠林，甩頭一只鎮乾坤，魚鱗紫金刀縱橫十三省，我是處處不背俠義道的天職，時時不敢忘掉萬笏松竹觀，老師門戶中的規戒，以忠恕之道待人，以忍耐吃虧克己，這就是找一生的本分，才能够逢兇化吉遇難呈祥，若不然有多少勝英也活不到今日了，當時這位老英雄一片金石之言，把三太等的疑念才消釋了，這天已竟將要黑了，黃三太等見師父今日比較平時好得多了，這才向那紅旗李煜道，你們把老恩師扶着歇歇吧，老人家乏了，勝老英雄遂睜眼看了看，只見這些弟子們全在面前侍立着，自己躺下，爲的是讓一般弟子等好歇息歇息，自己遂慢慢的躺下，老英雄這一歇息，三太向師弟們囑咐着要好好看着師父，三太奔前面來，就見家人進來說道，門外有人下書，說是班家寨打發來的。黃三太一聽，忙一擺手，家人退去，黃三太是怕三鼠秦尤他們知道，又生別的枝節，自己一語未發，趕緊來在門外一看，門口站着一人，黃三太不認識，見此人身高六尺開外，細身材，白淨子，見他頭帶六楞抽口壯帽，髮邊斜插粉絨球，兩道英雄眉，一雙大環眼，目如朗星，光華灼灼，大獅子

，唇嘴，大方耳垂輪，臉面白色透黃，一望而巳是情花之人，身穿粉色綉花大氅，內襯二藍綉花的短靠，粉紅色內褲子，纏着黑白花朵，抓地虎靴子，腰中一巴掌寬的杏黃板幫，杏黃色的十字絆，燈籠惠兒飄々擺々，脇下懸掛標囊，看年幾二十多歲，不到三十，黃三太一看不認的，趕緊抱拳拱手說道，閣下你有何人的書信，請道其詳，你我好來談談，那人說道，某家，姓程，名英，字天鵬，奉我恩師所差，有書信面交勝老英雄，閣下莫非是，勝老英雄之高足，人稱仁義大俠黃三太嗎，黃三太一聽，人家知道自己姓名，含笑點頭說道，小小賤名，何足掛齒，此地不是談話之地，請裡面談罷，指手相讓，那人跟踪而至，到了前院書房，此時黃三太不知道人家有甚麼事情，未敢往後院讓，故到前院書房，分賓主落座，家人獻上茶來，黃三太說道，不知程大英雄遠路至此，未能遠迎，當面恕罪，程英說道，天鵬來的鹵莽，黃大英雄海涵罷，黃三太道，豈敢，豈敢，單不知貴老師是那位，有書信相交敝業師，有何事情，請你明白的賜教爲幸，程英道，才由懷中，將書信取出，雙手呈於黃三太，口中說道，煩黃大英雄代轉勝老明公，或是我親自面交亦可，黃三太站起身形，將書信接過一看，上寫面交勝三爺台啓，下款班山頓首，說道，程大英雄，業師年邁之人，在壽日勞累過度，近日又受感冒，已然睡下，程大英雄若知其中事情，請你仔細講說明白，等業師睡醒，我學說也就是了，程英這才不慌不忙，述說一遍，黃三太一聽，吓了個魂飛天外，魄散九霄，心中害怕的了不得，

可是面上不敢出來，看官，你道他說出甚麼話來，原本自從勝三爺作八十大壽，衆英雄紛紛而來，始有伏虎羅漢法元，代領四個徒弟，明月，明性，明志，明修，由河南伏虎寺動身，趕到浙江紹興府，山陰縣望江崗，離聚傑村十里之遙，臨江驛樹林，劫上壽的人等，頭一夥，是粉面如來閔德俊，二一撥，火德真君孔華陽，動上手老和尚露了一手功夫，叫蛇行出洞府，孔二爺被窘，正在千鈞一髮之際，老劍客振三山，轄五岳，大頭鬼王，鬼愁，夏侯商元趕到，嚇走了伏虎羅漢法元，法元僧帶領四個徒弟，出了樹林，順大道就走下去了，直不住回頭觀看，恐怕有人追趕下來，走了有五十餘里，師徒四人，才慢慢行走，老和尚法元說道，明月很想不到，大頭鬼起來將圍解了，否則我師徒大鬧他的壽堂，於我恩師報仇雪恨，今日一旦如此，可謂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了，想當初，我老師與老劍客艾蓮池爲仇作對，那一次理由也不充足，我老師他就扭天而行，結果身敗名裂，我師兄弟四位，他們早已命喪，我所不死者，因我尋師不遇，躲在伏虎寺苦練，自以爲能給老師報仇雪恨，其不知冥冥中還是不能如願，看起來，還是不能越理胡行，常言說，大英雄應當恩怨勿明，天不佑惡人，此語果不虛也，可是恩師教我一場，師之仇人，即我之仇人，結果不能報仇，今次你我師徒，僥倖未出舛錯，報仇的話，大概來說今世休惹啦，老和尚師徒正在說話之間，猛抬頭一看，前面有座鎮店，師徒們進了大街，往來行人真是不少，東西大街，南北的舖戶，他們師徒正望前走，路南有

坐店房，老和尚一抬頭，店夥趕緊往裏讓，說道：老當家的，天晚了，你不住店嗎，我們這，房屋乾淨，房錢便宜，吃葷吃素均有，老師夫別往上趕了，伏虎高僧一聽，店夥說話格外和氣，心裏一高興，邁步往裏走，明月等四人亦跟着進來，店夥將老和尚讓到上房，打臉水，泡茶，問道：老當家的，此時吃飯嗎，還是再待一會，老和尚一看天氣，酉時快過啦，說道：我師徒喝盃水，先休息休息，你先伺候別八，我們吃甚麼再叫你，夥計這才走去，老和尚坐定一想，自己所作所爲，實在是不對，思想起來還是真害怕，這功夫店夥又進來陳道：老當家的，吃甚麼你吩咐罷，天已黑了，說道話把臘燭點着，老和尚說道：你給我師徒來饅首，干飯，來點菜湯就得了，我們吃素吃慣了，夥計而聽此言，點頭而去，功夫不大，熱氣騰騰的，就給端了來了，他師徒吃喝不必細表，少時夥計將盃盞拾去，又給泡了壺茶，他師徒閑談，到二更天老和尚打坐安眠，四個徒弟倒在坑上和依而臥，一夜晚景不提，次日老和尚洗臉漱口，吃了早飯，這才算還店帳，帶領四個徒弟，打算早夕趕回河南伏虎寺一忍，報仇的事，拋在九霄雲外，學個靜坐參修，不貪俗事，他師徒這日正往前走，忽聽後面跑來一人，離着遠看不很真，到了近前，老和尚仔細一看認識，是許久未見的老友，班山，班小峰，這時那老者近前一看，知道老和尚功夫高強，又是個友朋，趕緊抱拳拱手，大聲說道：老當家的，你們師徒五位由那裏來，上那裏去，老和尚並不隱瞞，將替師報仇的話一說，老頭子班山班小峰一聽

，連忙說道，老當家的，你有此心何不早說，我的徒弟程程英天鵬，他父親佔二龍山，姓程名士俊，與他師弟林士佩，均死在老兒勝英之手，他屢屢要求我與他父報仇雪恨，我因無隙可乘，今逢老當家的你也是替師報仇，那可太好了，請你到我的小島，咱們合計合計，怎麼入手呢；老和尚聞聽一擺手說道，班施主，報仇的心，我算是去百分之九十九，我幾次均未成功，報仇，再的話只可來世說罷，班山說道，老當家的你說那裏話來，休長他人志氣，滅却自己的威風，千萬不要爲難，你一人不成，有我們兄弟二人，你只管放心罷，就是你不報仇，我們還找他去報仇呢，老當家的你不用爲難，一切你不用管，我與我二弟及前後山的寨主，徒弟，子姪，不下三十餘位，找他報仇，我想是易如反掌的事，老和尚一聽他說的話，一陸又把淨氣勾起，好勝之心已動，點頭說道好罷，只要我看你們報了仇，我老師的仇亦算報了，說話中間，老和尚抬頭已看，前面來在一座大山，高與雲齊，班山班小峰，王摺下嘴唇咬匕一打胡哨，不多時就見有人轉出山口，站在高坡一看，是本山大寨主班山，趕緊單膝點地，說道，大寨主爺你回來了，班山一擺手道道，起過了，你趕緊到大寨報告二寨主，就說我陪着伏虎高僧他師徒五人來了，教他擺隊相迎，那人站起身形，扭頭而去，功夫不大，就聽噹噹的鑼響，老和尚就抬頭一看，出來的人真不少，頭前是削刀手，俱是花布纏頭，藍衣布，小打扮，紅背心，沿着黑邊，自月光，上寫着卒字，二排是撓鈎丰，身穿黑背心，沿白邊，是白月光，寫

着個本字，三排是弓箭手，左手持弓，右手扣箭，穿戴與二排一樣，背心是黃色，四排是彪形大漢，穿着長大衣服，垂手而立，再望後看，有八位寨主，再次有六位年輕的英雄，最到末尾，有一家寨主，身高足有七尺，微然有點馬蜂腰，真是身形高大，背厚腰圓，威風凜凜，相貌堂堂，此人年幾約四十多歲，不到五十，滿面花斑點，生就是虎目劍眉，頭戴二藍色鴨尾巾，橫嵌一道黑絨，相襯碎花絨球，大獅鼻子，火盆嘴，大耳垂輪，海下一部黑鬚，身穿醬紫大擎，藍緞子綉花中衣，兜襠滾褲，搬尖魚鱗及鞋，打着花裹腿，腰中擊着杏色英雄板帶，惠頭雙飄，老和尚來到那人近前看，並不認識，班山，班小峰一看，說道老弟不認的嗎，這位當家的，就是我跟你提的那位伏虎羅漢，法元高僧，來來來，快與老人家見禮，回頭又對老和尚道，當家的，比位是我二弟班海，斑振江，你二人多親多近，班海聞聽，是與兄長交稱莫逆的高僧法元，趕緊拱手說道老當家的，這是那陣香風把你老好家吹來，使我小寨生輝，老夫得會高僧，老和尚雙手合掌，說道老衲有何德能，致二弟親身來迎，老僧愧甚，班山說道老當家的，咱不是那個交情，怎麼與二弟到客氣起來了，班海這才哈哈一陣大笑，指手望裡讓，此時各隊的嘍兵，分列兩排，拿刀刀衝下，拿弓弓着地，拿撓鈎的將鈎放在身傍，均是垂手而立，八位寨主，分列兩傍，六位少年，站了三對，老和尚與班家兄弟，攜手進了頭道山口，看見大寨，門外有三四百隻兵，在兩傍時候，他們進大寨門，到了二道寨門，也有二

三百名恭候，不多時越過三道寨門，就看見分賊聚義廳了，不多時進了大廳，大寨主執手相讓當中太獅椅子，老和尚一看有兩張太獅椅子，披着虎皮，墊着紅毡，一望而知是本山二位寨主的座位，老和尚法元，闖蕩江湖一輩子，還不懂的那個嗎，不由一笑說道，二位不必虛讓，側面打座好了，班大爺一想可不是嗎，自己朋友，怎麼到虛讓起來了，教人將座位擺好，分賓主落了座，有婁兵獻上茶來。二寨主說道老當家的，你在河南伏虎寺修真養性，因何一旦來到浙江地面，必是有事罷，班山接着說道，老二，老當家是這麼一段事，就把老和尚去望江岡，找勝英報仇的話一說。話未說完，就聽有一人大放悲聲，嘖冬跪在當中大哭，老和尚抬頭一看，此人站起來足有六尺開外，生來的好樣，頭戴六楞抽口肚帽，鬚邊斜插絨球，閃披着粉紅花大擎，他跪着看不清中衣，與下身的穿戴，望臉上看，白淨面皮，白的一點血色已未有了。好相東方發亮的窗戶紙一般，老和尚心說，噯，年輕七的貪淫好色，有麼好處，看他這個樣子，準是探花之賊，心中之術，並未講出口來，只聽二位寨主一口同音的道，程英你有甚麼爲難的事，只管說來，不要學女子情常，大英雄作事，那有哭的，程英聞言，止住悲聲說道，二位老人家，孩兒我聽說與勝英匹夫作對，想起我父與我林叔父之仇，焉得不爾，請二位老人家協同老和尚，給我父親與林叔父雪恨，不光小子我感德無既，就連死去的林叔父，也要含笑九泉啊，老和尚聞言說道，班大兄弟，此子是程士俊的後人嗎，相當年勝子川七度林士佩

，捉拿程士俊到案打官司，他二人死在雲陽市口，那時節，林小姐趕到，活祭林士佩與程士俊，後來吳占元規法場，一場鏖戰，官軍亂刀斫了林士佩與程士俊，吳占奎等，老僧遂未在場，我知之最詳，想不到程老弟，他又有後人了，此事隔十來年了，班山說道，咱光顧的說話了，我也未與指引，說罷程英你起來，這不是老當家來了嗎，我們就商議報仇了，你站在一旁去罷，程英這才叩頭起來，班山說道，前，後，左，右，東，西，南，北，八位寨主，與小兄弟們報名相見，這才有入說道，老當家的，我姓趙，名思，字盡臣，我是前寨寨主，這廂有禮了，老和尚一擺手，又有人說道，高僧我姓孫，名孝，字敬廉，是後寨的寨主，我這裡拜揖了，他二人退回，又上來二位，就聽有人說道，老和尚，我姓周，名節，字竹村，是左寨寨主，又有人說道，大師夫，我姓鄭，名義，字有方是右寨的寨主，他二人見禮已畢，又來了四位，是東，西，南，北，四小寨的寨主一位姓馮，名水，字清源，二位姓褚，名河，字清潭，三位姓蔣名海，字清潔，四位姓韓，名源，字清溪，因位一齊說道，老當家的，我等這裡有禮了，老和尚雙手合十，口念彌陀佛，衆位落坐談話罷，這時又見六人一齊過來說道，高僧，我叫班金龍，逃金虎，班金豹，班金彪，最末尾姓程名英，字天鵬，衆人見禮已畢，老和尚雙手合南，說道此六位，莫非水湖人稱班家五虎，一條龍麼，大寨主班山說道，年青的，那值得你老人家抬愛，不過他們自己胡起罷了，老和尚又將自己四個徒弟，叫過來說道，見過二

位寨主 與衆位英雄，明月 明性，明志，明修，四個小和尚，與二位寨主問訊了，又與各位見禮已畢，此時天已正午啦，有嘍兵調擺棹椅，請老和尚素筵吃齋，老和尚並不客氣 入坐吃喝 二位寨主側座相陪，四個小和尚，有六位少寨主，與八家寨主 坐了三棹，一同吃喝，不多時酒飯已畢，有人打過手巾把，漱口水 跟着泡上茶來，衆寨主各回汎地，六位少寨主分二撥查山，餘者陪四個小和尚談念，不提他們談話，再表大寨主班山，班小峰，二寨主班海，班振江，與伏虎羅漢法元，議論如何去望江崗報仇的事，老和尚法元說道，二位老弟 據老衲觀看，望江崗黃三太家中，除去大頭鬼夏侯商元以外，能敵老僧是無有幾位，倘若大頭鬼不走，老僧又是白染一場，所以我對於報仇的話，還是不想，二位兄弟既是胸有成竹 那麼二位就請道其祥，老衲也好放心，二寨主說道，高僧太謙了，若依我的意思，是這麼如此如此，高僧你合計合計怎麼樣，伏虎羅漢法元一聽，那個主意 到是不錯，就連老劍客艾道爺來了，也是無用，接着說道，就這麼辦吧，你寫請帖，約他前來赴會，勝子川是衫木桿能折不灣，他見信決不能不來，言詞寫激刺點，他一定前來，到那時依原定計劃，於他週旋決逃不出咱手去，二寨主他人稱賽諸葛，花面魔王，心中韜略頗好，比大寨主鐵面金鋼班山，班小峰論文論武強的多，故此胸中不加思索，如此這切準能成功，不多時將請帖寫好，問少寨主道，誰願望江崗送僧，這功夫正趕上入雲龍，程英，程天鵬在此，趕緊站起身形說道，義父，孩

兒我去如何，二寨主一看說話之人是程英，說道你去也好，可是到在黃三太家中，見着勝英當面遞帖，千萬不要多事，到在那就提是奉師命前來，請老人家赴宴，以武會友，決無反意，請他們放心，來人越多越好，決不是洪門會，這一層千萬教他們放心，把話說的代點激刺，你起身去罷，程英這才出了大廳，來到帳房，拿了三十兩銀子，至自己住所，收拾一個小包裹，帶上軍刃，順山道出山，在路上有事即長，無事即短，這一日正往前走，不知不覺到了聚傑村，與人打聽黃三太的住所，村人指引明白，程英到了大門說道，裏面有人麼，黃宅家人黃升說道，啊，你是那裏來的，到此有何事情，你找誰，程英他多了一個心，開口說道，我是浙江東南藏天島，班家寨，大寨主鐵面金剛班山，班小峰，打發來的，找天頭鬼王夏侯老劍客的，還有書信要當面呈遞，家人黃升一聽，藏天島，班家寨，與黃三太師徒並無來往，說道，道位英雄來的不遇時了，夏侯老劍客早已回山了，此處就剩三俠三位老人家了，程英一聽心說老和尚最怕夏侯商元，今天他已走，可謂放胆而行，不用顧忌了，於是說道，那麼你給往裏回一聲，我見勝三爺罷，因為我這事還是很重要，我決無夕意，勞你駕罷，家人說道不客氣，你稍候一候罷，程英點頭，黃升進內，來到客廳一見主人黃三太，這才一說有人下書，黃三太教怕教大家知道又出是非，一擺手跟着出來，一看不認識，這才問明原委，程英將請勝老英雄藏天島赴宴的話，述說一遍，黃三太他知道老師病體沉重，再要教老人家知道，有人請去

赴宴，去罷不能，不去罷，將一世英名付於流水，故此心中很爲害怕，而且而上不敢代出來。只可面代客容說道，有勞程大英雄遠路而來，敝業師身體不爽，你將書信請帖交給我吧。是日業師無論如何是要去的。程英說道，黃大英雄那裏話來，我們小島敵寨，是以武會友，又不是兇殺仇敵，與老英雄勝三爺又無仇恨，故此抖胆擺宴，欲要聯歡，所爲要瞻仰老英雄一生之爲人，千萬別說是宴無好宴，會無好會，今非日昔之洪們宴耳，老人家勝三爺，一生爲人正直，決不能以君子之心，度小人立志啊，黃大英雄，千萬不要疑會，決無妨害，赴宴人越多越好，黃大英雄不信，是日到敵山就知道一切了，既是老英雄此時身體不爽，我亦不便面見啦，月之十五日，我在敵山恭候吧，黃三太道，那麼也好，程英說道是日你師徒準去呀，千萬別教我當中受責，說我不會辦事，黃三太一聽冷笑一聲譏道，黃某自跟隨業師，走南七，闖北六，就不曉的失信，何況我的業師呢，程大英雄，你放心罷，是日我們一定準去，程英聽吧，點頭笑道好吧，那麼我告辭了，咱是那日見啊，說吧站起身來，邁步往外走。黃三太送至大門外，點頭而別，不提程英回山預備一切，單說黃三太愁眉不展，來在後面，有心與二位老俠說知，又恐怕二位老人家代出樣子來，教恩師着出來了，於他的病有碍，自己反上攪下，心中忪不安，不知如何是好，忽然自己說道，我先看看請帖是怎麼寫的，是那一天的事他把請帖，打開一看，是月之十五日，勝老英雄赴宴，以武會友，下款具名是字法元班山頓首，黃

三太一看就知決不能平安度過，法元和尙，劫上壽衆位英雄，大師伯趕到，驚走和尙法元，今日請帖有他，這宴還好的了嗎？他說不是洪門會，教我看，比洪門宴還要重十分呢，三太自己思索，你說教兄弟們知道，不就替不了，而且又怕引起你也要去，我也要再去，再說又怕守候老人家給就悞了，還不如自去一趟藏天島班家寨，是福是禍，憑天由命罷，主意想好，誰知二個機靈鬼，在後面跟着呢，三太回頭一看，是賽毛遂楊香武與金頭虎賈明，一個壞小子，一個嫂小子，二人誰也鬪不了，想瞞着恐怕不易，只可裝作無事似的道，二位賢弟，不是你們的班嗎，怎你二人擅離職守，老人家有了舛錯，何人負責，楊香武一笑說道，黃三哥你放心罷，有三鼠在屋，我決不出來，此時三鼠休息了，有二位老人家在屋，所以我出來，黃三哥，你接見誰了，誰給老師來請帖了，你與小弟說知，我想能行不能行，黃三太道兄弟，誰也沒來，我也沒接誰的來帖了，這是誰說謠言，賈明一笑說道，黃三哥，你是老實人，不會說謊話，怎麼今天也學說瞎話了，說的黃三太臉一紅，楊香武一見，更知是實事了，原來賈明他一到後院，就聽家人黃升說有人下書，說是藏天島，黃三太就出去了，賈明一看黃三太奔前面，他哈罷着羅圈腿，亦到前面，那時黃三太將程英亦讓到書房了，賈明他不敢進書房，他站在窗戶口偷聽，渺茫聽不真切，就聽說是洪門會啦，月之十五日敢去不敢，他聽了半天，亦未聽清楚，黃三太將那人送走，既至回到了後面賈明就跟在背後，見黃三太打開書信一看，內

有一份請帖，他睜了睜小母狗眼，翻了翻眼皮，心說準是請我三大爺赴會的，這可是誰呢，藏天島我還未聽說過，黃三太低頭正往前走，後面他可未看見賈明，既至進後院廳房，黃三太坐不住，又自己出去了，賈明才到了廳房門口，就見三太低頭上東跨院，看老師去，這功夫楊香武就趕過來了，賈明一擺手，香武就知道有事。因爲他許久的功夫不見三太了，又見黃三太愁眉不展的樣兒，賈明又一擺手，故此趣進賈明跟前。說道賈大兄弟你有甚麼事，這麼鬼頭蛤蟆眼的，不用會我來這一套，有甚麼說你就快說罷。不用繞圈子，賈明一指三太說道，嫂小子，你看黃三哥愁的那個樣子，你不去問問他去，這是爲麼，倘若愁的有個好歹，那如何是好呢，香武道，誰相你是無心無肝之人，你看老人家病的那個樣兒，死活不定在那兩天，三哥焉能不愁不焦呢，賈明說不是，今天我聽家人黃升進來說，有人下書請老師赴晏去，我就跟到前邊書房也未敢進去，站在窗戶偷聽，聽了半天也未聽明白，我又看見三哥伸手由信內抽出封請帖，說是甚麼藏天島，瘦小子，你知道藏天島，是怎麼會子事，楊香武他聽賈明一說，他說賈兄弟你先不要忙，咱把黃三哥叫住，我詐他一下：有露空的地方，你再說話，賈明點頭，二人商議已畢，楊香武一詐，黃三太不承認，賈明這才一說，黃三太自知不能瞞了，擺手說道，誰守着老師，你二人怎麼出來了，三鼠在屋嗎，屋有何人呢，楊香武說道，三哥你放心罷，三鼠睡覺去了，若有三鼠我就出來了。此時屋內有二位老人家，與大師兄胡大巴，與

白家兄弟等等，黃三太這才放心，將楊香武賈明二人一拉奔前書房，進了門將門帶上，兄弟三人落座，黃三太說道二位兄弟，我也不瞞你們了，可是你二人知道，千萬不許說，你二人若叫第三者知曉，我就不說了。楊香武說道：三哥你說罷，我二人決走不了消息，黃三太這才將程英下書，月之十五日，請恩師赴宴，你想我敢教老人家知道嗎？老人家那個脾氣，一着急，病有好歹，那還了得，所以我不教你們知道，恐怕你二人嘴不嚴，或者老人家知道了，那就壞了，有了不好，是你担啊，還是我負，這不是你二人逼的我說了實話啦，你二八有何高妙主意，請你二人說出來，我聽聽如何辦理罷，楊香武一聽，眼珠子轉了又轉，賈明小母狗眼翻了好幾翻，楊香武說道：三哥我看此事不能隱瞞，不能罷老師商議，可亦與二位叔父說知，賈明道瘦小子，你看錯了，此事教老人家知道了，連我三大爺可亦瞞不住了，你想他三人是焦不離孟，孟不離焦，他二人的行容一舉一動，我三大爺全看的出來，你若一說這個事，他二人一着急，難免形跡帶出來了，帶出形跡，我三大爺是何等精細之人，一問他二老，那兩個老頭子，又不會說瞎話，你想咱還是不說爲對，我想藏天島班家寨，也不是了了的賊人，我與黃三哥去一趟也就是了，黃三太道，賈兄弟，那可使不的，咱冒冲老人家赴宴，你想宴無好宴，會無好會，一旦有錯，咱二人的生死到算不了甚麼，可是將老人家一世英名，赴於流水，賈明一聽，嘿嘿冷笑，黃三太一見他發笑，說道賈兄弟，愚兄說的不對了麼，賢弟爲何冷笑，愚

兄那句話說的不對，要你細講，倘若胡言亂道，愚兄我可不容，賈明是嬉笑慣了的，所以他說話，不管會誰，均是嬉皮笑臉，賈明一看黃三太着急啦，把臉一振說道，黃三哥，你不要着急，我發笑有我發笑原因，三哥你是我三大爺的長門二弟子，雖說有咱胡大哥，可是他遠在西域，往常不在這裡，其次不就是你嗎，我說句不好聽的，我三大爺這場病，我看不好好，倘有不測，三哥你還指着跟老人成名麼，常言說的却好，有老師跟着，露多大的臉，也不算好，知道的說時有真能耐，不知道的主兒，人家就說全憑老師的面子，捧起來的，我想這一次，咱不如單身替師赴宴，雖然險一點，我以為藏天島亦未有甚麼大不了的英雄，一者咱不教老人家担心，二者憑自己能力，要露一露名名，方才你說的那個話，那是前十年的話了，如今你的學業與前好比，有天淵之別，而且歲在中年，大英雄作事，不能瞻前顧後，拘於俗理，老人家病到這步程度，你替他赴一次簷，有何不可，再說死活還不一定，就是不幸死了，也總算對的住我三小爺，也算為他的事而死，可惜我不是我三大爺的大弟子，若是我呀，我早去了，黃三太一聽，賈明說的話思了又思，就是險一點，遂說理由不充足，在這緊要期間，亦還使的，遂答道賈明，你說也算有理，我想找一走，二位老人家若問，你可得到時替我遮蔽一二，還別露出來，單等我回轉能說再說，不能說咱就不說了，賈明說道，三哥光你去可不成，這不是咱三個人嗎，你願代誰代誰，反正去一個人不成，全去不成，楊香武說道，賈軍師，賈元

帥，別賣弄你的精神了，你獎勵黃三哥去藏天島冒險，倘有好夕，千斤的重担誰担呢？黃三哥你千萬你不要聽他的話，他說話，十次有九次碰鍋的。賈明一聽就氣極了，說道：瘦小子，你不用不信，我說話句句均是實情實理。瘦小子你不往大體上來講，胡與我攪合，你可不是人啊，我來問你，不說別人，你聽傍人話，不算爲憑，將我所經所見的，來作標準，誰要不說良心話，誰不是人。楊棋武說小子，你說罷，你用話將我問住了，不光不我不去，這裡侍奉老人家的事，有我一人負責，賈明一聽，哈哈大笑，楊香武說道：小子，不用美，你說罷，全頭老虎鐵霸王賈明，把衝天杵的小辮一幌，說道：瘦小子，我三大爺隻身頭探二狼山，引起南北英雄會，大將全頭虎，打死梅花鹿，踢死金錢豹，我三大爺標打邱銳，刀劈邱玉，那時瘦小子你也在場，你說險不險罷，他老人家仗着謙了，你說罷瘦小子，楊香武一聽可不是嗎，別被他給問住了。遂答道：賈明，你不要往臉上貼金，那是你小子趕寸了，瞎碰見死老鼠，那是該着的，賈明道：瘦小子，你不用不認可，我再於你說道，我三大爺二下南七省，閔德俊他爸爸雙賢將閔世瓊，被俞一箭射死，我三大爺發誓，拿不住俞仁，死屍不能入土，抬着閔大爺的棺木，遠涉重洋，下台灣捉俞仁；孝女俞若梅，捨身三救閔德俊，我三大爺不得已，含淚收孝女，夏侯大爺爲媒，我三大爺作保，才許配了閔德俊，孝女俞若梅替父領罪，那一場不是險中險的事，瘦小子你要瞻前顧後，畏首畏尾的，你還在江湖成名爲英雄，我看你連個狗雄你也

稱不上，楊香武說道得了賈爺，有薰雞薰鴨的，可未有大薰活人的，算你說對還不行嗎，你教我怎麼辦，我就怎麼辦還不成嗎，賈明他又是得理不讓人的脾氣，又接着說道，瘦小子我還未說完呢，你就不教說了，我三大爺自出世闖蕩江湖以來，均是猛勇作事，若不然師祖說他胆大妄爲，教大師伯，與和尚師父，老道大爺，往來相佐，以完成其志呢，今天我與黃三哥去藏天鳥替師稟宴，一者不弱老人家一世名頭，二者黃三哥以借着這機會抖一抖威風，老人家知道了，也不過一笑而罷，你這就畏首畏尾的，不教去，你有何巧妙的主意，你說說吧，楊香武說道得了賈爺，我不是不教去，我的主意是與蕭孟二位老人家合計一下再去，我就不知老人家一世英名，憑小小的藏天鳥，咱就不敢去了嗎，不遠我想是慎重的好的，既是你說到這了，可是你們去赴簷，咱是以三更天爲度，你二人如不回來，我再稟明蕭孟二位老人家，派人接濟你們，黃三哥你看如何，黃三太也見事則迷之人，說二位兄弟說好便好，若不然我自己去，到天明不回來，你二人再拿着去，或者抱許能行，賈明道，三哥那可不成，你想你一個人是死的，兩個人活的，倘若有個風吹草動，咱不是首尾兼顧嗎，你就不用憂疑了，就這麼辦吧，黃三太說，今天十三，明天十四日，十五的日期，咱離藏天鳥有一百二十里地，咱當日清晨動身，大概午末方能趕到那裏了，賈明道，如此咱就當日起身吧，他兄弟三人將替師赴宴的事，才算告一段落，不敢一齊回跨院，三太先回去了，他到了屋中一看，老師已然睡着，孟凱蕭

傑二位正在打盹，小兄弟們一見三太進來，俱都站起來活動身體，三太又闖了問，老人家未有找我嗎，白義說道，黃三哥，勝三叔他自從吃了那一次米粥，到是睡着了，睡的還是很安適的，看今天不至於出毛病，這功夫香武，賈明均已進來，白義說楊五哥，你可不封呀，這半天你幹麼去了，又拿着睡覺去了吧，楊香武道，可不是嗎，我受罰罷，算我自己的後夜，你們全睡覺去，白義說道五哥，你認罰就得了，守候勝三叔的事，乃是你我之責，你一個人成嗎，你放心，不是我還不放心呢，黃三太道，二位兄弟不必開口了，老師好了，那是愚兄福氣，單盼早早好了，你們好回家享天倫之樂呀，白義道，三哥不是那樣說去，我呆的怪悶的慌了，很不能找幾句話說才好，香武道，不要說了，前夜班該黃三哥他們的了。咱們換般休息，我去喚他接般罷，白義道五哥，到時候嗎，香武說大約有八點了，他們前夜上班，夜裡二點不是還得咱們上班嗎，香武說罷，他去招呼衆人換班，這時太倉三鼠，秦尤，崔通，柳遇春，亦來了，香文看了一眼，就去了，一夜光景勝三爺要吃要喝，不必細表，到了次日清晨，勝三班的病，還是不見好賴，一日也未多少事情，三太又暗與賈明合計去藏天鳥的事，換了，他二人將衣服收拾了個小包裏，將自己的零碎均已代好，黃三太已將自己所用的刀，標，甩頭，暗暗代在身上，來到院裡，又囑咐香武道，老師若問你說我睡覺去了，千萬別露一字，省的教三位老人家胆心，香武說道，你你只管你去吧，家中的事交給我了，你就放心吧，三太這才

點頭回後面大廳，見守前夜的小兄弟們均已睡倒，他這才盤膝養神，天已然三更過啦，稍微一迷糊，天已五鼓，東方發曉，黃三太道才離座去東跨院找賈明，又我楊香蠟打了個眼神，意思是我們走了，你負家中大責任，楊香武會意，賈明道衆位，你看天已然明了，我有點頭痛，我打算找個坡方大上被兒一點汗，你們吃飯誰也不用找我；我多時醒了多怎吃，香武說好罷，你就這時去罷。多一個，少一個不要緊，賈明道：如此你們多受累吧，又衝三太道，黃三哥，你給我找幾床被子。我要見汗，三太點頭答應，他二人這才出了跨院的上房，到了前廳，他兄弟二人一看家人們，還未起來，這才來到門口，有老人家黃升說，二位這早出門有事嗎，三太說道，我們出門有人問就說不知道，等楊五爺問你時，再說我兄弟二人天亮就走了，千萬別教別人知道，你好好記住了，家人黃升點頭，三太賈明出聚憐村，順驢道施展飛行術，說走下去了，到了大天亮，太陽已出來了，他兄弟二人出來了足六十多里，一打聽雖藏天島，還有五十多里，賈明道，三哥，咱不用快走了，還有五十來里地，快走教別人看看牛疑咱留達走着，亦就是了，我還有幾句話與你商議，黃三太道兄弟，你有甚麼話，你就說吧。賈明道三哥，此事我想藏天島，大概他未有甚麼能人，我給你出個主意，你到那裡看事作事，如有大人物，你就替師赴宴，有甚麼話回去父待，若未有出奇人物，你就發作發作，咱不是爲的留名嗎，你一人去教他知道知道，你看好不好，黃三太他一聽賈明中途變卦，不由一怔神。

，賈明道黃三怎，我說這話你聽行不明白吧，不是我中途變卦，這叫明暗雙赴宴，你是我三大爺的弟子，應當替師赴宴，大丈夫爲名而生，轟轟烈烈作事，我暗中進山，偷探他的穴巢，看看他們有無鬼計，你想明着去，有鬼計咱亦看不出來，所以我心裏一動，我生出這麼個主意來，你還是明着替師赴宴，教他們看看你黃三太的胆量，我暗着進山，有了異外，教他們知道知道，我命頭虎賈明不是好惹的，黃三太一聽這才明白，說道賈兄弟，你高才高才，我還真想不到如此週全，賈明一聽高興了，說道黃三哥，咱在前面打了尖，你到未時過申時到山，在那裏一談話就黑了，咱在他們大廳見，他們若是正人君子，光爲說話交好，當然鴉雀無聲，你就走你的，當然我探不出甚麼來，倘若他們心懷不測，我一探就知道是怎麼會子事，而且人家也不好放你回來，天明我想楊五哥，他就接應咱們來了，黃三太說道好吧，咱就這樣辦，兄弟二人說說講講，抬頭一看前面一片樹林，越過樹林是一座大鎮店，東西大街，南北的舖戶，往來行人還是真不少，路南一家飯館，字號是三全居，兄弟二人進了飯館，夥計過來擦抹桌案，問道二位是先吃茶，是先吃飯，黃三太道，你先給來壺茶，我們喝兩盃，回頭再吃飯，夥計聞聽轉身出去，功夫不大，打來洗臉水，泡了壺茶，三太賈明這才淨了面，喝着茶說道，夥計你們還有甚麼吃的，夥計道，二位你不知我們這三全居，與別的飯館不同，我們是，茶，飯，店，三處合一，故此字號叫三全居，吃，喝，住全行，葷素俱全，黃三太道那麼

你就點配四個菜，兩壺酒，干飯饅首均可，越快越好，我們吃了還有事呢，這離藏天鳥還有多遠，夥計說道，此地名叫白楊鎮，離藏天鳥有十餘里之遙，二位上山嗎，山大王可在本地面不搶不劫離着遠了他們常出去作買賣去，劫標車，我們這不斷的住下請標的客人，也有平安要出來的，亦有打仗要出來的，賈明一聽心說，這到省的我問了，他全說了，於是說道，我們知道了，你給端飯去罷，夥計轉身去了，不多時，將酒菜端來，他兄弟二人吃喝已畢，夥計將東西拾去，將飯帳開來，三太一看一共二兩五錢，黃三太給了三兩，夥計趕緊謝過，他兄弟二人這才出了飯館，順大街往東走，不多時出了村口，高聳々大山阻路，賈明道黃三哥，店伙計說不是說還有十餘里地嗎，怎麼咱一出莊口就看見了，這不就到了嗎，黃三太道兄弟，你別看離着近，說真了有十餘里餘，望山跑死馬，就是此意，看着很近，其實還有十里還得多，兄弟二人說着話，又走幾里，賈明一看天氣未時已過，申時不到，說道黃三哥，你我分手罷，倘若近了有探事婁兵看見，有許多的不合適，黃三太點頭自己邁步前行，賈明再後慢行，不表賈明，單說黃三太，他一看來往行人稀少，一伏身就走下去了，正走中間抬頭一看，前面一片樹林，就見有人一恍，就聽支々一響，是暗號聲音，黃三太一聽知道人家看見了，接着手摺下嘴一後聲，就見有人出來說道，合字嗎，黃三太答道並肩子，辛苦了，人家一見黃三太長不俗，英雄樣兒，一說行話，三太答上來了，那人道辛苦辛苦，你貴姓大名，進山有何事情

是。或找人，是看朋友，請你言語一聲，我好給你通報，黃三太說道，我是望江崗，聚傑村，我姓黃，名三太，是替師赴宴來的，那人一聽心說，嘔，我們大寨主，這幾大有話，說是請紹興府老英雄勝英代人來赴宴的，怎麼就這麼一個人呢，真是有點不明白，只可說道，你隨我到寨門外，教王寨主給你傳進去，自有人來迎接你，黃三太點頭，不多時來到大寨門，早有人過來說道李頭目，你同誰來的，有事嗎，李頭目說道，王寨主，這位是紹興府，望江崗聚傑村，姓黃是來赴宴的，那人聞聽趕緊抱拳道，嘔，李頭目你爲何不早來通報，教我慢怠英雄，真是豈有此理，如此黃大英雄，你原諒我罷，黃三太也拱手相還，說說，主寨主不客氣，勞你駕你給回一聲吧，王寨主說道李頭目，你趕緊教他們回話去罷，大寨主問了好幾次了，教他我快着點，李頭目才轉身而去，王寨主將黃三太，讓到寨門外屋中，分賓主落坐，有人獻上茶來，正在此時，就聽當當一響，王寨主說道，黃大英雄我們寨主迎接你來了，說話中間就見有人進來說，那位是姓黃的，我們大寨主，二寨主，擺隊下山相接，黃大英雄進寨赴宴，就在此時就聽人聲鼎沸，由遠而近，王寨主站起身說道，黃爺，我們寨主來啦，你進山吧，黃三太這才跟着王寨主出了寨房，一看黑壓壓一眼望不到邊，人山人海一大堆，就見有人說道，黃爺，這是我們大寨主班山，這位是我們二寨主班海，這位就是那望江崗黃三太，有甚麼事你們談罷，黃三太抬頭一看，見二家寨主，好樣兒，看年幾約五十多歲，身量高矮不差來往

，不足七尺約有六尺多高。二位微然有點馬蜂腰，他二人頭戴三藍碎花鴨尾巾，橫着一道藍絨。鬚邊斜插黑絨球，一位粉紅臉，一位花白斑點，均是劍眉闊目，太獅鼻子，火盆嘴，大耳垂輪，一位花白鬍，一位黑鬍鬚，一位身穿天藍大氅，一位醬紫色大氅，內襯寶藍緞子中衣，兜襠褲，搬尖酒鞋，打着花裹腿，身背後，有七八位年輕的，醜俊不一，黑白不等，黃三太一怔神，二位寨主一看黃三太，生的好樣兒，身高六尺開外，膀乍腰圓，望臉上看，紅鬱々一張臉，看年歲在三十七八，不到四十，堂堂儀表，正在中年，見他頭戴八楞抽口三藍花英雄壯帽，鬚邊斜插一朵黃菊，一望而知是守正戒淫花，兩道劍眉，一雙俊目，鼻直口闊，大耳有輪，天生來的英雄樣，這是黃三太在會七義上的穿代，至勝三爺已死，脫去孝眼改爲鴨尾巾，身披二藍綉花大氅，內襯杏黃緞子繡花中衣，兜襠滾褲，三相皮臉抓地虎的快靴，腰中一巴掌寬的英雄帶，杏黃色十字絆，燈籠穗飄飄擺々，左脇下懸掛標囊，裡面咕々昂々，一望而知是甩頭一只。這二位寨主，看三太這個樣，心中佩服，有其師，必有其徒，其人胆量可知。他二人一對眼神，二寨主一點頭，大寨主高聲說道，來者你是甚麼人，爲何勝老英雄未來。莫非說懼怕我們，不敢來麼，黃三太聞聽此言，正色答道，我乃紹興府，山陰縣，望江岡，聚傑村，姓黃名三太，自從後到貴山的請帖，洽逢我之恩師染病在床，我之恩師不得已，打發們隻身前來赴宴。二位寨主有甚話，當面言來，我再回稟我的業師。諒二位寨主決不見棄，二

寨主班海一聽，就知黃三太言談不壞。後着說道，黃大英雄，有甚事也不能在此相談，請你到小島再爲面談吧，你可知道進我們山的規矩麼。黃三太一聽，搖頭說道，二位寨主小可是奉恩師之命，前來替師赴宴，貴山有甚麼規矩，望三位寨主多多指教吧。二寨主說道，也無別的章程，就是有進山的，我們迎接出來，來人須頭前行走，黃三太聞聽此言，抬頭一看，寨門內削刀手，分列兩旁，全是刀對刀，刀對刀，好似一座刀山，暗想這那是他們的規矩，分明是看我黃三太的胆量如何，相當初吳三桂借清兵，到審陽鑽過刀山，飲過血酒，那是古時的英雄，我黃三太比不了，又想起自己業師，在二狼山拜山要高雙青，引起南北英雄會，也鑽過刀山，其次還有我兄弟蕭銀龍，在九龍山，十海島面見白老寨主，他鑽過刀山箭林，莫非說今天論到我三太名下了嗎，大英雄想起他們幾人，心神爲之一震，滿面笑容說道，貴山既有山規，小可不敢破壞規章，如此我黃三太斗胆了，說罷此話邁步往裡走，兩旁的削刀手舉着不敢往下落，看看二位寨主的動作，黃三太視有如無，低頭望裡走，削刀手舉着刀，刀對刀並無縫兒，黃三太低頭行走，壯帽上的絨珠擦的刀刃錚錚有聲，不多時鑽過了三百削刀手，進了頭道門，二位寨主心中很是佩服三太之胆量，跟着一擺手，削刀手撒刀站在兩旁，二位也進了大寨，跟在了後面，不多時到了二道寨門，黃三太抬頭一看，還是一座箭山，就見二道寨門徐面，有二家寨主代着三百名弓箭手，均是弓上弦，箭在弦上聽命待發，個個均是左手如托泰山

，右手如抱嬰兒，箭以離弓就是個大刺蟬，可是自己是替師赴宴來的，早就將生死扔在肚腹以外了，能教他名在人不在，不教他人在名兒壞，回頭一看大寨主二寨主，及一班年青的交頭接耳，不知說的是甚麼。黃三太只可裝作不聞不問，二位寨主指手往裡相讓，說道黃三太你裡請吧，黃三太滿面代笑說到如此我不恭了，說罷行動自如，走進弓箭隊，不多時穿過箭林，後面的衆人莫不贊美，黃三太胆量過人，過了二道寨門，功夫不大，到了三道寨門，再望前走，就到了分贓大廳了，黃三太緩步行走，二位寨主佩服黃三太的胆量，真正他知我們不殺害他，真是少年有爲的英雄，又是青出於藍，而甚於藍，此話果不虛也，到了三道寨主，是撓勾隊，也是三百名，分兩旁站立，均是勾對勾，列成一排，黃三少也不等着讓了，邁步望裡就走。二位寨主一擺手，撓鉤手一撤隊。黃三太不聞不問，過了撓鉤隊，就見有八家寨主，分列在分贓大廳前面，垂手而立，黃三太一看，有心與他們遞和氣，又一想且慢，我先聽聽二位寨主的話頭，能和平不能和平再說，就是二位寨主跟在身後說着，黃大英雄你往裡請，回頭有甚麼事，咱是大廳再說，黃三太只可邁步走進了大廳。一看三三九，九間的大廳，兩旁棹凳，調擺整整齊齊，望當中一看，八扇屏封，畫着一輪紅日，從上而升，不用問一望而知，是一品當朝的意思，當中有一張公案棹，後面兩把金交太師椅，上披虎皮，猩血絨毡墊底，二位寨主此時也進來了，一指太師椅子說道，黃大英雄你請來上座，咱好談話，大寨主的意思是

只要你真坐，那是有意奪山搶寨來的，分咐嘍兵亂刀分屍。黃三太跟老人家，走南七，闖北六，橫行天下十三省，真是經的多，見的廣，這一層他焉能不知，不由哈哈一陣大笑，說道二位寨主不必謙讓，小可側坐相陪，請二位寨主才要虛讓，請想此坐係二位寨主辦理本山的公事坐位，小可一座其不是有意奪山嗎，二位寨主一伸手，豎大指說好，真叫高明，真是強將手下無弱兵，不妾是老英雄勝三爺的高足，我兄弟二人佩服極啦，於是分咐嘍兵把座列下。這才分賓主落了坐，有人獻上茶來，茶罷落盞，二寨主抱拳說道，老夫不知黃大英雄前來，未能遠迎，當面恕罪，黃三太一聽二寨主先和氣了，也趕緊抱拳拱手說道，豈敢豈敢。小可未曾遞帖，來的魯莽，還祈二位寨主莫怪才好，大寨主說道，黃大英雄遠路至此，諒未打尖來人預備了，就見有一人端過，一碗熱牛肉，全是大塊的，一盤饅首，與壺酒，一雙盃快，那嘍兵跪在黃三太面前，雙手望上一托，好似個短凳一樣，黃三太心說試了胆量，還試試心怕不怕，這有甚麼，這不是平常飯嗎，先吃一頓再說，少時說反了好打東西，不然還許餓了呢，看罷說道，承二位的美意，如此我叨擾了，說罷將提壺提起，嘴對嘴一洋頭，咯魯一陣響，一壺喝干，大寨主一見說道，啊，黃大英雄餓了，你來這個罷，說着話由裏腿裏，把七首刀撤出來，用刀插了一塊牛肉說道，黃大英雄你吃這個罷，黃三太一張嘴，將肉咬住，大寨主一遞刀尖，想望裏送，那是不能的，此時黃三太把酒喝完，臉一發熱，酒助英雄胆，用牙一咬，大寨主

一送，就聽七首刀咯吧一響，刀尖由黃三太口中而出，黃三太酒蓋臉說道，二位寨主小可是奉師命替師赴宴來的，這就教宴席嗎，這不成試探小可的胆量了嗎，其不知得意不可再往，一二再是了亦就是了，大寨主我也吃了，我也喝了，有甚麼話你就說罷，大寨主哈哈一陣大笑說道，三太老夫愛你年少英雄，不錯試探你的胆量，果然是英雄的形象，你怨過老夫罷，老夫知罪了，這才說道，黃三太不要着急，替你師父赴宴的事，還未談呢，你的事這才算完，黃三太一聽心說，他們果然是這麼會子事，我若一胆小，教他們小瞧了，只可哈哈大笑說道，豈敢豈敢，小可出言無狀，二位寨主原諒罷，大寨主說道，黃大英雄我還未與你引見呢，說罷用手一指，東面四位寨主說道，這幾位是前，後，左，右，四寨的寨主，這位姓趙，名忠，人稱雙手托天，這位姓孫，名孝，人稱低頭望月，這位姓周，名節，人稱振山大虫，這位姓鄭，名義，人稱賽咬金的便是，你們衆位見々，這位就是浙江紹興府，山陰縣，望江岡，聚傑村，姓黃，名三太，你們衆位多親多近罷，衆位寨主站起身形抱拳拱手說道，久仰久仰，黃三太也還禮道道，衆位就多久做了，請落座談話吧，大寨主也用手一指說道，黃大英雄，這西一排，四位寨主是東，西南，北，四小寨的寨主，你也見見罷，用手一指說道，他是東小寨的寨主，姓馮，名江，人稱猛麒麟，西小寨的寨主，姓褚，名源，人稱賽玄壇，南小寨的寨主，姓蔣，名海，人稱活張飛，北小寨的寨主，姓韓，名河，人稱黑面的瘟神的便是，你們四位

四位與黃三太多親多近，此人乃是明清八義，勝三爺長門大弟子，人稱仁義大俠飛標黃三太，那四家寨主，也趕緊站起身形說道，我們久仰黃大英雄的英名，無由得見，今日相逢，我們幸運了，大寨主又用手一指，背後站着那六位年青的說道，黃大英雄，你不認的罷，這幾位是我的子姪，來來來你們報名相見罷，黃三太一看，真是高矮不等，黑白不一，就見有人說道，黃大英雄，我叫班金龍，人稱震山虎，又一人說道，黃爺，我叫班金鳳，人稱穿山虎，又有人一口同音說道，黃俠客，我叫跳澗野貓班金虎，我叫巡山虎班金豹，我叫爬山虎班金彪，最後那位來在黃三太面前說道，黃大英雄還認的我嗎，黃三太一看認的，是前日下書那個程英，程天鵬，說道，那不是程大英雄嗎，說着話站起身形，與各位少寨主見了禮，黃三太說道，這不是江湖人稱班家五虎一條龍嗎，衆少寨主說道，小小外號，何足黃大英雄抬愛了，二位寨主這才吩咐婁兵，把桌椅擺好，令人將法元師徒請來，不多時伏虎老和尚法元，代着四個徒弟，明月，明志，明性，明修，二位寨主又與黃三太指引了，黃三太一聽知道是劫上壽的那個和尚，教我大師伯老劍客，給趕走了，想不到請我師父赴宴，原來是爲他，我看今天有點不好辦，想着平安度過，可有點不容易，到此時亦無別法，只可硬着頭皮，輪到那說那罷，只得與老和尚見禮，又與四位少師夫問訊過了，這時有婁兵把桌椅調開，二位寨主指手的讓，說道黃大英雄，你請來上座罷，落坐吃酒談心，我還有事來對你談說，黃三太一聽說道，二

位寨主，小可年紀青，又是初次來到貴山，我若上座，豈不是目無尊敬了，你看那位老當家的，年幾高邁，還是他前來上座的好，二寨主說道，黃大英雄原來你不知其中的底細，若無他，我們還不請你們師思來赴宴，你就不用讓了，今天他算主座倒可以，老和尚說道，黃三太不用讓了，老僧主座相陪，今日請的勝英勝子川，非是你黃三太呀，既是勝英不來，你是替師赴簷來的，老僧不能小瞧你，入座談話，老衲再將其中因果叙說明白，冤家頭，債有主，咱是殺人者償命，欠債的龍錢，黃三太一聽，人家說出這樣話來，就是再說好的，人家也未必答應，而且自己與老師的人格有關，說道好一個殺人償命，欠債的還錢，如此我三太不恭了，於是上首這一席讓於黃三太，算是替勝英的首席，東上首一排五棹，老和尚徒弟，與本山前，後，左，右，東，西，南，北，各位寨主，西上首是本山二位寨主，與五虎一條龍，及徒弟們的座位，衆之落了座，婁兵杯箸放好，不多時擺上各樣的碗碟，無非亦就是雞鴨魚肉，各樣干鮮菓品，雖說不能比皇家官席，若在賊巢山寨，亦算豐盛的酒筵，不多時酒菜上齊，衆人舉杯相讓，黃三太他早就留心了，恐其酒中有毛病，自己留心一看，酒中無病，而且筷子，羹匙，均是象牙相，象牙這種東西一沾有毒液，象牙說能變綠，自己又一想，財決不爲我設如此筵席，是請我老師來的，他還說有話待商，如此我先吃飽在說，和平解決還則罷了，否則殺一個够本，殺兩個賺一個呢，恒罷只管吃喝，此時各棹上，酒菜均上齊，酒過三巡，菜過五味，

就聽大寨主說道，黃大英雄，請來用酒，茅野荒山，無有好吃的，好壞請你包含點罷，黃三太心說，看這老小子說話僧言悅色，心中不定多恨我師徒呢，知道人家虛意承歡，我亦只可與你假意委蛇吧，於是說道大寨主，小可奉師命，到貴山替師赴簋，酒我是吃不了不少了，二位寨主及高僧，有甚麼話說，請講當面，我黃三太是洗耳聽聞，請你們速講吧，大寨主說道，我請勝英勝子川，是我有幾句話不明，我要在此面前請教，今天他不敢親自前來，教我班某大失所望，黃三太一聽這話，有點帶刺，接着說道，大寨主有何不明之處，請你言來，我知者我必答復，我不知者轉告業師再爲回復，就請快說吧，大寨主聽道，我來問你，既是你跟他闊蕩一世，他的爲人你是知道的，好寨我不過問，他爲甚麼將我義子程英、程天鵬之父程士俊、山被抄，人逃走，是了也就是了，他爲甚麼又再三再四的趕盡殺絕，非將程士俊交官殺於雲陽市口不可呢，請你講說明白，黃三太說道，你若提別的我還不知，若提此事，不才略知一二，皆因他盜江寧府大印，狀告我之恩師，所幸江寧府，王熙老大人明白，知道挾冤誤告，派恩師百日內，將盜印之賊交案，他携印逃在九龍山十海島，他與林士佩將印擲在逆水寒潭，又跑在了他師父董建章那裡，惡貫已滿，才被拿入寧江府，雲陽市口開刀，他死之不屈，那不能怨我恩師不對呀，大寨主聞聽此言，拍的一聲把碗震的嘩啦啦一響大聲說道，小兒三太，那是強詞奪誣，他爲甚麼盜江寧府的大印，怎麼我不去呢，要你講明白還則罷了，如若不在情理

，你今天休想出山，黃三太哈哈大笑說道，大寨主，你不要着急，黃三太我到你這裏，是及來之，則安之，性命生死不足爲論，只要殺的名正言順，你就隨便，你可知道我師父可不是好意的，皆因他替他師弟林士佩助拳，找我們師從均無不可，爲甚麼假官府拿我恩師，他作事算正大光明嗎，請大寨主你們心自問，是也否也，請你說出來，班山一聽，人家黃三太不說其他，淨在要緊句子上下嘴，一時還不好答言，若說他是英雄行爲，爲甚麼不親自找勝英報仇，正在自己心中尋思主意之時，聽有人說道，黃三太不要強詞奪理，我來問你，我之恩師，及我師兄弟三人，有何仇恨，追的是死的死，纏的傷，請你述說明白，否則老僧有點對你不住了，大寨主一看不是外人，正是老和尚法元，黃三太回頭一看，接着說道，老當家的起事原因咱先不談，我來問你，出家人講的甚麼，行俠作義講的是甚麼，老和尚說道，出家人講的是以慈悲爲本，善念爲門，常言講的却好，掃地不傷螻蟻命，愛惜飛蛾紗照燈，忌的是奸，盜，邪，枉，酒，行俠作義，是殺賊官，斬惡霸，打救義夫節婦，孝子賢孫，拯弱抑強，那爲替天行道，黃三太一聽，還未等他說完，遂說道，着哇，我來問你，那要是貴佛門弟子，在廟中夾壁牆地窖內暗藏婦女，晝夜宣淫，又盜取嬰胎紫合車，發賣薰香蒙汗藥，也是應該的嗎，老和尚一聽，他又最反對他三師兄法本，採花作案，今天教黃三太給說破，自己這大的年歲，還能瞪着眼不說禮嗎，一時接不上話來，二寨主趕緊接着說道，老當家不必重提前事，我大哥

他也別說前事，那均過去的事了，辯論半天也是一點用也無有，黃三太既是替師赴宴來的，咱就先說赴宴起因罷，黃三太一聽只得說道，那麼二寨主，你就說罷，二寨主班海班振江說道，前日我大哥他老人家，由外面將老當家邀來，到了敏島，老當家非要找到你們家中，與他師徒報仇不可，又有我徒弟程英，他也苦苦哀求於我，故此我才打發他下書，相請勝老英雄做山赴宴，以往過去的事兒不提，我班山代領闖山的寨主們，有幾手粗笨的拳腳，要在你師徒面前領教，如能勝了我們衆人，高高拱手將你師徒送在家中，叩頭認罪，倘若你師徒不敵，任他們兩人報仇，也無別要求，不知你敢應不敢，你若胆小不敢應的話你就回去商議，咱另定日期，請老英雄親身前來，倘若再不到，我們是不客氣，要到望江岡堵窩掏他去，黃三太一聽此言，刺激言語，還代辱罵，能不急嗎，將身站起說道，二寨主不是小可瞧你們不起，光爲此事那不用與我恩師商議，我可以代替恩師受累，情願與你們論論輸贏勝敗，如此你派人罷，二寨主說道，要教我說，你還是請人去罷，不然我將你戰敗，還落個以多勝呢，黃三太一聽大聲言道，二寨主你還不知道，我們人有的是，全要來與你會會，可是你帖上只寫我老師名字，並無弟二位，故此我老師才派我隻身到此，我回去請人，我黃三太那不成了胆小無能之輩了嗎，你就不用再說了，你派人罷，文戰武比，聽你們自便，二寨主一聽黃三太，滔滔不斷能言善辯，只可說三太，老夫有一句講在當面，全山之人，與你交戰，只要你一落敗，我們決不

殺害你，將你拘留本山，等老英雄拜山再將你換回去，咱們有言在先，不許殺人性命，文戰可也，不知你敢擊掌嗎，黃三太一聽，不加思索，不顧自己能行歟否，邁然允諾，說彷彿是有九十九分，準操必勝之權一樣，吧，吧，吧，與二寨主擊掌已畢，黃三大大擎擲在一旁，將刀也擲在就地，邁步走出大廳，此時人家衆少寨主，早就收拾得緊襯俐落，全是短衣巾，小打扮，站在了天井院中，淨聽命令動手呢，這時在場衆人概步出了大廳，到了院當中，二寨主說道，何人與黃三太動手，不必用暗器，論的是拳脚武功，二寨主他爲麼說這個話呢，他知他們師徒，全憑三隻金鏢，一只甩頭成名，今天他看黃三太身帶標囊，不用問，必是金鏢暗器，故此今天說這麼一句話，這一句不要緊，少死多少人，黃三太無形不死，後話不提書說當時，就聽有一人應聲說道，待徒兒我先來試試，黃三太一看，不是別人，正是下書之人，姓程名英，子天鵬，黃三太將上首讓他自己，在下首，弓登步架式站穩，說道，程大英雄請進招罷，程英只可用手一幌三與面門，跟着拳打白鶴亮翅，三太一看人家拳來了，溜溜的一轉身，將招躲過去了，跟着泰山壓頂，拳奔程英頭頂打來，程英將頭一歪，雙手一搭，拳奔雙鋒灌耳，他二人各使平生所學，就打在了一處，說不說約有一個鐘頭，有四十多個招面，八十多手，黃三太自思，咳，我別與奈戰子，此人武功夫還不壞，倘要如此，我一個人渾身是鐵能捻多少釘呢，還不如將打倒，亦就是了，想想把主意拿好，正趕上程英上左手，用了一招單掌，奔

自己左脇而來，跟着一轉身子，用手掙着他的右膀，用了一手跨打，程英一看三太招來了，身子被人家掙着，自知不免，趕緊說黃三太這招有了，此子天賦聰敏，光棍不吃眼前虧，雖然他輸了招，心中還是佩服，口中不得已說這話，三太一聽人家認輸了，只可一扭身，說道得罪了，程英說道，承讓々々，這才退出去，就聽有人說道，兄弟，你且後退，我來與他較量，黃三太抬頭一看，是大少寨主，鎮山虎班金龍，說道少寨主，請你動手，我奉陪罷，班金龍只得道了一聲請字，他二人走行門，留過步，掄拳動手，黃三太此時看他所學與程英相仿功夫只有比程英功夫高，黃三太心說，我跟四帥叔學的金剛八式拳，今天我何不用用，將他打走亦就完了，把主意拿好，將招法人變，用八式拳頭一手，降龍羅漢千斤力，手舉千鈞敵萬人，雙手望上舉，大少寨的胳膊可受不了了，就聽嘎吧一響，疼的大少，寨主一咧嘴，說道，我輸了，拉着胳膊就走了，又過來二少寨主，穿山虎，班金鳳說道，黃三太不要承強，待我來與你分個勝敗，黃三太一看說道，如此二少寨主你就動手罷，班金鳳這才用手一領三太的眼神，跟着揮左手，白猿獻果招兒打去，黃三太一看，就知此人與方才那二人強的多，只可聚精會神，與他週旋，他二人往來不下五十多手，百多個回合，五二人是越打越勇，好一場兇殺惡戰，白虎帥遇喪門神，二人棋鋒對手，將遇良才，黃三太一看，心說真有你的，這可不怨我心恨意毒，我給你個便宜罷，將拳招以變，改作八卦拳，這奮拳乃是夏侯老人家傳給他的，還未

用過呢，今天不得已，在此用上，招法改變，班金鳳可亦知道，就是不曉的招法，故多很不得利，三太發三招，他亦不準還一手，三太一看他不識此套拳術，心中自知功夫一大，他非輸不可，亦就不望前欺了，班金鳳動着手，一看人家黃三太所用拳招，自己此有不知道，故此不看十分便宜，不敢進手，只可招招架架，遲延功夫罷，黃三太看看，他不上招了，未不如我大大給他個便宜，教他上個當罷，想罷主意，跟着用了個白鶴亮翅，望前一遞大開門，胸口就露出來了，班金鳳一看心說，這可是活該，我不給你個利害，你也不知我是如何人也，自己把主意拿好，是三太已將前胸露空，班金鳳狠扒心，掏心拳打進去了，黃三太凹腹吸胸，約有半尺光景，小子拳可就够不着了，小子一怔神，黃三太掌帶風聲，近奔悻頸而來，小子再想逃，那還來得急嗎，就聽拍的一聲，班金鳳站立不穩，登々々倒退好幾步，反軍坐倒，雙手一按地，站起身形，滿而非紅退回兩邊，此時有三少寨主，班金虎，四少寨主，班金豹，二人來到當場說道，黃大英雄，我要與你大戰三百合，我兄弟他也要與你耐奈，我動手你別教動手呀，黃三太一聽此言，就由他二人一齊動手，說道，二位少寨主，不必爭論，我看你二人一齊動手，我看到有意思，全虎，金豹，一齊說道，如此你此走兩趟試試罷，兄弟二人一齊舉手，一個上三路，雙鋒灌耳，泰山壓頂，左不是往上路動手，那一個下三路，踢腎、撩陰，枯樹盤根，黃三太躲上顧下，三人打在一處，若論武術黃三太比他二人高的多，他二人一奔上

一奔下，黃三太還真够忙合的了。三人耐戰多時，黃三太一看，他二人一齊發招，一上一下的打來，彷彿商議好了的一樣，三太看準，這個意思，用了一手單掌，照着三少寨主，班金虎右脇而去，那是假招，金豹一看招來了，扭身一躍，出去足有五尺，黃三太反身一轉，掃堂腿就出去了。就聽咳呀呀一聲，反身栽倒在地，三少寨主班金虎回頭一看，原來四弟被打，自己心的裡一發慌，黃三太用雙手一分，招走中盤，三少寨主想閃，亦來不及了，掌震中宛穴，班金虎退回兩旁，此時就有人大聲說道，姓黃的果然高強，某家與你比比軍刃，黃三太抬頭一看，說話那人乃是猛麒麟馮仁，就見他手提巨齒雙刀，站在上首，黃三太回頭說道，那位將我軍刃給我拿來，就見有婁兵把黃三太那口金背斫山刀遞過來，黃三太接刀在手，說道馮寨主你我以軍刃相接，你只管在我致命處下手，我黃三太刀到你身上，不過點到而已，馮仁道，黃三太你管在某家致命處上來我不知情，你就看刀罷，黃三太一聽，這人是个渾人，只可智取不能力敵，看機會以智勝他也就是了，他二人刀來刀去，黃三太刀招是勝三爺親傳，八卦萬勝金刀，施展開了，不亞如雨打梨花，叟々々刀光一片，說玄了就洒水也落不到他身上，他二人苦戰三十餘個會合，此時黃三太已然力勝五陣，還是越殺越勇，精神加倍，此時再看東四寨的寨主，猛麒麟馮仁，手提六十二斤重的一對巨齒狼牙雙刀，他又是方大軍刃沉，心說你的刀別教我掛住，倘若你一不慎，那一個齒掛住你的刀，你也得出手，他想的滿好，黃三

太可也知道，只可智取不能力敵，心說我二師伯賜給我的棒招，變刀，我何不對代與他，想罷刀招以變棒招，施到白虎搖頭，青龍紋尾的招數，馮仁巨齒雙刀撤的慢點，黃三太的刀來的快點，他二人以湊合，不要緊，馮仁一看，你說撒手罷，自己於心不甘，若不撒手，手指頭不要了，只可把心一狠，說給你，將刀一擲，說道姓黃的，你功夫真好，某家認敗了，就聽有人說黃三太，我來試試，三太台頭一看，這人也認的，是前寨的大寨主，此人一身橫練，不怕刀砍槍刺，刀砍一道白印，槍點上一個白點兒，黃三太一看人家赤手站立，趕緊將刀在背後一插，抱拳說道趙大寨主，莫非說我也要試試嗎，雙手托天趙忠說道，黃大英雄說那裡話來，請看我們五位少寨主，均是落敗，我五弟馮仁不敵，還能等全輸了我在動手嗎。我看你們動手，我一高興，故此不量自己能行軟否，請黃大英雄你賜教幾招，說罷，左手往下垂，右手望上以托，黃三太一看人家是，秀女抱琵琶的架式，亮出來了，只可也未說話，用手一幌趙忠眼神，單撞掌就打出去了，趙忠一看三太招來了，接見相還，他二人與方才那幾位，又不一樣了，趙忠的能為全在掌上，論軍刃一口單刀，論掌法，八位寨主，與五虎一條龍兄弟與衆徒弟們，俱鬥不過他，今天與黃三太遇到了一處，可是他的一個勁敵，今天他是加着十二分的小心，恐怕輸招，與自己臉上不好看，黃三太血氣方剛，正在中年，精神又足，別看戰了六陣，還是越打越快，身形滴々溜々來回亂轉，攻如脫兔，守如處女，穩中快的招術，與前寨的寨

主雙手托天，趙忠打在一處，一時半時還真分不出誰勝誰敗，就連高僧法元也看的呆呆發怔，心說以爲小兒黃三太不過年輕英雄，那知道他居然有如此的好功夫，他那道乃是三位師伯傳藝留名，若不然黃三太早敗子，今天純用的跟三位老劍客學來的，他二人一場鏖戰，說不說，約有一百女個回合，也未分出勝敗來，趙忠自己一想，人人均知我趙忠在藏天島，是有名的英雄，倘若今天不留神，教三太戰敗，我怎好在藏天島立足，故此今天動手，不看十成把握，他決不冒險，他也知道黃三太不是弱手，當然有驚人的學業，不然也不敢隻身來藏天島替師赴宴，遂說藏天島不是洪門宴，可是比洪門宴還要十倍兇險，他二人戰來戰去，黃三太自己思想，嗚，藏天島真還有幾個功夫家，我若不與三位老人家習學幾招，今日早輸多時了，心說，咳，很了很了吧，常言說的好，我不制人，人必制我，跟着用了一手虎坐坡，倒退足有五尺多，由懷中一伸手，將甩頭取出來了，將絨繩在手腕一纏，將甩頭拿在手中說道：趙寨主某家不敵於你，我要休息休息再戰，你若追我，我可拿甩頭打你，說吧就回身前行，手望後一背，行家一看，就知走後有招，趙忠一看，人家露出來了，不追罷，自己栽不起筋斗，追吧，不知人家有何招數，趙忠此時心無主意，一猶疑的當兒，不由往前以上右步的面三太側耳早聽着呢，只要你邁步，甩頭就出手了，趙忠一歎身，黃三太近身一轉，回回來三尺多，與趙忠來了個臉對臉，趙忠一猶疑的光景，就聽黃三太說着打，甚忠一怔神，抬頭一看，甚麼也無

有，心說莫非他說謊言，跟着又一邁左步，尙未落足，這時黃三太說，打，就是一縷寒光，直奔面門而來，甩頭他可看見了，想躲那可不成功，就聽吧的一響，甩頭在腦門上來了一個滿臉花，打的遂不重，一害怕，又一猛，倉猝之間，反身栽倒，黃三太抖身形往旁邊一縱，說道趙寨主，小可不是告訴你了，不叫你追我，我認栽，你不認可，非追不成，光變打着了吧，這可別怨我呀，趙忠一聽，心說：我挨了打，還不怨他，真是豈有此禮，無法只可退回兩邊，話休煩叙，黃三太連着勝十二陣，前，後，左，右，南，北，東，西，五虎兄弟，一條龍，均落敗在他手下，黃三太此時人逢喜事精神爽，此話果不虛也，黃三太連打了十二陣，身體不覺勞累，大寨主一看，箭直的小兄弟是不成的了，莫不如我與他試試吧，想吧，把主意拿好，越衆當先說道，三太你我一戰，不必與他們打了，黃三太一看是大寨主班山，心說聞聽人道說，他的功夫不如二寨主，今天他手要試，我還不能不應，只可說道，大寨主你及肯賜教，那不是太好了嗎，請你來當場動手小可奉陪於你，班山這才不慌不忙來到當中，在上垂首一站，一亮架兒，是少林寺弓登步的架式，黃三太一看人家亮了架了，自己抱拳說聲大寨主，請你進招吧，班山他也不客氣，用手一幌三太面門，雙鋒灌耳，掌奔三太脖頸而來，黃三太一看人家招來了，縮頸藏頭，一伏身將這招躲過去，返身用了一手掖查，班山右手一穿三太的左臂，左手跟着一反手腕，掌奔三太胸膛面來，三太一看大寨主是連環掌法，招法來的很急，趕緊施

展跟大師伯學的八卦拳，將招數施展開了相抵與他，班山正打的高興，猛一看三太發出招法各別，一看是少林拳，細一看不對，又相似內家拳，若是少林拳，我認的，已怎他使的招法，我看不懂呢；書中代言，他如何看的懂，這套拳乃是老劍客，夏侯爺自己一生一世，闖蕩江湖，由閱歷而得的，各派全有，以少林爲拳皮，用武當內家爲拳裡，逢剛能柔，逢弱能剛，堪稱剛柔相濟，美其名，叫八卦開山拳，說白了就是大雜會，誰家拳全有，若不然老劍客成名一世，與人動手不用一定的路數，簡直是亂七八糟，所以高人能爲大，正謂此也，閑言休提，今天黃三太一用此拳，班山他看不懂，就連在旁邊的和尙法元，與二寨主班海，全看不懂是甚麼招，既至招發出來可知道，就是不知這一招完了，下面還有何招，你想這是老劍客夏侯爺自己悟出來的，別人他那看的懂呢，黃三太一使這套拳，把大寨主開的手忙腳亂，無處下手，急的他滿頭是汗，心急萬分，黃三太一看心說你這不是不知嗎，我恨恨打你一下子，教你們怕我一輩子罷，想好了主意，將雙手一分，左手單掌奔大寨主華蓋穴打去，單撞掌這一招，是少林門得意招法，這一招完了，接着右手一翻個兒，掌走雙鋒灌耳，黃三太他跟他大師伯學的八卦掌，這一招完了，下面一伏身，左手就奔敵人石門穴而去，班山他只顧躲雙鋒灌耳了，他那知道拳奔小肚子而去，微一怔神，三太氣力使足，拍的一聲，掌震石門穴，班山就覺着心中一差氣，這口氣喘不出來，可也不耐事，石門穴，乃是人的勝光，即是尿泡，今天被三太

一掌，震動勝光，雖說當時不耐，反正過不了一個月就得死，若不然黃三太送靈時，人家要報今日一掌之仇，後話不表，今天班山覺着一差氣，翻身栽倒，有人過去將他扶起，班山說道，黃三太你太高明了，今天我輸了，我得問問你，這套拳是與誰練來的，我想此拳法，決不能是你師父勝老英雄傳你的，我想勝英一輩子爲人正直無私，他教你這亂七八糟的拳法，我斷定不是他教的，我已被打，沒別的是誰教的，我請教請教，黃三太一聽說道，大寨主，這套拳名子叫八卦開山拳，一百零八手，是我大師伯夏侯老人家親傳，班山法元，班海一聽，嘔，原來如此，不錯有這一位大頭鬼，人稱劍客，他走南闖北，一肚子壞主意，他研究出來的招，當然損，恨，壞，毒辣，教你猜磨不透，此時老和尚也不願打了，皆因他這一套拳，不知還含着多少損招，倘若一上當，吃虧就小不了，班海一看別人是成了，不如我與他比試比試，於是想到此處，抬手由脇下將寶劍摘下來，用手一按崩黃，倉郎郎寶劍離匣，左手持劍，右手扣劍訣，說道黃三太，你走兩陣，我決不傷你，黃三太打的高興極了，場場得勝，甚麼教勞動，精神煥發，不減於前，說道好吧，如此我先謝謝你了，班海道不客氣，你動手罷，黃三太這才把背後的金背砍山折鐵寶刀，抽出來，刀鞘擲在一旁，一擺刀接架相還，他二人這一動手，可跟方才大不相同，刀來劍迎，劍去刀還，不開眼把左一看，彷彿是不真殺真砍一樣，請想班海，功夫很高，他見自己的劍招發出去了，三太的刀一歡，他的寶劍決不下落，一

者怕傷了，二者明知不成，費這個勁有麼用呢，一看招人家知道了，趕緊改變別招。黃三太已然是如此的理想，所以他二人打的平々穩穩，班海是青龍劍，一百單八手，黃三太是聲噎仙師，諸葛道爺的一百單八招，桿棒變刀招，外有救命三刀，班海是站中心一點，劍招由裏往外攻，柔能尅剛，站了個太極兩儀，由近而遠，黃三太刀招，站的是八卦連環，一動而八變，走的是，由外而內往裏殺，脚踏八卦，刀法遂八卦而轉變，用完了三十六天罡刀，進到七十二地煞上，刀法不似先前那麼明現浮擺，可也是現刀盤，亮刀纂，露刀刃，挽手飄々擺々，跟着叟代定風聲，就聽叟叟，刀光一片，好似一座刀山，先前還是二寨主遞劍相還，這時黃三太把地煞刀，施展開了，真是風刮不透，雨打不透，分不清三太在那了，忽前忽後，班海一看這一口刀，圍住自己，前面亦是刀，後面亦是刀，前，後，左，右，東，西，南，北，四面八方，全是黃三太了，自己心說好利害的黃三太呀，莫非說他是來替勝英遭規來的嗎，咳，也就是我若是別人早輸多時了，我常了也不準看贏，此時說不說約有一百餘個回合了，班海五十歲的人了，功夫一大，老頭子鼻窩，鬢角已然見汗了，自己有心撤下來，還是一時半時找不着機會，只可看關定式的，與他週旋罷，黃三太越殺越高興，正在此時，就聽有女子的聲音，說道，呦，這是與誰呀，打的這般熱鬧，父王撤下來，待孩兒我與他較量三合，黃三太聞聽，回頭一看說話之人，原來是一位，十分醜陋的個大姑娘，黃三太一回頭，二寨主班海抖身

形，縱出了圈外，將劍還匣，說道黃三太，刀招高明高明，我算領教過了，你與我之小女較量罷，黃三太一聽，就不愿意，想起勝三爺一生就不跟女子爭鬪，大凡女子論真本領無有，出手的招兒可真不少，甚麼迷魂帕，紅錦套啦，一時躲不及，栽了跟頭有多冤。今天三太已然，就聽那位大姑娘說道，黃壯士近前進招吧，成奉陪，就聽又有女子聲音說道，姐姐且慢，我看這個姓黃的，你交給我罷，就聽先來的那位女子說道，妹々你且後站，我不成了，你再動手，此時班海說道，金屏，你與黃三太動手，可不準用暗器傷人，他也不許用鏢傷你，今天人家一人，是替師赴宴來的，不能教人家代傷，倘若勝老英雄來了，一看黃三太身代傷痕，問咱一言半語，咱有何話呢，那女子一聽，吻了一聽說道，還有這麼一說呀，我說的呢，我師弟爲甚麼不用暗器呢打他，原來如此呀，書中代言，這幾位姑娘他怎麼來的呢，原來黃三太一到山上，後面姑娘就知道了，有心前來，不知老大爺教來不教來，故此未露面，這哈位小姐，是班海的四位千金，原來班山三位少爺，班金龍，金鳳，金虎，斑海二子，四女，金豹，金彪，大姑娘金屏，銀屏，金花，銀花，全是一身好功夫，會打十二隻毒葯袖箭，一對綉絨刀，大姑娘一條大鐵棍，力大無窮，會打墨羽飛皇石子，四姑娘銀花，會用迷魂帕，今天班山被打，五少寨主回內寨一說，來了個黃三太，替師赴宴，一連勝十三陣，連老大爺也被人家打了，目下咱父王正與人家動手，看光景還是不成，他姐妹四位一聽，說道，這還了得，不管老大爺

願意不願意。故此趕來當場動手，大姑娘腳大腿長，長的十分醜陋，他妹妹三人均是千嬌百媚，人材十分，別看他長的不好，好淫勁比誰都大，他在本山上，他看着誰好，就要誰，入雲龍最怕他無比，自要他看見了，他就不放，非得令他那們着不可，故此程英貪色過度，而且還有二位好看的呢，班山雖有耳聞，可是家醜不可外言，只可慢慢的調查，所以大姑娘班金瓶，他父親不怕，還懼怕他大爺三分，今天他大爺被打未到場，故此他姐妹全來了，爭論先後動手，大姑娘不容分說，遂邁動一尺二寸的金蓮手舉鐵棍，來到當場說道，你這小夥子，快過來，教我把你打倒，把你抗到我的屋中夫住看，你看好不好呢，黃三太一聽此言，羞的滿面通紅，本來三太就紅紛臉，今天又一羞，更紅了好相才出水的荷花瓣兒一樣，金瓶一看更愛了，說道你怕來罷，不然可要抓你去啦，黃三太一看不好，不得已只可向前，大姑娘說道，這不得了嗎，爲甚麼放着好不好呢，警匕扭七有甚麼意思，你就動手罷，我一動手，你就走不了，我把你抱着一走，找個地方一呆，他們誰也不管我的事，姓黃的，你說好不好呢，黃二太一聽，氣的了不得，大姑娘還以爲得意呢，黃三太此時若罷不能，不動手大概是不成，心說我何不狠狠打他一下子，教他快回去亦就是了，罷想，拿好了主意，這才來在當場，下首一站，淨等大姑娘動手，此時醜丫頭班金瓶，一看黃三太長的太好看，紅粉的臉，兩道劍眉，一雙闊目，臉方口正，大耳垂輪，很是英雄樣，身体粗壯，年纔三十多歲，正在青年，他越看越

愛，由愛生憐，心說反正我得救此人。我不教他死在我們山上，怪可惜的，我救他一命，難到說他不要我嗎，就憑我這個人頭，他不能不願意，他也不動手，衝着黃三太滋牙一樂。黃三太恐怕被旁邊人恥笑，不得已用手一指說道，小姐請你進招吧，小可奉陪。大姑娘一聽黃三太與他說話了，他這才一揮鐵棍，代着一陣風，就奔左太陽穴打了來啦。黃三太低頭一躲他的鐵棍，姑娘抬起金蓮，撲的一脚就踢了來了。黃三守心說，好快的身法，好快招兒，這一招就是，若傍人這一招就得見輸贏。黃三太跟着就用了一手虎坐坡的招兒，赤的一聲退回去足有五尺，心說好險啊，醜姑娘一見三太躲過去，說小寶貝，你躲麼？你不躲我也不真踢呀，我逗你玩呢。黃三太心說這是那的事呀，亂七八糟的，心說我早早打發他罷，不然迹不定鬧出甚麼笑話呢。右手一探囊標，將甩頭取出來，皮套挽在右手，可不與他動手了，說道小姐我敗了，你不要追，我不與你打了，我走了，醜姑娘說道，小寶貝，你走可不成，我還得與你那麼着呢，你快跟我來吧，說着話往前就奔，三太心說你來了好，說道着打，醜姑娘一怔神，心說，這是那裡的事呀，微一抬頭，任麼未有，心說他這是我長的不錯，不好意思打我，他放心往前一上右步二天回起抬首，一道寒光，就奔醜姑娘左膀打去，班金花一看甩頭來了，一側身，膀子到是的價了，奶脯子可露出來了，甩頭一撞，撲的一聲，就聽愛呀一聲，疼死我也，一悟胸把說道，沒良心的，你真打呀，往後倒退，就在此時，又過來二位女子，

長的真是千嬌百媚，好似嫦娥臨丸，西施重生，就是人家生的，上天下小瓜子臉，灣灣的眉，水凌凌的杏核眼，懸胆鼻子，櫻桃紅的小口，元寶耳朵，掛着燈籠墜，玉米銀牙，似露不露，一笑之間，小臉蛋現出來兩個酒窩，行動翁流，帶着一種妖媚樣兒，一望而知不是閨闈綉女，上身穿鸚哥綠的小褂，水紅的褲，粉紅秀花腰巾子代着惠兒，窄小軟底弓鞋，漂白的襪子，名漆臉是黑蟻爬山，紅藍絆腳帶兒，三根紅的，二根綠的，鞋底還是香牛皮的，雙手持着一對秀絨刀，黃三太一看，心說這是誰呀，打扮的這妖妍，與方才那一個比，真有天壤之別呀。這二位女子來到當中，說道：呦，好你姓黃的，今天來到我們山寨，你真敢打了我的大爺他老人家，我班銀花，班金瓶，可不是好惹的，今天就動手吧，這二位女子一說自己的姓名，黃三太心說原來你們怒二寨主班海的女兒，今天可不能容讓你們，我隻身一人前來赴宴，你們輪流戰我一人，不容休息，我黃三太正在中年，難道說還怕你們嗎，黃三太心中之話，並未說出口來，那二女子站在上首，那意思是要一齊擁上，黃三太心說，我也不用動刀，我就用我這甩頭吧，省的沾巾捋袖，免去嫌疑的，想定主意，這才轉到下首一上步，那二女子金瓶，銀花，二人一齊擺秀絨刀動手，四口刀上下翻飛，快不可擋。黃三太招招架架，手持甩頭，與他二人打在一處，論能耐，這二位女子比較六位少寨主強的多，今天跟黃三太打到一處，就現出黃三太的功夫來了，一者銀瓶今年已經二十一歲了，鴛女思春是免不了的，金花今已十九歲

了，可是均未出閣，終日姐倆愉々摸々，也未有如願的，給天一見三太，長的不錯，心存愛慕，二人均有意，故此你爭我奪，誰也要先動手，意思是誰拿住了是誰的，他二人均是一個心理，所以今天黃三太到得了便宜，黃三太一看她二人的刀招，不差來住，十個回合已過，他二人均是張口帶喘，香汗透體，就知他們未有甚麼出手的，黃三太這才將甩頭走開了，按飛抓用，一百二十招，施展出來，甚麼左採花，右採花，老媽拐線，浪子踢球，各樣的招兒，一路亂打亂撞，淨奔上三路，黃三太是正了君子，若不然使抓的主兒，下三路的多，黃三太他不得已，於外子交戰，自己就覺着怪害羞的，十分能爲減去二分，若再一發壞主意，哪不是黃三太所爲，金花，銀花，二人看的明白，心說此人好俊的功夫，怪不的各位寨主，與我六位兄弟落敗，看今要戰長，還不定誰輸誰贏呢，此時金瓶，眼珠一轉，黃三太一看她，眼珠亂轉，心說我先制她吧，不然回頭受了她的暗算，性命是小事，名譽可丟不起，黃三太這才把甩頭招法一緊，到把二位小姐忙合的頭渾轉向，黃三太巧用一手老媽拐線，甩頭打莊金瓶小姐左乳上，金瓶心說小沒良心的，那不打哇，單往這打，銀花一看三妹被打，她怔了怔神，黃三太來了個外甥打燈籠，照舊，也不偏不向，一人一甩頭，打的雖說不重，可亦够她二人受的了，她二人手悟胸口，嘴裏不能說，咧了咧嘴就敗回去了，這功夫又過來一位女子，黃三太一看又是一位千嬌百媚的女子，真是好似芙蓉出水，荷花代露一般的清秀，黃三太一看這位女子

，與方才那二位比，可有天壤之別；此女子生來的沉穩大可，靜雅之中代着英雄氣概，就見那位女子慢慢走來，到了下垂首一站，說道：「呦，你這一位壯士，不應當將我三位姐姐打得可憐又可笑，黃三太一聽，人家大興問罪之師來了，只可說小可一時魯莽，反正我未打得他們代傷呀，誰讓我收招不住呢，請你原諒我吧，那位女子說道，壯士合算是不用暗器傷人，是不許致於死命呀，那你就留個心吧，我可要得罪了，黃三太一聽，心說這位女子他是誰呀，莫非說此女不是班家女兒麼，他是誰呢，黃三太這一猜，還是真猜着了，此女的姓名，暫不來談，後文書，另有表白，廢話不提，書說當時，黃三太一發愣，就聽那女子說道：「壯士，你進手吧，黃三太這才說了個請字，那女子把手中寶劍一伸，右手雙劍訣，劍走白蛇吐信，招法非常之速，黃三太一看心說，好快的招兒，只得聚精會神於他耐戰，他二人真是棋逢對手，將遇良材，一時半時還真分不出，輸贏勝敗，這位女子打了幾個回合，就知黃三太的功夫不壞，心說我不與他戰了，我想法子擒活的罷，若不是寨主有命，我那三位姐姐早就拿毒藥袖箭打了，我可不然，我想巧妙招兒，會活的，我看強的多，他眼珠兒一轉，黃三太一看他打的慢了，又看眼珠又轉了又轉，心說着吧，若鬧玄虛，黃三太把金背砍山，折鐵寶刀施展開了，那女子找破綻，還是真不易，正趕上黃三太用了進步中刺，刀刃向上，刀背向下，赤的一聲刀就遞進去了，那女子退步一轉身，左手迷魂帕一抖，黃三太猛抬頭一看，迷魂帕兒，已砸在下額上了，

想躲可來不及了，用刀一挑，聞見一股異香，翻身栽倒，人家往回一代迷魂手帕，將迷魂手帕，又帶在兜囊之中，人家那位姑娘，慢慢的退回到東廂房，往廊沿底下一站，二寨主分咐來人將三太綁起來，將他的刀插在刀鞘，仍與他代在身上，命人抬到後山，五行八卦道遙亭，幾個姑娘這才近奔後寨而去，此時老和尚沉隱不語，大寨主催促二寨主班海，用原定的計畫，班海說道大哥，你老人家請想，咱費若千的金錢，毀害一個黃三太，有且又報不了仇，老勝英已然在世，若如此一來，咱藏天島無寧日矣，好好就許身家性命不保，還不如咱將三太拘留於此，通知老勝英，教他親身到此，咱再放回黃三太，他到咱道，那不就由咱辦嗎，老和尚法元說道，就依二弟吧，這個主意好，無形以黃三太爲釣魚香餌了，就這麼辦吧，大寨主只可點頭，此時天已掌燈了，不多時，有人擦抹掉案，呢擺坐座，放好杯快，大寨主讓老和尚法元，入了客位，二位寨主左右相陪，他們吃喝不必細表，且說仁義大俠黃三太，自從被四姑娘班銀瓶拿住之後，將他抬到五行八卦道遙亭，將足下的繩扣解開，倒剪二臂，將他送到裡面，大少寨主班金龍，將三太噴醒，說道黃大英雄，不要着急，不久有人請你，千萬你可別動，此亭消息埋伏，錯走一步，性命不保，黃三太亦不言語，他就走了，黃三太此時一看，什物寢俱齊至，自己想起，真是意想不到的事，斟稱說是勢而無功，真是功虧一簣了，思想起自己隻身冒險，大戰十七陣，不幸被一個黃毛少女拿獲，自己可真愧，心中又想起老師身在病間，

而且有三鼠在家中住着，好似閉門養虎，反上攪下，自己以迷離，就躺在床榻，也因為自己爭鬪了半天，連勝十七陣，偶一失神被擒，自己心緒已煩，就着了，亦不知天到甚麼時候，就聽有人說道，黃大英雄，醒來用飯，黃三太這才驚醒，也不知道甚麼時候了，抬頭一看，認的是程英，程天鵬，說道程少寨主，不要嬉弄某家，黃某可殺不可侮，倘若再出戲言，我要不認的你了，程英說道，黃大英雄，這是怎麼了，我不念你我有殺父之仇，我愛你胆大身正，爲人不妬，有大英雄的氣概，怎麼說我戲逗你呢，黃三太說道，程少寨主，你看我黃三太雙手被綁，無手飯怎麼吃呢，程英一看說道，可不是嗎，我之過也，說明親解其縛，說道黃大英雄，千萬不要離開此地，此亭名喚五行八卦遺遙亭，四外八方消息既多，慢走一步，性命不保，千萬注意，我非虛言也，黃三太點頭說道，謝謝你吧，我知道了，程英這才將酒飯給黃三太擺好，自己告辭而去，黃三太一看，一壺酒，四盤菜，一碟饅頭，一碗三鮮湯，黃三太這才自斟自飲，正在吃飯之際，樓梯蹬登登有脚步声，黃三太心說這座樓，不是有消息嗎，怎麼有人隨便走呢，正自納悶，就聽叟的一聲，就聽窗戶口。吧的一響，再看窗戶紙破了個窟窿，嘩啦掉在地下，一團紙，趕緊拾起一看，上有字跡，草草數語上寫，黃三哥，此地不可久居，快離開險地，我啓，黃三太一看，就是一怔，心說賈明嗎，不對不對，他未有這麼快的身法，而且他不會寫，這是誰呢，黃三太正自思想，就聽又有衣襟代風的聲音，不由一楞神，心

難道不知是那家兄弟到了，自己也不願吃喝了，站起身形往門樓一上步，就聽赤的一響由上面掉下一面鐵網，幸虧自己躲得快，不然非砸死不可，就見這面鐵網，約有小指粗細，是擦成的燈籠錦式，推了推，紋絲不動，可就將樓口給擋住了，想出來萬難，無奈何又退回了裡面，又聽得樓梯登登的聲音，功夫不大，就聽有女子聲音，說道，呦，這是誰呀，把門給堵上了，這可怎麼好，還教我費事，自己叨叨念念，就聽咕婁婁的一陣響，鐵網平安懸起來了，抬頭一看，上面還是雪白的屋頂，嚴絲合縫，任麼也看不出來，黃三太不由回頭，猛仰臉一看，進來一位女子，細看認的，是那位醜了頭，班金花，就聽她未從說話，先呦了一聲道，姓黃的，程英小弟弟，不是告訴你了嗎，不教你動，怎麼那面天網掉了，你望傍地方走，千斤開一落把你砸死，小命就預完了，找問問你，你愛我不愛，你若愛，我就把你救出去，可得跟我上我那屋裏去，黃三太一聽，羞的滿臉通紅，好相一張紅紙，低頭不作一語，那女子又道，姓說的，你看怎麼樣吧，說話呀，裝啞叭成嗎，你若不說話，要抓你啦，黃三太萬般無奈請道，醜丫頭，你本是大寨主的千金小姐，姓黃的，某黃堂堂正正，烈烈烘烘的英雄，豈肯於你這無恥醜女接談，趕緊走去，還在罷了，如若不肯，我黃三太標可不認的呢，那女子一聽就極了，別看長的醜，輕也不敢當面說他，有人說他長的醜，他非把你打壞了不可，今天黃三太一誰他醜他就急了，可是咧着嘴大笑，一滋牙更難看了，他說道小沒良心的，你拿你那個東西

·打我奶脯子，這時還疼呢，我與你動手，不過遊戲，我又不真打你，你可真打我呀，黃三太一聽，他這個話，好相自己愛上他了，不由心惡欲嘔，低頭不語，醜了頭說道，姓黃的你答應不答應，再要不說話，我就要抱你啦，把你摺在我的屋中，我看你還說甚麼，黃三太知道這種人，是一個心眼，說的出來，就辦的出來，趕緊說道，咱這麼辦罷，你到前面大寨，教大寨主爲媒，咱正名言順，你看好不好，咱不比這偷々摸々的強嗎，醜女子說道，我走了你若跑了呢，黃三太說，我不是不會下此樓嗎，這樓下不是淨消息嗎，醜女說我不用了，你就跟我去罷，我大爺，我爸爸，他們不管我的事，正在此時，就聽吧的一響，黃三太一看，又是一團字紙，拾起一看，上寫三哥假意應允，教他引你下樓出醜，逃出險地，時多有變，快快，黃三太一看，心說這是那的事呀，時在緊急，不得已，這才向那女子一笑，那女子說道，誰給你的字條，他們誰教你你走不了，走，你跟我去，黃三太心說，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自迷，於是說道小姐，這樓怎麼下去呀，醜丫頭金花說道，你跟我去不就完了嗎，我走一步，你走一步，我下的去，你不就下去了嗎，黃三太道，那麼你告訴我，不就完了嗎，醜女一堵氣說道，上樓邁步一，三，五，下樓邁步二，六，八，決錯不了，看着字走呀，你略在消息上，我可不管，黃三太說道，你說對，我決走不錯，你就頭先走罷，醜女道，你多精啊，我領你下樓，你跑了我找誰去，我抓着你的英雄帶罷，黃三太道，合算你不信任我呀，醜女道不

是我不信你，本來麼，你真跑了我可怎麼辦，莫不如我抗着你罷。黃三太說道、你不要錯想了，我既答應了你，我是看你長的好看，生的太美了，你教走，我還不走呢，怎麼就會跑呢，醜女一聽心中高興極了，說道那麼我抱着你罷，三太道且慢，只管頭前走罷，反正我不走就是了，醜女說道，你願走就走，我們山寨四外消息多了，怎麼着你也跑不了，說罷頭前代路，說道二，六，八，別忘了，黃三太說道，不勞妹妹囑咐，醜女一聽，心中美到極點，黃三太這兩句話，說的他樂樂孜孜，不多時，下了樓梯，到院中，黃三太一抬頭，就見黑影一恍，好相女子的後影，醜丫頭也看見了，說道姓黃的，他們全來了，我怎麼着也不能教你去，趕緊跟我出院，說着話一邁步說道，走白萬字式呀，不是白萬子，可別走，你看那不黑萬字嗎托他二人剛到了五行八卦逍遙亭門口，黃三太燕子三抄水的功夫，叟叟七三縱出了險地姑一毛腰往前跑去，醜丫頭說道，怎麼樣，我知你就得來這一手，你跑到那去，也得被兩拿住了，二次我決非抗着你不可，不提醜女想着二次捉拿。且說黃三太方才來到大塙道就有條黑影一恍，心說這是誰呀，好快的身法，我得追趕，一哈腰就追趕下去了，這個黑影，若隱若現，頭裏行走，黃三太後面跟隨，方才來到前面大寨，就聽山崩地裂地聲音，嘎吧亂響，好相是爆炸了甚麼火藥庫一樣，猛抬頭一看，天都紅了原來着了火啦，就聽鑼聲一片，人聲嘈雜，黃三太不知是甚麼事，又聽有人說道捉拿奸細，千萬不叫他們跑了，這定是黃三太勾引來的，黃三太一

聽是二寨主班海的聲首，心說趕緊出山，有甚麼話明日再說，自己辦方响，天已在三更已遠，不到四更，忽又見那條黑影二三恍，黃三太這才跟縱而去，不提黃三太，單說山中爲甚麼這麼爆炸，原來金頭虎鐵霸王賈明，自與黃三太分手，他遠遠看見，有人將黃三太接進山去，天已黑暗，他才繞進山口，越過了寨牆，繞走後寨，他走後寨，天已初更了，他找了一道短牆，一挺身，越牆而入，到了裏面一看，四壁空空，是一個場院，任麼房屋也未有，就是西南角上，一個小小亭子，出了大場院前面樹木森森，他走到亭子前一看，也未有甚麼可疑的，自己心說這若大一座院子，決不能就這麼個小亭子，其中必有原故，我常聽我們老頭他說過，獨獨一個院，其中必有事故，不是總消息，就是總陣眼，決不能平平常常在此蓋一座小亭子，賈明這才到了亭子近前一看，任麼也未有，走上去一看，還是看不出來，往四外一瞧，細一弄眼神，前面有一個土堆，賈明他是消息的兒子，他爸爸鑽雲太保，妙手大俠，賈永，賈斌久，下過大西洋，對於各樣消息，無不着手成春，能造能破，雖然賈明不願學，無奈終日守着，比別人知道多一點，故此他今天一見，就知有故事，心說莫非說，這個小土堆有故事，這是何意，怎麼不在亭子上擺放呢，賈明這才來到土堆一踏就聽空七的聲音，他抽出一字鎖鐵杆，嘩啦，把土分開，地下一塊石板，將石板挖開，恍着火摺子一看，有倒下台階，他下去一看，有盤口粗細的個草把子，把草把子打開一看，有一層鐵筒，鐵筒之內，有一個竹筒，將竹筒

用杵砸開一看，吓的他呆呆發忙，仔細一看，裏面是藥信子，心說這是那的藥信，我別在此處了，我快去打聽打聽，黃三哥罷，倘有好歹，我賈明可交待不了，出來是我二人，到如今只我一人回去行嗎，瘦小子他也不饒我呀，賈明道才竄出場院，近奔大寨，進了後寨大牆，就聽有梆鑼聲音，他心中想，小母狗眼一反尺，壞主意鑼來了，不多時鑼見二人，一拿梆子，一拿銅鑼，賈明他真會出主意，把大衣脫下來，一蒙頭，望地一蹲，淨等更夫到來，拿梆子那人年約二十來歲，平日最胆小不過，今天的晚班，他光害怕，他與同事換班走前夜，方才走到了此處，他萬沒想到，賈明蹲在此處等着他，拿着梆子，口中哼七唧唧正唱梆子腔，賈明猛望上一躡，拿梆子一看，說道媽呀吓死我了，就聽咳呀一聲，梆子亦扔了，死在一旁拿鑼的一看，不知他看見甚麼了，這功夫賈明把大衣一團，伸手把鑼一抄，不教他落地，怕的是有響動，跟着把更夫脖子一扣，更夫干着急說不出話來，賈明拿有能奈的可不成，若是拿打更或是嘍兵，他可真有兩下子，賈明他把更夫捉到四外黑暗之處，把脖子給捋順了，更夫還過這口氣，暖呀了一聲，賈明把杵一恍說道，你若一嚷，我把你砸死，不要你害怕，我來問你，你們山上來了那個姓黃的，此時怎麼樣了，那更夫一看賈明，其貌不揚，小個兒雞圈腿，小母狗眼，灼灼放光，說道好漢爺，你不用問姓黃的，人家臉露大了，與我們本山的寨主動手，全贏了，一連十七陣，我們山上一提人家，未有一個不贊成的，無有一個不怕的，賈明一聽說道。

怎麼露那麼大臉，我不信，十七陣，你小子說瞎話，我打死你，那更夫說道好漢爺，不然我念着你算算，是十七陣不是，前五陣，是本山五虎兄弟，後八陣，是前，後，左，右，東，西，南，北，八大寨的寨主，還有我們大寨主班山，二寨主不分勝敗，又來了三位姑娘，連連敗陣了，最到末後，四姑娘來了，以迷鬼陣帕，將姓黃的掣住，給囚起來了，賈明說，你們寨主請勝老英雄赴宴，是好意是歹意呢，快說，你若說瞎話你可估量你的性命，更夫說道，我不敢說瞎話，原來是我們大寨主的義子，二寨主的徒弟，與勝老英雄有仇，賈明說他姓麼，怎麼與勝老英雄有仇，更夫說道，此人姓程名英，字天鵬，是雙龍山，大寨主程士俊的後人，自從他父已死，他六歲的時候，與他母親路逢我們大寨主，收留身傍，到如今屈指算來，不下二十餘年光景，他將武功跟着二寨主練成，終日苦苦哀求大寨主，給他父親報仇，我們大寨主與老英雄勝三爺，半面不識，始有河南少林寺，下院的老僧家的，法元和尙，代領他四個弟子，去望江崗大鬧壽堂，聽說叫大頭鬼給吓回來了，在半路上，與我大寨主遇上，他們回山見過二寨主，驗量好了，先用各位寨主試藝，能為不如老英雄，將老人家請到，五行八卦逍遙亭一呆，夜半子時點着信稔，連樓代人，給崩死了，仇也報了，冤也伸了，賈明說，那麼亭子在甚麼的地方，老人家不會下來嗎，更夫搖手道，不成不成，那亭子乃是一個五行八卦火攻陣，白日四外消息埋伏，神人難逃，就是敵着門，你也出不來，步步有險，賈明誰信捻在甚

麼地方，更夫說那我可不知道，我若知不說，教我死無葬身之地，賈明說你說瞎話，實說我亦無從考查，如此你先避七屈，我把你網上，你先休息一會兒，回頭我再放你，他說着話，把更夫綁好，扯塊衣巾，將口堵上，賈明這才返回來，找着方才那個地方，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幌着火摺子，將藥信點着，就聽哧七的聲音，他還聚出來呢，就聽山崩地裂一響，吓的他頭昏轉响，自己心說通通快快給他們毀了冷人的玩藝，忍想起黃三哥被擒，未問間被囚在那了，倘若囚在五行八卦逍遙亭，那可就壞了，教我不管不顧知給點着了，我黃三哥若在那個，可怎麼好，那不成了我害了他嗎，自己急的打自己嘴巴子，怎誰忘問問了，真是後悔樂賣不的，自己正在怨恨自己，就聽四外人聲鼎沸，說道拿呀，千萬不要教奸細跑了哇，今天來的奸細太多了，把五行八卦逍遙就給點着了，把黃三太也給震死在裏面了，千萬不要教他跑了，賈明他一聽此言，吓的真魂出了七竅，真是魂飛天外，魄散九霄，心說這可怎麼好，賊未害成，到把自己三哥給震死了，我反正是活不了啦，莫不如於他們拚罷，把主意想好，自己返奔前寨，到前邊大廳院，人家早看見了，噙匕串鑼一響，就見人家衆人把他圍在當中，二寨主班海一看，共人貌不驚衆，相不嚇人，說道你是那裏來的小輩，到此何事，誰給點住五行八卦逍遙亭，賈明一拍胸膛說道，小子們，五行八卦逍遙亭是我點的，我乃明清八義，七爺賈明久之大小爺，金頭老虎賈明，我兄弟花驢賈亮，小子們怕不怕，我來問你，我黃三哥你們請來赴

宴，他上那裡心了，快快說來，如不說實話，賈明我可要拿杵，杵你們了。二寨主一聽，滿嘴亂七八糟，一句人話也未有，說道黃三太到是來了，一連勝了我們十七陣，最末後教我小女拿獲，放到五行八卦逍遙亭上，不知何人將亭子點着，爆炸此亭，可惜黃三太那樣年歲，與那身好功夫，賈明一聽，眼含痛淚，心說我害了我黃三哥啦，堵也不活着，殺一個够本，殺二個我賺一個罷，此時人家將他圍好，他想跑可也跑不了。亮子油松照耀如同白日，而且他一死相拚，並不逃走，把杵一橫說道，小賊們，你們那一個不怕死，咱來來，叫我杵死。我不管償命，衆位寨主一聽，真是氣的不知如何是好，就見南小寨的寨主，活張飛蔣海，把丈八矛一順，說道，小輩不要你胡說八道，你近前受死，賈明一看說道，小子報名，我好教教閣下殿前去掛號，氣的蔣海說，某家活張飛便是，賈明他一聽就樂了，說道你到姓甚麼，蔣海一聽，說道可不是，真教他把我氣糊突了，說我姓蔣，名海。人稱活張飛便是，賈明說道，重背不大哩，還相句人話，說罷掄杵就打，他二人走行門，留過步，大槍，鐵杵，常七亂影，一個是一寸長，一寸強，一個是一寸小，一寸巧，強的一力降十回，小的早一小破千斤，賈明身形委小，近步接架，將海是丈八長矛，用招得撤抽身，所以很費事，賈明三十六杵，萬人難敵，裏撩，外划，上崩，下砸，刺，桃，三十六着完了，一路亂攪合，就見步張飛一橫矛，賈明可得着禮了，用手中杵，霸王甩槍式，杵就去了，杵裏可未有這麼一招，今天賈明他是歡喜

不知怎麼好了，故此來了個出奇的，蔣海也該着倒霉，今天就遇見了這麼一位賈爺，胡來一下子，可了不得，杵尖亦由左肋穿到前胸，賈明一反手腕，說道給我黃三哥報了仇。就見蔣海氣的連句話也不說，一堵氣子就死了，賈明說道，還有那位再來來。又聽有人說過，小輩不要胡說八道，看我鞠源要你性命，與蔣寨主報仇，賈明一擺杵說道，小子不用橫，近前動手，打倒下，才是好漢呢，此時二寨主一見蔣海死去，心中一慘，眼就紅了，吩咐衆位寨主，將此人拿住給死去的蔣爺報仇，二寨主一發話，誰也要搶着動手，此時可真難爲賈明，一條杵，施展開了，三十六杵誰也敵不了。此事天可已四更過，不到五更，賈明正在打的無力之時，就聽有人說道，賈明黃三太未死，趕緊出山逃命，賈明一聽，就知是自己人，說話他聽見了，人家也聽見了，嘩啦啦一園賈明，想走萬難，二寨主吩咐衆位寨主，抄軍刃上房，拿說話之人，就聽當院一亂，平，平，平，一路亂打，真是希哩嘩啦一響，急如暴雨，打的衆人抱頭鼠竄，退回大廳。既至不亂了，再找賈明縱影皆無，二寨主吩咐快去追趕。他小子決走不了。衆人這才醒悟，婁兵們，打着亮子油松，開開三道寨門，順道追趕，影七綽七，還看賈明頭前跑呢，明至到了山口，再找賈明踪影皆無，二寨主一看，天已亮了，只可有麼話明日再說，不提二寨主班海，班振水回山，單說賈明他打的正不得力之時，有人來了這麼一嗓子，賈明一聽，知道是自己人了，心中一明白，趕緊順着房沿，跳出了大廳院，順道往前跑，也不知東西

南，西，北，忽見前面有黑影一幌，心說就是此人嗎，我跟着跑罷，那人在前，賈明在後，他也看不清是誰，也不管男女，反正知道是自己人那條黑影，忽隱忽現，在頭前帶路，及至追到了三道寨門，就見那人抖身而過，不多時越過三道寨門，出了山口，再找黑影已看不見了，自己心說我可怎麼好，我怎麼回去，回去說甚麼，瘦小子他一問黃三哥，我說麼，自己正在爲難，忽聽前面人聲鼎沸，吓的賈明藏到樹後面，既至到了近前一看，不是外人，正是大師兄，一粒洒金錢大巴胡景春，代着守前夜，二十四小前來打接迎來了，原來黃三太與賈明他們一走，小兄弟們就有知道的，可是誰也說不清上那去了，大家一啣咕，大巴胡景春說兄弟，你們有甚麼事，當面說來，未甚麼切切私語，不能富衆說嗎，蕭銀龍道，師兄，今天不何不見黃三哥，與賈兄弟，他二人那裡去了，大巴說道，賈明不是發汗去了嗎，大概三太也許睡覺了，蕭銀龍說道師兄，果然你好哄弄，說麼信麼，此話誰說的，大巴就知有事了，楊五弟說的，蕭銀黑說道大哥，你把楊五哥叫來，咱們問是怎麼回子裏罷，大巴無法，派人將楊香武找來，此時天已過午，正是後撥楊香武的班，香武一聽說是胡大巴請，他心中一多索，心說要壞，這是誰給走嘴了，既至是到前面書房，大巴胡爺說道五弟，三太賈明他們那裡去了，倘出了舛錯，那如何是好，老師正在病間，死活不定，三太他再出了事非，那可就不得了啦，有甚麼事，你就說罷，楊香武到此時，抬頭看了在場衆位說道，胡大哥，我有一句話，說在頭裏，

我說完誰不許教第二人知道，此事關係甚大，胡大巴說道，你說罷走不了嘴，楊香武才將三太賈明藏天鳥替師赴宴的話一說，在場衆人一聽，吓的了不得，胡大巴說道，楊香武，你好大胆子，真敢放黃三太賈明二人替師赴宴，你想宴無好宴，會無好會，賈明起事的魔頭，三大學而未成，尙在深造之時，你想二人一去，兇多吉少，我也不甚說你了。事已過去，追悔何及，今天三更不回，守前不許睡覺，接迎他們去罷，楊香武一聽，大師兄說的話一點不錯，只願與賈明抬杜啦，自己一粗心，將事作錯，接着說道師哥，此番教二位老人家知道不知道，大巴胡爺說道，石蘭你去到東跨院，不要大聲怪叫的，到那裡慢言慢語，你說胡景秋請蕭師叔他說一句話，不要叫傍人知道才好，石蘭說道，胡大哥，不用囑咐，你放心罷，石抵遇走來到東跨院上房，石蘭看老人家已然沉寂未醒，孟二俠低頭盹睡，三鼠在屋中守候，蕭三爺說道石蘭，不去休息休息，你來到此處有事嗎，石蘭說蕭三叔，你前面去看看罷，賈明他又鬧鬼哩，誰說他他也不聽，老人家你一去，他就跑了，蕭傑說這東西多可惡，勝三哥病到這樣光景，他還不好好呆着，說罷邁步出了屋門，回頭又往白氏兄弟一努嘴，白俊一點頭，蕭三爺這才出了上房，奔前面書房，見了胡大巴說道，賈明他又鬧甚麼了，石蘭道老人家方才那是瞎話，請你來我大哥有事與你商議，蕭三爺說道，胡大巴，有話你說罷，胡景春才將三太，賈明去藏大島赴宴的話，又述說一遍，蕭三爺聽完，把頭搖了搖說道，此事很重要，不能說怨賈明，

不去是不成的，可是去的人太少，此時你們守前夜的換班夜，不動聲色，快去接迎，見着了，那是再好不過了，見不着到山寨與他善說，他若不給，你派人來與我送信，我再前去要人，龐大巴說老人家，你可秘密一點，千萬別教我老師知曉才好，蕭三爺點頭，你們去罷，這裏事有事呢，諒不致有錯，胡大巴這才教小兄弟們，收拾各人的物件，拾掇好了，此時天已然要黑了，吃了飯，換班守前夜，衆小兄弟們，均是擦拳磨掌，好幾個月未動兵刃了，均是遙，欲試，恨不能一時到了藏天島，打個落花流水才好，不多時三更天了，還不見三太他們回來，衆人如坐針氈一般，倏時楊香武換班，三鼠在屋已睡啦，胡大巴說道，五弟，你在屋守候老人家，我代領二十位兄弟去藏天島足矣，此時不用瞞了，香武道，大師哥，你派罷，誰在家，誰去藏天島，你說罷反正不能全去呀，胡大巴說我代二十人去可矣，餘者協同你守候，家中三隻老虎，比藏天島還重要呢，大巴胡爺說完，這才代着白家二位兄弟，蕭銀龍，鳳凰張七，紅旗李煜，毛普，石蘭等等，共二十一人，這才出了黃宅，順大道奔藏天島就走下去了，衆小兄弟們久未出門，心神爲之一變，真是精神抖擻，施展夜行術，天到四更過，不到五更來到了山口，此時影影綽綽七天光要亮，已然魚肚色了，到樹林忽然一幌，胡大巴說衆兄弟看見了嗎，有人罷，蕭銀龍說道，不用說，這是賈明，他專愛幹這一手，賈明在樹後一聽，是蕭銀龍，知道瘦小子未來，他就不怕了，我唐一時是一時的，他這才轉出來，見了胡大巴，說道師

哥，你們才來呀，胡景春一看是賈明，才罷心放了一半，說道賈明，黃三太呢，賈明說，我不知道哇，胡景春說，不是你二人一同出來的嗎，怎麼你又不知道呢，賈明這才將如何叫三太明去，自己暗進的話一說，大巴一聽可了不得了，倘若黃三太真死在五行八卦逍遙亭，那還了得，他們正在發怔，忽然有黑影一幌，黃三太來到進前，說到衆位兄弟快走，否則人家追來了，也不知是何人將亭子點着了，火已起來了，快走罷，有甚麼話回去再說，賈明他已見黃三太未死，把衝天杵小辦一幌，說道黃三哥，露臉不露臉，我點的，給炸碎了，胡景春說別說了，險中險快回去罷，見了老人家再說，於是他們小兄弟二十多位，順大道又往回走更精神了，賈明他這一夜米水未到唇，他說衆位兄弟，你們誰帶着吃食，給我點，我覺着餓了，肅銀龍說道，賈大哥給你罷，我就知道你有這一手兒，賈明接過一看是兩個饅首，又乾又硬，自己雖不願意，可是傍人還不惦記我呢，還得說我們是親戚，他才想着我，於是他們一路說笑，不知不覺東方太陽出來了，可也到了聚傑村，既至到了黃宅，衆人已看黃三太賈明回來，大家全把心放下，問以究竟，賈明大張其詞，如何進山，如何將五行八卦逍遙亭，給他點着，炸壞了五行八卦火攻陣，全山寨主心胆俱戰，黃三哥一人，替師赴宴，話不投機，一連贏了男女十七陣，最末來了一位少女，用迷魂帕，將三哥拿住了，被囚五行八卦逍遙亭，我大將金頭虎，隻身探五行八卦逍遙亭，將黃三哥救出來，找着了總葯信，我一幌火摺子，就給他點着了，

亭子一炸，我就奔了大廳，一杵打死南小寨的寨主。馮江，馮清源，我不高興了，我就跳出了圈外，越牆而出，到了樹林逢大師兄，這才同他們回來，這次你們誰比的了金頭虎大將賈明啊，他把話說完，氣的衆人嘴都歪到耳朵上去了，楊香武說道，賈大英雄，說的一點不錯，黃三哥大戰十七陣，實有其事，黃三哥被黑影引出，衆人家打救，賈明的能奈太大了，班家寨聞名喪胆，這不是瞎話罷，賈明一聽說的他心院上了，低頭不語，正在此時，二位老俠，孟凱，蕭傑來到，黃三太又將赴宴的話一說，大家這才明白，說那條黑影可是誰呢，黃三太說是那位兄弟到那裏，將我引出，我要當面謝過，衆人一一默々無言，二位老俠說道，三太黑影之事，不必談了，久後定然自明，你師父他老院聽人家，聽說你先替他赴宴，他歡喜極啦，你去看看去罷，黃三太一聽，趕緊來到東跨上房，見了老師，問了問師老怎麼樣兒，老英雄勝三爺將頭略爲抬了抬，說道三太藏天島班家寨，請我赴宴，究竟爲何而起，要你細細講來，三太這才背述前情，迷說一遍，皆因伏虎羅漢法元，劫上壽的英雄，被我大師伯赶走所起，將前後交手一連十七陣，最後敗在迷魂帕下，被擒五行八卦追遙亭，又被黑影指引，抬有斑金花領路，逃出了追遙亭，黑影一幌，我遂黑影逃出了大寨，遇見各位兄弟的話一說，老英雄一笑，說道後生可畏，說道你三位師伯，已然賜藝，將來成名何難，我教你的八卦萬勝金刀，一百二十八字，你會多少，你以箸代刀練來我看看對不對，倘有不到之處，我再傳你，勝魁來了

你奸傳他，三太一聽，趕緊說道：「恩師，你不累嗎？請你休息罷。」勒三爺說道：「此時我心中明白，你慢慢練來，不要耽誤時間。」黃三太這才遵命由頭至尾，練到一百二十手，那八招三太不會，勝三爺說道：「三太，你將筷子拿來，我傳你，此八招你記往了，成名容易，你將使刀小兄弟們，全叫過來看着，一人記不住，衆人一人記一招，千萬不要忘了，三太這才通知小兄弟，用刀小兄弟們均是注目而視，大巴胡景春心中十分歡喜，今日老人家賜藝，就見勝三爺，教香武三太扶起來，三爺半躺半臥，手持竹箸，將這八招練完，說道：「此八招，乃是八仙劍中絕招，我輕易不用，非我實不得已，才可使用，今天傳你們，好好記住了，誰記住的多，誰交給誰。」黃三太他已受三位劍客親傳，功夫已升堂入室，今日三爺又一解說，三太完全明瞭，下餘小兄弟們，記住三招五招不等，此時老人家已覺很累，三太香武說道：「恩師，你躺下休息罷，不要累了，反爲不美。」老英雄搖頭不語，老英雄勝三爺說道：「我還有秦八弟的，一趙雙拐，招法六十四手，我已不久之人，我傳與你們罷，誰配性好，誰學全了，記不住的認命罷，反正我不代走，又叫三太將箸子拿來，說道：「三太香武，你們聽着，這套雙拐，是秦尤他父之絕藝，我們結拜之時，互相通藝，今日傳你們，你等要好記着罷，說着話不多時，將六十四招演畢，黃三太一看，全已明瞭，此拐後文書傳給何路通，此時蕭孟二俠說道：「老哥哥，你休息了罷。」黃三太向二俠孟凱，三俠蕭傑面前，說師父的病有轉機，兩三日水米未進，今天居然能够進些飲食。

，又聽見我替他藏天鳥赴宴，又教我們八手絕藝，這足見是有些希望了，當時這位二俠孟凱沒說甚麼，三俠蕭傑搖了搖頭說道，你們不要這麼喜歡，據我看老英雄是迴光返照的情形，當時三俠蕭傑一說這種話，三太跟香武全怔了，秦尤也正在這時起來，他是在這屋裏歇息，因為這是仁義俠黃三太的主意，爲是處處監視着他，好免得有意外的舉動，這時秦尤也正睡醒了，聽得說話的情形，知道是天已不早，自己仍作睡看聽三太等說甚麼，及至聽得三俠說起這位勝老英雄有些不保了，當時這位飛天鼠秦尤是不禁一驚，暗自難道，我殺父的冤仇就不能報了麼，這時秦尤遂趕腳坐了起來，向三太道，我伯父怎麼樣了，三太回答道，料無妨碍，這不是方才傳了我們八手絕藝嗎，秦尤一聽，心說壞了，可惜我秦尤未能看見學學，說道黃三哥，伯伯父絕藝，你學會了，有暇時，你交我罷，黃三太點頭，說道好罷，秦尤道，怎麼我蕭伯父說老人家是回光返照，大約許是不好了吧，三俠蕭傑，暗自不悅，心說我們既然坦白無私，爲甚麼竟自裝作睡着，偷聽我們講話，三俠蕭傑好生不快，遂用別的向二俠講，不去理秦尤，秦尤也不管蕭三俠願意不願意，遂站起身形，我可得看看老人家，別再有個好歹，我豈不抱恨終天，秦尤自言自語的走過去，沒有人理會他，這時黃三太遂向二位老俠客道，二位叔若是這麼講，我那思師只怕就在遲早之間了，三俠蕭傑道，也不見得就有甚麼危險，我看，反正這次病不易好了，當時黃三太雖不十分担心，到了晚間，這一晚是三太等的前夜，那楊香武

一班二十四小，是守後夜，趕到三太等守前夜時，太倉三鼠是盡心來服侍老英雄勝英，秦尤並且向三太等道，老人家的精神實較前兩日好的多，可是蕭三俠竟說不是好兆，教人心裏多麼難過，我們既然是知道這種情形更應當多盡一點孝心，減一點罪孽，只盼別應了蕭老伯的話才好，當時三太等見秦尤處處關心，白天又聽得師父這麼教訓，自己遂不再存絲毫疑忌之心，他自己已是緊守床前，看護着老恩師，因為自己實在勞乏了，還扶凡假寐，二十四小有在屋中的，有在堂屋的，趕到了三更三點，該着守後夜的換班了，可是那二十四小大約也是睡過了時，竟沒進來換班來，白馬李七侯，跟鐵臂猿猴李佩，都因為十幾天不得睡，頭痛的不能枝枝，三太等在屋裡，四人遂進來，向床上看了看，只見老英雄勝英，出的氣息很勻，那太倉三鼠坐在了凳子上，看着老英雄，鐵臂猿猴光佩，低聲向三太道，我的頭疼的不能持持，我先到前面歇息歇息吧，黃三太聽了聽外面更鼓，已經快四更了，自己想着到是該着換班了，見着白馬半七侯，鐵臂猿猴李佩道，你們倒可以歇息去了，他們也該着來了，飛天鼠秦尤低聲道，兄長們身體不適，你早歇息會子，若是老人家醒了，用甚麼我們足可以服侍，老人家氣息均和也先醒不了，三太點點頭，這時聽得外面隱隱一片脚步之聲，秦尤道黃三哥他們換班了，趕緊迎出去，別教他們大聲說話，看把老人家驚醒了，三太跟白馬李七侯趕緊出去，外堂屋坐的一班小英雄道，我們走吧，說着全出了屋，這時黃三太一大意走出屋來，那守後夜的二十四小

由賽毛遂楊昏武，率領着走進了跨院，三太恐怕是大家說話，驚醒了老英雄勝，趕緊向大家一擺手，隨即向那身武等一擺手，立刻緊走了兩步，不教大家說話，向屋中示意指了指，香武等一班小英雄知道，是怕驚動了老英雄，不料就在三太等一班人出了屋，香武一班小兄弟沒進屋時，突聽得屋中似乎師父的聲音，喊了個秦字，三太等全縮住了脚步，要湘聽是怎麼回事，不料就在這時忽聽飛天鼠秦尤大聲招呼，你們快來，三太等就知不好，四十八小一齊搶步進屋，當時飛天鼠秦尤却是滿面驚慌的向三太道黃……三……哥，伯父大概咽了氣了，三太等一聽立刻闖進屋內撲到床前，用手一摸師父果然絕氣了，當時黃三哥愛呀一聲昏了過去，四十八小全齊到屋中，香五趕緊的先把黃三太扶住，在脊背後氣眼上擊了一掌，三太這才咳呀痛哭起來，四十八小一齊舉哀，立刻哭聲震動天地，當時這一陣痛哭，把二俠孟凱，三俠蕭傑也驚動過來，來到跨院裏，老兄弟知道是勝英，已竟歸天，彼此是雖爲異姓弟兄，情同骨肉，搶步到了屋中，撲到床前痛哭起來，那一段悲聲，到把弟兄相愛之情全想起來了，越哭越痛，這位孟二俠竟自昏絕在床前，四十八小俠見二俠亦昏絕，止住了悲聲，前來救護，趕到孟二俠甦醒過來，又把三俠蕭傑昏過去了，四十八小俠，趕緊拯救，蕭三俠甦醒以後，這才向衆位小英雄問道，你師父甚麼時候死的，二俠孟凱這一問，四十八小都張口結舌，三太道我師父死時，只有秦尤兄弟知道，二俠孟凱雖然有了年歲可是性情依然有時按不住火興，立刻二目圓

翻，厲聲說道，你是滿口胡言，你師父是枉疼了你們了，連何時咽的這口氣全不知道，要你們何用，歐陽德一旁答道，奇巧的厲害，守前夜的出這屋，守後夜的進跨院，老英雄單單的讓這秦尤兄弟一人送終，令人不解，飛天鼠秦尤臉上變色道，歐陽德你嘴角留德，照你這樣說，難道我伯父身死不明麼，歐陽德冷笑聲道，有點不實，秦尤道，你這叫血口噴人，四十八小，有那按不住性子的，遂一挽袖子，要想跟太倉三鼠動手，當時情勢非常的緊迫，似有兩下立即決裂之勢，當時蕭三俠，忙向小弟兄們道，你師父的屍骨未寒，你們還敢這麼不董事麼，當時蕭三俠，教々の把自己頭顱搖了兩搖，遂對黃三太使了一個眼色，黃三太見蕭三俠，不教自己跟太倉三鼠翻臉，當時黃三太也是恐怕在一時鬧出意外來，師父屍骨未殮，自己於心何安，當時黃三太遂勸着三鼠到前廳去，暫時躲開那班小英雄這時秦尤，依然還是口裏鬧着歐陽德血口噴人，自己是非要跟他的了不可，黃三太代答不理的，當時秦尤柳遇春，崔通，都懷着一腔的忿怒來在前面廳房裡落坐，三太他也不十分相勸，這時自己那有這種工夫來陪他，遂仍回到跨院，邁步進到屋中，大家把老英雄勝英的壽衣穿好，自己遂向二位老俠道，二位叔父，我師父有些身死不明，我們實覺那假仁假義的，太倉三鼠實有可疑的地方，蕭三俠便問起疑心的情由，賽毛遂楊香五，就把自己方換了後夜的班，剛進跨院，沒到屋中，就聽得老英雄喊了個秦字，跟着秦尤就喊叫大家進去，見我恩師已竟咽了氣，歐陽德道，據我看我恩師定

死在秦尤之手，我們沒出屋子時，我師父還睡得氣息均勻，不知怎麼那麼湊巧，我們剛出屋子，竟會那時我師父就絕了氣，勿論如何，我師父絕不能那麼快當，至死連，也沒見，竟會這麼爽快，我們不能教老恩師死得這麼冤枉，蕭三俠道，話雖如此說，事情也得慎重才好，那太倉三鼠是著名刁惡之徒，沒有把柄，不要打草驚蛇，你們千萬不要莽壯，就外面看來，秦尤這些日倒很盡了孝心，不要落旁人評論我們沒有容人之量，老英雄在世是怎樣的容讓他，如今沒有甚麼真憑實據我們不能妄言，俟後偵查他等劣跡，再報仇也就是了，當時三太等，全都不敢不聽三俠的話，遂把這件事丟開，給老英雄勝英辦喪事，不多時衣衾都打點好了，又把預備的壽木也搭進來，擇了吉時成殮起老英雄來，這一傳出去老英雄逝世了，所有跟這師徒們有來往的，沒有不來弔祭的，這裏是三太担起師父的大事，派人與各位老英雄送信，弔唁時奔勝家寨附近的朋友們，全是孝服陪祭，把老英雄成殮起來，這才算着了却了勝老英雄的一生的蓋棺論定，總算是在平常人以上，只於暗中有一樁公案未能解開，就是勝老英雄的身死不明，只爲當時並非親眼得見，準能够引起這場若大的風波呢，書中代言，當時勝老英雄是雖則病已垂危，可是那飛天鼠秦尤實在沒懷好意而來，居心巨測，實想要匪他父之仇，那管老英雄九釋之恩，歷來恩待之義，自己故示威恩戴德之情爲的是不令四十八小起疑心，這一來教大寨真不再猜忌他，秦尤是狡詐非常，自己非常慎重，竟自把那四十八小哄騙得任他得近老英雄

之前，但是秦尤尚不敢過於大意，因為四十八小中，忠厚見實的固然居多數，可是機警聰明的也不在少處，自己稍一大意落在他們眼中，不止於自己不能再近老英雄之前，並且還許不準自己再在這裏存身了，當時飛天鼠秦尤，一時也不敢大意，自己是加着十二分小心等待時接，可是秦尤只願了留心這四十八小，可忘了勝老英雄，雖則纏綿在床榻上，可是並非昏迷不醒的情形，若是論起老英雄的心地來，可是實在一恩感化秦尤，自己實不忘常年朋清入義之情，因此老英雄絕不存再隄防他有意外，自己倒深喜他勇於改過遷善，遂想看此子將來可比劍俠，老英雄雖然這麼對待秦尤，秦尤却毫不爲老英雄這番恩德所動，老英雄無意中，聽得秦尤乘自己睡時，與那崔通柳遇春計議，似乎是對自己有不利情形，自己有心把這情形說與了三太等，自己想如果那麼一來共議擒三鼠等々熱關節目請看第二集分解